

白話聊齋誌異

仙神

淄川蒲松齡留仙原著



上海自強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34288

足本白話聊齋志異目錄

神異類

考城皇 一

瞳人語 二

畫壁 三

種梨 五

勞山道士 六

成仙 七

陸判 一一

鳳陽士人 一六

道士 一七

王者 一九

織成 二〇

竹青 二三

香玉 二五

白于玉 二九

劉海石 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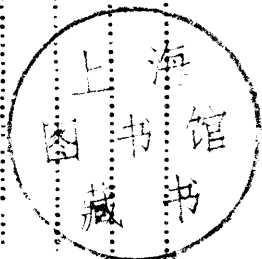
雷曹 三四

翩翩 三六

鞏仙 三八

西湖主 四一

彭海秋 四五



1618522

仙人島	四八
雲蘿公主	五四
鐘生	五九
神女	六二
賈奉雉	六六
蕙芳	七〇
陸押官	七二
續女	七四
嫦娥	七五
霍女	八一
安期島	八五
桓侯	八六
粉蝶	八八

錦瑟	九一
寒月芙蓉	九五
蘇仙	九七
牛羶	九八
顛道人	九九
何仙	九九
丐仙	一〇〇
湯公	一〇三
采薇翁	一〇五
韓方	一〇六
花神	一〇六
青娥	一〇九
余德	一一三

白話聊齋志異

淄川蒲松齡留仙著

神異類

考城隍

我姊丈的祖父宋先生單名一個燾字原是淄川一位廩生。某天害了病，躺在床上，見了一個公差，拿一張傳票，牽一匹白馬，上前來說道：「請快去趕考。」宋先生道：「學臺沒有到，叫我到那裏去考？」那公差也不回答，始終是催他。宋先生只得勉強上馬，跟他走去。道路都不認識，走到一座城裏，那城中的氣象好似京城一般。一回兒走到一個衙門裏，房屋高大，又很華麗，上面坐着十幾個官員，都是不認識的。其中祇有一個關公，是認識他的。廊下放着兩副茶几，坐墊已經有個秀才模樣的人坐在那裏。宋先生便上去和他並肩坐下，只見茶几上排列着二副紙筆，一會兒的工夫，送下題目，紙來看見上面寫着「一人二人有心無心」八字。他倆很快的便把文章成送上殿去。宋先生所做的文章裏有這樣的幾句，故意去做好事的人，便是做了好事，也沒得賞讚，而那些無心中做成惡事的人，雖然有罪，也不見得會罰他。那些官員們看後，都稱贊不止。便把宋先生喚上殿去，對他道：「河南地方缺少一個城隍，如果你去補那個缺，倒是極好的事。」宋先生到這時，方纔明白，連忙跪下，磕頭，哭道：「多謝你們的抬舉，叫我去做城隍，我是不敢推却，但是我的母親年已七十，家中無人看顧，求你們放我回去吧。待我母親死了以後，你們隨便派我做什麼，我也願意。」說到這裏，祇見上面有個好像皇帝一般的人，立刻叫人查看宋母的壽簿，接着便有個長鬚子差人，捧着一本簿子，翻看了一會說：「還有九年陽壽。」大家聽了之後，都商量不出辦法來。關公道：「有了，有了，先叫那姓張的代他到任，滿了九年以後，再叫他去接任。」說着，又對宋先生道：「本要叫你立刻到任，因念你孝順母親，所以放你多活九年，滿了期，仍舊要來叫你的。」又轉身勸了那秀才幾句話，他倆便拜了一拜，一同退出殿。

來那秀才拖着他的手送出城外自己說姓張是長山人他臨別的時候送了一首詩裏面的句子都忘記了只記得兩句那第一句的意思說「若眼前有花看有酒喝雖不是過春天也和常常過春天一般」第二句的意思說「眼前雖然沒有月亮看燈光如果你心地光明雖在夜裏也和白晝一樣」宋先生便騎上馬說聲再會到家裏那身體忽然和做夢方醒一般其實宋先生已經是死了三天了他母親聽得棺材裏叫喊聲忙去扶他出來隔了半天纔能說話便叫人到長山去打聽果然有一個姓張的已在那天死了九年後宋母死了宋先生便把喪事料理清楚自己洗了個澡走進房裏也便死去他的岳丈住在本地西門忽見宋先生全身披掛跟着一羣驕馬走到大廳上拜了一拜轉身便去他的岳丈以及家裏的人們看見這種情形心裏很是驚慌又是疑惑却不知道他的女婿已經做了城隍急忙派人趕到城外去打聽誰知已死宋先生在世的時候自己做了一篇小傳等到長毛反過以後不知道遺失到那裏去了這一段事情祇說是大略情形

瞳人語

從前長安地方有個讀書人名叫方棟人都知道他很有學問只是生成一種輕薄不講規矩的脾氣常常在路上見遊玩的女人便要跟在後面露出輕薄的樣子清明節的前一天他在城外遊玩看見一輛大車掛着紅色的邊沿繡花的幔帳後面跟着幾個丫鬟騎着馬慢慢的走着其中有一個丫鬟騎着一匹小馬臉兒生得非常漂亮方棟便挨近身去偷眼看見車子裏面的繡幔高高掛起中間坐着一個七五六歲的女孩子打扮得又玲瓏長得更漂亮這真是他出娘胎以來沒有見過這種美人兒的眼也花了魂靈也飛去了邊看邊跟着有時上前有時落後不知不覺跟了幾里路忽聽得車廂中的姑娘叫那騎馬的丫鬟走到跟前說道「快給我放下簾子那裏的流氓常來偷看我」丫鬟給他放下簾子回過臉來很生氣對方棟道「這位是芙蓉城七公子的新娘今天回娘家不比鄉下婆隨便可給你們看的」說完抓了一把泥土對方棟臉上拋去頓時把他眼睛眯住一陣揩抹睜眼看時車馬已不知那裏去了方棟滿肚疑心回家那眼睛還有點不慢的扒開眼眶一看祇見眼珠上長了一點皮隔一夜愈加利害那眼淚滴滴的流個不住那一層皮慢慢的大起來又過幾天竟長得和銅錢般厚右面的眼珠也起了一粒什麼藥都吃到也沒有用處他心裏悶

得要死，自己也很是懊悔。聽人說唸光明經，可以消災解難的，他也去買了一本，請人教他頭幾天心裏還覺得厭煩，日子長久，也便習慣了。朝晚沒事，便盤膝坐着，手裏拿了念佛珠，這樣的過了一年，心裏什麼想頭也沒有了。某天忽然聽得右面眼眶裏有似蒼蠅般的聲音，在那裏說話道：「這地方黑得和漆一樣氣悶呵！」左邊眼眶裏也答應道：「我們出去逛一回，解解氣悶。」便覺得兩面鼻管裏發癢，好像有東西爬出來，離開鼻管去了，隔了好久纔回來，仍舊從鼻管裏攢進眼眶去。他們在裏邊又說起話來道：「好久沒逛花園，那珍珠蘭死得這樣快。」方棟是一向歡喜蘭花的，在花園中種了許多天，澆灌自從他眼睛瞎後，長久沒去管。他現在聽了這話，立刻問老婆園裏的蘭花怎麼任他枯死了？老婆問他怎麼知道的，他便把這情形說出來。他老婆跑去一看，那花果然枯死了，但聽了丈夫的話，非常奇怪，便躲在房裏守候，看見兩個小人從方棟的鼻管裏跑出來，他的身體比豆還小，急急忙忙的走出門去，愈走愈遠，不知那裏去了。霎時手拉着手地回來，走上方棟的臉兒，好似蜜蜂歸窠了。這樣過了數天，聽得在左邊的說道：「地道太灣了，我們來去太不方便，不如自己開一個門罷。」右邊的答應道：「我這裏牆壁厚，要開門不容易。」左邊的說道：「我不試試，要是能通，我便和你合一扇大門罷。」接着覺得左邊眼眶裏像已經抓破了，停了一回，睜眼一看，眼前的東西什麼都清爽了。方棟快活得又跑去告訴老婆，他老婆祇見那油皮上穿了一個小眼，亮晶晶的黑眼珠，從小眼裏露出光來，好像破了殼的花椒子，過了一夜，眼眶裏一點也沒有遮隔了，細細一看，那眼珠上竟長着兩個瞳人，右邊的眼眶裏仍舊長着一粒螺獅，纔知道是兩個瞳人合住在一個眼眶裏了。方棟這個時候，雖瞎了一眼，看起東西來，卻比那兩隻眼睛完好更清楚。從此他做人格外小心，這地方上的人見了，大家都改口稱贊他的規矩了。

畫壁

未舉人同在北京時，到一座廟裏去逛，裏邊房屋不大，祇有一個老和尚住在那裏，他看見出來迎接，領到裏邊各處去閒遊，大殿中塑了一個誌公像，兩邊牆上的畫，很細巧有趣。畫的是散花的女神，仙裏邊有一個披髮姑娘，手拿着一朵花，笑嘻嘻的，她的櫻桃小

光又好像在動。那姓朱的對着她瞧了半天，不知不覺魂靈兒也飛去了。心也動了他親近這身體便飄飄的好像在雲裏不一刻果然走進了牆壁，看見房子很深，不像在人座，上講經，閒看的人很多，姓朱的也上去一忽兒，像後面有人暗地裏拉他的袖子，回頭住了，不敢進去。那姑娘叫過臉來，擊起了手裏的花，遠遠對他招了一招，姓朱的便大胆跟進去，看看房裏沒有人，他便搶上前去，抱住了姑娘，那姑娘也不躲避，他兩人便成了好事，停了一刻，姑娘把房門反關了，而去叮囑他在裏面別咳嗽，到晚上又來了，這樣過了兩天，那姑娘的同伴知道了，大家進去，搜着姓朱的，又對姑娘開玩笑道：「肚子裏小孩兒也很大了，還披有髮兒，冒沖姑娘們嗎？」衆姊妹拿了簪環來，梳起頭來，這位姑娘羞得話也不說，有個女人看她怪可憐的，便道：「大家不要老在這裏不出去，叫人討厭。」大家聽了，笑着出去，姓朱的走近去一看，見姑娘梳着頭，低低內鬢，脚比披髮的時候更縹緲了，四面看看，沒人，他兩人親熱起來，陣陣的香氣，冲到心窩裏，正在快活時，忽聽得皮鞋聲，夾着鐵練條聲，還有許多人在搶着分辯的，聲音，姑娘聽了，嚇得跳起來，拉看這姓朱的，在門縫裏，望見一個人，穿着一身金光雪亮的盔甲，那臉黑得和漆一般，手裏拿着鐵鎖，鐵練，許多女人圍住他，那人道：「都來了，沒有，大家回答道：『全來了。』」那人又道：「誰偷了生人，你們知道的，快快說，不要害了自己。」大家聽了，又齊聲說道：「沒有，那人回身，四面一看，像要動手搜尋的樣子，姑娘在房裏害怕得很，可憐那張臉，嚇得變了灰色，忙對姓朱的說道：「快躲到床下去。」說着他自己開了牆壁上的小門，飛也似的逃了，姓朱的躲在那裏，連氣也不呼一口，一回兒聽得靴子聲音，到了房裏，所復回出去，停了一回，聽那聲音漸遠，心裏纔平安起來，門外又聽得有人說着這件事體的，姓朱縮做一團，時候隔得太長久了，耳朵裏響起來，好像知道了，在叫，眼睛裏也冒火，這樣子，真一刻也難受，沒有法子，祇好耐性，候姑娘回來，他也忘記他這身體是從那裏來的了，這時候那孟龍潭在佛殿上一轉眼不見，姓朱的心裏很奇怪，便問和尚，和尚笑道：「去聽講佛法去了。」一問他在那裏，答稱不遠，停了一回，和尚拿手指頭彈着牆壁，說道：「朱先生，怎麼還不回來？」隔了一回，看見牆上畫着那姓朱的，側轉了耳朵，站着，像在那裏聽什麼，和尚又叫道：「朋友，候你半天了。」忽然見那姓朱的從幔上吊下來，站在那裏，發怔，眼光也定

了兩條腿發起抖來。姓孟的看了這神情，慢慢的問他，他說正爬在牀下，耳聽得外面打門的聲音和打雷一般，走出房來一看，這身體便吊下地來。他們再看牆上姑娘梳着的頭，不披髮了。姓朱的看了，詫異得很。忙向那老和尚問他什麼緣故，和尚笑道：「這種事情，都是各人自己心裏造出來的，我怎能知道你的心呢？」姓朱的聽了這話，很難爲情。孟的心裏又奇怪，又疑惑，便一同告辭走出來。

種梨

某農人裝了一車子梨兒，在街叫賣。這梨又大又甜，因爲這樣，價錢也很貴。有個道士戴着破帽子，穿着破棉襖，站立面前，問他討梨吃。鄉下人趕走他，那道士只是不肯去，惹得鄉下人動了氣，便破口大罵。那道士道：「你這一車梨子，有幾百個，我祇問你討一個吃，在你沒有什麼吃虧爲什麼要生氣？」人們聽道士這樣說，便勸賣梨的檢個壞的，打發他走。誰知那鄉下人的脾氣，很囑強，憑人怎樣說法，他總是不答應。有一個在店家做夥計的，看他們實在吵得利害，便拿出錢來買了一個，送給道士。道士得了梨，說一聲多謝，回頭對大衆道：「我是出家人，並不小器的，我也有很好的梨，拿出來諸位嘗嘗。」有一個人插嘴道：「你既然自己有梨，爲什麼不拿出來自己吃？」道士道：「我並不是要吃他的梨，不過借他的種用一用罷了。」他一面吃那個梨，一轉眼便吃，把梨核捏在手裏，從肩膀上解下一把鋤頭來，地上掘了幾寸深的窟窿，把梨核種下，蓋了泥土。向街上人要點水來澆樹，內中有一個刻薄的人，便到左近的店鋪裏，要了一盆滾水來給他。那道士拿來澆在窟窿裏，這時哄動了街上許多人都眼看着這個窟窿，誰知竟長出嫩芽來，那芽漸漸大了一霎時，成了一顆大樹，樹上的枝葉生得十分穩密。一回兒開了花，結果那果子密密層層的，結滿一樹。道士伸手到樹上一個個的採下來，分給衆人，不一刻工夫，把梨都採完了。祇剩那株樹，道士拿起鋤頭，砍了半天，把樹砍斷，帶着樹葉，攔在肩膀上，慢慢走去。道士種樹時，那賣梨的農人也在裏面看熱鬧，竟把自己車的梨也忘了。直到道士回去，他纔記得過去一看，剩一輛空車停着。他到這時纔明白原來適纔道士分給大家吃的，就是自己車裏的東西。又看那車子的兩根柄，已不見了一根，好像鋸斷似的。他看了心裏怪生氣，趕緊追轉過牆角，看見那斷的車柄，丟在牆下，纔知道道士斫下的樹幹，就是這東西。這時道士已經不知去向，街上的

人都對着這個農人大笑。

勞山道士

城中有一個王姓的讀書人，排行第七，原是舊家子弟。年輕時便相信修仙學道的事，聽說勞山上仙人多，他便背着書箱上山去玩。走到一座山上，見有所道院，一個道士坐在蒲團上，白的頭髮，神氣很高。這姓王的上去招呼，和他說話聽他說的道理，是有趣味的。姓王的便要拜他爲師。道士說道：「恐怕你嬌養慣了，吃不起苦。」姓王的回答道：「我是能吃苦的。」這道士的徒弟很多，到晚上大家聚集在道院裏，姓王的和他們見過禮，便也住在院裏。第二天一早，道士把姓王的喚來，給他一柄斧頭，叫他跟大家去砍柴。姓王的照了道士的話去做，隔了一個多月，手上都結起硬繭來，實在吃不住這個苦。肚裏便起了回家的念頭。某一天傍晚，回到院裏，看見兩個人和師父同在那裏喝酒。這時天已黑，還沒點燈，師父便拿一張紙剪作鏡子的樣子，貼在牆壁上，停了一回，見月亮的光從牆上射出來，映得屋子裏連人身上的汗毛也看得清楚。那些徒弟圍成一圈，聽他們的呼喚，有一個客人道：「今天這樣一個好晚上，又有那樣快活的事，不能不叫你們都來開開心。」說着便執了一壺酒，邀衆徒弟喝酒，又叫他們多喝，不喝醉不休。姓王的暗想：「我們一共七八個人，一壺酒怎能大家都喝到？」但誰都去拿了盃盞來，搶着筋酒。在後面的祇怕酒乾了，誰知倒來倒去，那壺裏酒依舊沒減少。大家心裏很奇怪，停了一回，又有一個客人對道士道：「蒙你拿了月亮來照我們，可是這樣喝酒未免冷靜，何不把嫦娥叫來？」他說着拿起一根筷子，向牆上的月亮裏擲去，忽然一個美人兒，從月光裏跑出來，起初不滿一尺，到了地上，便和人一般長了。看她細細的腰，長的頸子，蝴蝶一般，學着楊貴妃的霓裳舞，舞罷，滿裏唱起歌來。那歌裏的意思說道：「我是神仙，幾時可以放我回到天宮去？爲什麼關我在月亮裏透啊？」她唱的聲音清亮，好像吹簫吹管的聲音，般美人唱完了，在地上轉了幾轉，跳在桌子上。大家正詫異着，一轉眼，仍舊變了筷子。三個人看了大笑起來，又有一個客人道：「今天快活極了，但我酒已喝醉了，你們送我到月宮裏去好嗎？」三人便把酒席搬進月亮裏去。大家看時，他三人竟在月亮裏坐着，喝酒，他們臉上的鬍子眉毛，望去也看得清楚，和人影兒照在鏡子裏般，停了一回，那月亮光黑暗下去，徒弟點

了蠟燭來，祇見道士坐着已經不見那客人了。桌上吃殘的酒菜還在牆上貼着一張變月亮的紙和圓鏡子一般。小罷了，道士問衆人酒喝飽了沒有，大家說喝飽了，又說道：「既喝飽了酒，早去睡覺，不要耽誤明天砍柴的事。」大家答應走了。這姓王的見他師父有本領，心裏想學他，想回家去的念頭也便消滅了。又過了一月，他苦得實在耐不住，那道士並沒有傳授他一點法術，他心裏實在等不及了，便去向他師父告辭，說道：「我做徒弟的跑了幾百里路來拜你做師父，雖不想學得長生不老的法子，但望你傳授幾樣小法術，也可以安慰我上山來求仙的苦心。現在過了兩三月所做的事不過一早出去砍柴，晚上回來睡覺做徒弟的在家裏沒有吃過這種苦。」道士聽了他的話，笑着道：「我本來說你吃不起苦的，現在果然不出我所料，明天一早打發你回去。」姓王的說道：「徒弟做了許多日子求師父稍稍教我一點小法術，也不枉來了一遭。」道士便問他：「你要學怎樣的法術？」那姓王的說道：「常常見師父走路能在牆壁裏穿來穿去，我祇求學得這一樣本領便滿意了。」道士笑而允許他，便把口訣傳授他，叫他自己念咒，念完了說一聲「進去」，姓王的臉兒對着牆壁不敢進去，師父說道：「你試試走走看。」這姓王的慢慢的走過去，走到牆腳邊攔住了，不能進去。道士道：「你要低着頭，快速的跑進去，不要退避。」姓王的聽了他，真的先退後幾步，對着牆快跑，到得牆邊，真和沒有東西一般，回轉頭來一看，他身體果然在牆外，心內非常快活，走進去謝了師父。道士說道：「你回去要守住乾淨身體，不然是不靈的。」說着給他幾個盤費，打發他回去了。到家裏，自己誇口說在山，上遇到神仙了，我也有了本領，無論怎麼堅固的牆壁也攔不住我的妻子，聽了不信。這姓王的便照他師父傳受的法子做起來，先離開牆壁三尺遠，用力跑進去，頭碰着硬的牆壁，一翻身跌倒在地上，他妻子跑去扶他起來，一看見額角上高起了一塊，和蛋似的大妻子看了，禁不住笑起來。姓王的心裏又憤恨，又慚愧，嘴裏連罵着沒良心的道士。

成仙

在文登地方有個周秀才，和姓成的是幼時候的同儕朋友，交情很深，成家很窮，所以都靠着姓周的。論年紀是姓周的大幾歲，便稱他妻子叫嫂嫂，常在了一起和自己弟兄一般。後來周的妻子生下孩兒來，忽然死了，接

着便娶了個王姓做填房。成生看她年輕，避着嫌疑，從來沒有和他見過。某天王氏的弟弟來看她，便在裏屋請他喝酒。成生恰巧跑來，下人進去報通，姓周的便邀他進來。成生不肯進去，要告辭回家。周秀才便把酒席搬到外屋，把成生追回，來纔坐下。便有人來告訴，莊上的佃人被縣裏捉去，狠狠的打了一頓，因為從前黃史部家中的牛踏壞了周家的田稻，兩家相罵一場，那牧童跑回去告訴他主人，主人便叫人來把周家莊上的用人捉去，送到縣衙裏，因此被縣官打一頓，姓周的聽了這話，生氣道：「黃家這賤人，怎敢這樣沒理！他的祖宗是我祖父，用人纔發迹，便瞧不起人嗎？」他愈說愈生氣，跳起來，要去找姓黃的說話。成生勸住他道：「現在是強盜世界，本是不分皂白，况且那做官的一半是強盜出身，那有不強橫的？」姓周的不聽，成生再三勸他，姓周的纔罷。但這口氣，總沒有消掉，睡在床上，翻來覆去，直到天亮對家裏的人道：「黃家欺侮我，便是我仇人，暫且饒了他，那縣官是朝廷用的官，並非有勢力人家用的，官即使有兩人爭鬪的事體，也須叫兩面的人來問個明白，怎麼聽人呼喚的？我現在也遞一張呈子，上去請他辦黃家的用人，看他怎樣辦法。」家裏人聽了他說話，都勸他去，他主意打定了，果然寫一呈子，送給縣官。縣官把呈子丟出去，姓周的生氣來，話中頂撞了縣官幾句，縣官發了恨，便將他捉住，關在牢裏。直到辰時以後，成生到周家去，纔知道他打官司去了，趕快跑去勸住他，誰知他已關在牢中了。成生也想不出什麼方法，這時捉住了三個海盜，縣官姓黃的都拿錢來買，囑他攀害這姓周的，說他是同黨。縣官便照強盜的話，動公文稟明上司，上司公文下來，將姓周的功名革去，用刑打得利害。成生到牢監裏去看他，兩人相見，流下淚來。成生要想法替他去告京狀，姓周的說道：「我關在牢中，像關在籠子裏的鳥，雖有小兄弟，也祇能送送牢飯。」成生一力擔任，說道：「這是我份內的事，有急難不幫忙，要朋友作什麼？」說着便去，姓周的兄弟知道了，送盤費去。那知早已動身，他到得京城裏，沒有門路去告狀，只聽人家說皇帝將要出來打獵，他便躲在木市裏等了一回，皇帝果然走過，他便出來拜倒在地下，又拜且哭，把姓周的冤枉事都說出來。皇帝看他可憐，便准了他的狀子，派人騎了馬送他回去，叫撫臺審明了，再奏明皇帝，可是一來一往，已經過了十個多月。周生在文登的牢監裏，因為受不起刑罰，已經冤枉招認，定了罪名。撫臺接到皇帝批准的狀子，嚇了一跳，再把姓周的提到省裏來，親自審問。黃家得了這消息，急得不得了，想法子要害死姓周的，便暗底下送錢給牢卒，叫他不要送茶飯給姓周的，姓周的

弟弟拿了酒飯來探望他哥哥，他們便百般想法攔阻。成生知道了，又替他到撫臺衙門裏去叫屈，纔把姓周的從牢裏提出來審問。看他已餓得爬不起來，撫臺見了，很生氣，把牢卒一頓打死。黃家着了慌，忙送幾千塊錢托人把他想法脫了干係。衙門裏的人拿了銀錢，便也糊糊的過去。那知縣官因他亂用皇法，便定了個充軍罪。姓周的放回去，從此他和成生更加要好。成生打過官司後，看這世界沒有什麼意思，叫姓周的一起到山裏躲避。姓周的很歡喜他的嬌妻，常常笑成生的迂腐。成生嘴裏雖不說什麼，可是他心中已打定主意。接着便有多天不到姓周的家裏。姓周的叫人打聽成家疑心，成生和周家兩面都找不到他。大家纔奇怪起來。姓周的心裏知道這緣故，派人去尋他。各處廟裏山裏都尋到，又常常拿銀錢綢緞去照應成生的兒子。八九年後，成生忽然自己跑來，穿着道帽道袍，像個得道的人。姓周的見了，快活得很，拖住他臂膀道：「你到什麼地方去了？叫我好尋。」他笑道：「我的身體現在和一斤雲一般，沒有一定住的地方。我和你分別後，可喜是我的身體愈加強壯了。」姓周的叫人設酒，兩人大概說了幾句別後情形。姓周的要叫他改了道士打扮。成生只是笑笑，也不說什麼。姓周的道：「你真笨，怎麼把妻子兒子都丟去了。」成生笑道：「不是這樣說的。別人將要去，丟了我，我怎麼能丟去別人呢？」問他究竟住在那裏，他說住在勞山上清宮裏。一回兒，他倆便一起睡下。隔一回，姓周的夢見成生赤了身體，壓在他胸口，壓得他氣也透不過來。姓周的詫異得很，問他做什麼，他也不回答。忽然驚醒過來，叫姓成的，也不見答應。忙起來一看，早已不知去向。等一回，定一定神，便覺自己睡在姓成的床上，詫異地道：「昨天酒沒有吃醉，怎麼糊塗到這個樣子。」便叫起家裏人來，家裏的人拿了燈一照，看他的面貌，竟是一個姓成的。姓周的本是個大鬍子，這時拿手一摸，見疎疎朗朗的，略有幾莖。取鏡子自己一照，詫異地道：「成先生在這裏，我卻到那裏去了。」過一回，他便明白，知道成生借這方法，叫他到山裏去修道。他走到裏屋去，他的弟弟看他面貌變過了，攔住不讓他進去。姓周的這時自己也分辯不清，便叫家人陪他去尋成生。到了勞山地方，他的馬走得很快，家人跟在後面追不上。他便下馬，在樹下休息。看見道士打扮的人在路上來去很多，內中有一個道士，看看姓周的，姓周的便問他姓成的在什麼地方。道士笑道：「曾經聽得這人在上清宮地方。」那人說完，便去。姓周的看看他走去，到了一箭路外，又對一個人在說話，說了幾句，跑了。那對他說話的人，近來一看，是從前同一個文會裏的朋友。那人見了姓周的，露着詫異。

的神氣道：「幾年不見，聽說到山上修道去了，現在爲何還在人間游玩呢？」姓周的便告訴他這稀奇事體。那人跳起來道：「我方纔遇到他，錯認他是你呢！他去得不久，走得一定還不遠。」姓周的聽了，更加詫異道：「好奇怪的事情，怎麼自己的臉也不認得了！」這時候那家人也尋到了他，倆騎上馬快追上去，簡直沒有一些影踪。四面一看，地方非常寬闊，進退也失了主意，心想自己沒有家可以回去，便打定主意，一直追過去。路上七高八低，馬也走不過去，便下馬叫家人把馬拉回去，他獨自一人走去。遠遠看見一個童子坐着，便走過去問路，並且告訴他來尋姓成的緣故。那童子自己說是姓成的學生，替他背了衣包飯袋，張着一同走去。天上照着星光，身上受着露水，走得很遠，走了三天纔到。看這地方，又不像世間所說的上清宮。時正是十月，山裏的花滿路開着，又不像是初冬的時候。童子進去通報，說客人來了，姓成的立刻出來，纔認得是自己的面貌。兩人拉着手進去，擺上酒來，說說笑笑，祇見顏色奇怪的鳥兒，隨着人並不害怕叫起來，聲音和吹笙般的，常到席上來啼着。姓周的心中很奇怪，可是他想要家裏念頭很利害，也無心游玩。地下放着兩個蒲團，姓成的拉他並肩坐下，到二更後，心裏什麼念頭也沒有了。忽然好像眼睛一閉，打個瞌睡似的身體好像和姓成的換了一個位置，心裏便疑惑起來，摸摸下巴，依舊變個大鬍子。待到天明，一心要想回家，姓成的硬留住他。三天後說道：「我們稍睡一回，明天一早送你回去。」眼睛纔閉上，聽得姓成的喚着說道：「行李已收拾好了。」便起來跟他走去。所走的地方並非來時走的路，覺得走不多久，他家已在眼前。姓成的坐在路傍等候，叫他自己回家。姓周的再三邀他，不肯去，便一人走到門口，敲着門裏面沒人答應，想要跳進牆去，便覺身體輕得和樹葉一般。一跳便過去，跳過幾塊牆壁，纔到臥房門外，看見屋裏透出燈光來，裏面的人還沒有睡，好像有兩人說話的聲音。姓周的上去把窗紙舔破，向裏面一看，祇見他妻子和一個家人在那裏喝酒。樣子非常親熱，他便氣得火星直冒，要想進去捉住他，又怕敵不過，便悄悄的開門出來，跑去告訴姓成的，求他幫助。姓成的馬上跟他進去，一直走到裏屋，姓周的拿起石頭來，打門裏面，驚慌得很，外面敲門，敲得愈利害，裏面把門關得愈緊。姓成的拿寶劍把門掘開，姓周的跑進去，家人便衝出房來，姓成的在門外拿寶劍斬過去，斬斷了他的肩膀。姓周的把他妻子捉住，打着問他，纔知他關在牢裏時，便和家人私通了。姓周的借過成

的寶劍，斬下了她的頭，又剖開肚子，把肚腸掛在院子裏的樹上，便轉身跟成生出去尋路回去。忽然清醜過

來一看，身體睡在床上，心裏驚慌着道：「亂七八糟的做了個夢，叫人又詫異又害怕。」成生笑道：「做夢時，你便認做真的，真的事，你又認爲是夢。」姓周的聽了急起來問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成生拿出寶劍來給他看，那劍上還染着血迹，姓周的看了又害怕又驚慌，心中疑惑他又在那裏作怪，成生知道他的意思，便叫他收拾行李，送他回去，走到家門口，對他說：「那天夜裏我拿着寶劍等候你的，不是這個地方嗎？我不願意看醜醜東西，請你自己回家去，我在這裏等候你，過了午時，你若不來，我要先走了。」姓周的走到家裏，看見門裏冷冷清清，好像沒人住的，回出來，走到兄弟屋裏，兄弟見了他哥哥，吊下淚來道：「哥哥出去了，那天夜裏強盜進來，殺了嫂嫂，剖開肚子，拉出肚腸來去了，看了這兇惡淒慘的樣子，實在可憐，直到現在，官裏還沒有捉住那些強盜。」姓周的聽到這裏，精神慢慢清醒過來，便告訴他殺死妻子的實在情形，叫他不必追究，他弟弟聽了，非常詫異，好半天，姓周的又問起他兒子，他弟弟便喚老媽子抱出來，姓周的說道：「這孩子是要替我傳宗接代的，你必須好好的看待他，我要離開世界了。」說着轉身便走，他弟弟哭着追上去，拉住他姓周的笑一笑，頭也不回，走到空曠地方，見姓成的在前等着，便趕上去，兩人一同走着，看他走遠了，回過頭來，對他弟弟說道：「忍心做的事情是最快樂。」他弟弟聽了，正要說話，姓成的拿起道袍的大袖子一遮，便不見了，兄弟呆立了半天，哭着回來，他生得又老實不會管家，過幾年家裏更加窮了，他哥哥的兒子年紀一天一天大起來，也沒有錢請先生，便自己教他讀書，一天早晨，他走到書房裏，看見桌上有封信，那封口黏得很牢，上面寫着「二弟收，他認得是哥哥的筆迹，拆開一看，一點東西沒有，祇有一個指甲和兩個指兒，一般長，看了心裏很奇怪，隨手把指甲攔在硯上，出去問底下人，這信從那裏來的，他們都不知道，回進書房一看，那塊硯臺黃的變成金子了，他詫異極了，便拿銅器鐵器去試試，都是一樣，從此家裏很有錢，拿了一千兩銀子去給姓成的兒子，外邊人都傳說這兩家有變金子的法術。

陸判

陵陽有個朱爾旦，號小明，脾氣很直爽，但天性不聰明，雖用功讀書，還沒考得功名，一天許多朋友聚在一起，做文章，喝酒，有人對他開玩笑道：「你一向有大胆的名氣，若能夠在夜深的時候，到十殿閻王的廟裏，把左

面廊簷下的判官。大家便湊錢請你吃一桌酒。陵陽地方有一座十王殿，殿裏的苦薩鬼怪，都是木頭雕成，打扮得和活着一般。東面廊簷下有個站着的判官，綠色的臉，紅色的鬚，面貌十分兇惡。有人在夜裏聽得兩面廊簷下有拷打審問聲音，走進廟裏去的寒毛，便會倒豎。因此大家拿這件事去刁難這姓朱的。朱的當時笑笑，站起來，一直跑出去，衆人在裏面候了不多久，聽得門外叫道：「我背得鬍子老來了！」大家站起來，停了一回，他果然背着判官進來，放在桌邊，捧着酒杯，送到他嘴內去。大家看了，縮着身體，有的就求他仍舊背去。朱爾旦又把酒倒在地下，禱告着說道：「學生莽撞，沒有規矩，老先生想也不怪我的。我家裏離開不遠，你若有意，請常來喝一杯水酒，千萬別怪我。」說着，便背着走出去。第二天，大家果然請他喝酒，直到天黑，已經有一半醉意，走回家去。酒興還不斷，點起燈來，一個人再喝，忽然有人揭着門簾進來，一看，便是那個判官。朱爾旦站起來，說道：「唉，我真罪死了。前天冒犯了你，現在你便來捉我嗎？」那判官揪着鬍子，微笑說道：「不是的。昨天承你要好，叫我到你家裏來。今天我沒事，便遵命來看看你。」朱爾旦聽了，很快活，拉住他的衣服，請他坐下，自己去洗淨了酒杯，又燒炭預備煮酒。那判官說道：「天氣和暖，我卻喜歡喝冷酒。」朱爾旦便聽他的話，把酒瓶擱在桌上，跑進去告訴家裏人，叫快預備下酒的菜。妻子聽了，很害怕，勸他不要出去。朱爾旦不聽，立催着做菜，拿出去，換上酒杯，再喝。到這時候，纔問他名姓，他說道：「我姓陸，沒有名字的。一和他談起古典來，他回答得很快，問他你知道八股文章，他說道：「我也知道八股文章的好壞，陰世的讀文章和陽世差不多的。」這陸判官酒量極大，一喝便是十杯。朱爾旦吃了一天的酒，便撐不住，身體倒下，來撲在桌子上，睡熟了，醒來，祇看見那蠟燭快完了，屋子裏昏沉沉的。那位鬼客人已經去了。從此兩三日，便來一趟，交情更加深了。常在一起睡覺。朱爾旦拿出他的文稿，陸判官便拿起銀硃筆來批削，說他做得不好。某一夜，朱爾旦酒已喝醉，先到床上，睡陸判官還獨自喝着。朱爾旦在酒醉做夢時，覺得肚子裏有點痛，醒過來一看，見陸判官拒着身子，坐在床前，割他的肚皮，拉出肚腸來，一條一條的整理。朱爾旦驚慌着說道：「我，我，我沒有怨你，爲什麼要謀死我？」陸判官笑道：「你別害怕，我替你換一顆聰明的心。」說着，慢慢的把腸子塞進肚子裏，塞完，又把肚皮合起來。末後拿一條裹脚布，綁住他的腰，他看看床上，也沒有血迹。肚子上覺得稍有一點麻木，見陸判官拿着一個肉塊，問他：「這是什麼？」說道：「這便是你的心，你的文章不好，我知道。」

你的心眼塞住了，方纔在陰世裏幾千萬顆心裏面檢得這一顆頂聰明的，替你換上，拿這個心去補陰世裏的缺數。一說着起來，關上門出去了。天亮打開肚子一看，那割開的縫已經合起來，祇有一條紅線，從此他做的文章很有進步書一上眼便不忘記，隔了幾天又做了文，拿出來給陸判官看，陸判官看了，說道：「好，可是你的福氣薄，不能得大功名的得中鄉場，也便罷了。」問他什麼時候，他說道：「今年必定得中第一。」隔了幾天，他科考果然第一。秋天考鄉場，便中了解元。那班文會裏的朋友從前捉弄他的，後來見他在考場做的文章，大家詫異起來，細細問他，纔知道他這奇怪的事。大家求朱爾旦先去和陸判官說明，願意做他朋友。陸判官答應他，大家備了很好的酒席，候着他到初更的時候，陸判官走來，紅葫子飄拂着，目光亮晶晶的，大家嚇得臉上沒了神色，牙齒也打起抖來。一個個慢慢的溜了出去。朱爾旦便拉着陸判官坐下，來喝酒，喝醉了。朱爾旦道：「洗腸換心，得着你的好處，已不少，還有一件事體，要拜託你，不知你能不能答應。」陸判官便叫他說出來。朱爾旦說道：「心腸可以改換，那面貌想來也可以改換，我的妻子身上也長得不錯，可是他面貌不十分美，還要求你動一動刀，不知你肯否？」陸判官聽了，笑着說道：「可以待我慢慢的想法。」過了幾天，他半夜忽然來打門。朱爾旦急急開他進來，拿燈來一照，見他衣襟裏藏着一樣東西，問他是什麼，說道：「你從前託我的事，我現在恰巧尋得了一個美人頭，特地拿給你。」朱爾旦打開一看，那頭子上的血還是濕的。陸判官催他快拿進去，不可驚動那雞狗畜生。朱爾旦說：「夜裏屋子已經落了鎖。」陸判官上去，伸手把門一推，門自己開了，領他走到臥房裏，看見他妻子側了身體睡着。陸判官把頭交給朱爾旦，叫他捧住，自己靴統抽出一柄刀來，和刺刀一般，按住他妻子的頸子，用一切那顆頭便跟着刀落下，急急把朱爾旦懷抱着的，那美人頭合在頸子上，看得仔仔細細，擺得端端正正，再用力按上去，停了一回，拿過枕頭來，墊在他肩膀下，又叫朱爾旦把那割下來的頭拿去，埋在冷靜的地方，便轉身去了。朱爾旦妻子醒來，覺得頸子上微微有麻木，那粉腮上結着鱗片，拿手去一搓，見是一張一張的血片，害怕得不得了，喚丫鬟拿一盆水洗臉，那丫鬟見主母面上一搭一搭的血跡，驚慌得不得了，洗下來盆子裏的水也紅了，抬起頭來一看，面貌完全兩樣了，又害怕非常，他夫人自己拿鏡一照，也驚起來，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朱爾旦走進房去，告訴他這情形，便自己把頭細細的，看着祇見灣灣的眉兒，接住了鬢脚，粉腮上露出兩個笑渦來，竟是和畫裏的美人一般。

把衣領解開一看，見紅線一圈，上下露出異樣的皮膚來。原來有個姓吳的侍御，生一個女兒，長得美貌，沒有嫁人，便死了兩個丈夫，所以到十九歲，還沒有出門。有一天是元宵，吳小姐游十王殿的時，那游玩的人，好夕都有，裏邊有個流氓，見吳小姐的面貌長得好，便動了心，暗暗打聽了吳家住的地方，趁夜用梯子上爬進牆去，在小姐的臥房門上，打了一個窟窿，攆進去，把一個丫鬢殺死，逼着小姐要尋歡。小姐用死勁推開，那強盜嘴裏叫喊起來，那強盜氣了，連小姐也殺死了。吳太太聽得吵鬧的聲音，喚丫頭跑去一看，見小姐的屍身嚇了一跳，合家的人都起來，把屍身擱在大廳上，把一個頭放在頸邊，一家人都大哭起來，鬧了一夜，到早晨，把死人身上的被頭揭起一看，那身體還在，頭却不知道到那裏去了。還以為丫頭們看守不小心，被狗吃下肚去了。那侍御告發到府裏，知府很兇的限定日子，叫差人去捉強盜。三個月也捉不到，那犯法的人後來慢慢的有人把朱家換頭的奇事跑去告訴吳先生，吳聽了心裏疑惑，叫一個老太婆到朱家去打聽，走進門去，見了這朱太太的面貌，嚇了一跳，走回家去，告訴吳先生，吳先生到墳上去一看，女兒的屍身依舊在裏邊，他心裏又驚又疑，自己也沒有主意，便疑心他拿妖法殺死女兒，跑到朱家去盤問朱爾旦道：「我妻子在夜裏做了一個夢，醒來便換了一個頭，實在不知道是什麼緣故，若說是我殺了你的女兒，那是冤枉的。」吳先生聽了他的話，不信到衙門裏告他，那官便把朱家的用人捉去審問，他們說的話和朱爾旦說的話一樣，那知府官也斷不下這件案子。朱爾旦回家去求陸判官，想一條了却官司的計策。陸判官說道：「這不難，我叫我女兒自己去說明白來。」這天夜裏，吳侍御夢見他女兒來說道：「孩兒是被蘇溪楊大年殺死的，和朱舉人，不相干的。他嫌妻子面貌長得不美，陸判官拿了我的頭去和他妻子的頭換了一個，這是孩兒的身體雖死，那頭却活着，請父親不要怪他。」吳侍御夢醒過來，跑去告訴他太太，誰知他太太也做了一個夢，和他一樣的，便跑去訴官，一打聽果然有一個楊大年捉住了，上起刑來，他便招認了罪。吳侍御跑到朱家，請朱太太出來見見，從此認朱爾旦做了女婿。吳侍御便拿朱爾旦妻子的頭，和他女兒的尸身合在一塊兒，葬着。後來朱爾旦到禮部去考了三回，都因為犯了考場的規矩，被趕出來，從此便死了做官的心。過了三十年，有一天夜裏，陸判官走來說道：「你的壽命不長了。」問他在什麼時候，他說五天，問他可有法子救救我，他說道：「這是天定的人，怎麼能用私心呢？況且死着和活着是一樣的，何必一定要活纔算快樂，死了便傷心呢？」朱爾旦

聽他話說得不錯，便自己料理衣衾棺槨，事體完了，便全身披掛着死去。到第二天，他太太正靠着棺材在哭，朱爾旦忽然慢慢的從外面進來，他太太見了，害怕朱爾旦說道：「我果然是個鬼，但是和活着沒有兩樣，想把你穿身孤兒實在不放心。」太太聽了，哭得狠利害，眼淚點點滴滴的從胸口流下來。朱爾旦上去勸解他，太太說道：「從古以來，便有還魂的說話，你既然有靈感，怎麼不再活轉來？」朱爾旦說道：「這是天數不能違背的。」問他在陰世裏做的什麼事體，他說道：「陸判官薦我督辦案件，給我一個官銜，也沒有苦惱。他太太正要說下去，朱爾旦說道：「陸判官和我同來的快，預備酒菜。」說着轉身出去。他太太照他的話預備下酒菜，祇聽得屋子裏說笑喝酒，大聲大氣的活像活的時候一般。到半夜裏去偷看，已去得無影無踪了。從此三兩天便一來，有時也留在家裏過夜，和他太太很親熱，家裏的事也順便料理。他兒子單名璋，這時年纔五歲，朱爾旦的魂靈一來，便抱他兒子到七八歲時，便在燈光下教他讀書。他兒子很聰明，九歲能做文章，十五歲便進了秀才，竟不知道自己沒父親的人。從此朱爾旦到家的次數慢慢的疎淡了，隔幾十天幾個月纔來一趟。有一天夜裏他又來了，對太太說道：「今天以後，我和你永遠分別了。」問他到什麼地方去，他道：「受了玉皇的命，叫我去做太華山的官，便要出遠門去。此去事體又多，路也隔得遠，所以不能再回來。」母子兩人聽了這話，拉着他哭個不住。他說道：「不要這樣子，孩兒年紀也大了，家裏這一點產業也足夠養活你們，豈有一百年不散散的夫妻罷？」回過頭來對他兒子說道：「不要丟了你父親的事業，十年以後，我再和你見一見面。」說着一直出門去了。從此更再也不來了。後來朱璋二十五歲中了進士，官做到行人，奏了皇帝的命去祭拜華山路過華陰地方，忽見一隊轎馬傘扇跑過來，衝散了他的執事。朱璋看了，心裏奇怪，細細一看，車子裏的人便是他父親，忙下馬來哭拜在路旁。他父親叫停車對他兒子道：「你做官的名氣很好，我眼睛也得閉了。」朱璋爬在地上，還沒有起來，他父親便催着車子快走，跑得很快，頭也不回了。走了幾步，又回過頭來一望，從身上解下一柄刀，叫人拿過來送給他兒子，隔得遠遠的說道：「這柄刀掛在身傍，便能做大官。」朱璋要追上去，跟不見車馬和風吹一般，飄飄蕩蕩的不見了。朱璋心裏難受，隔了半天抽出那柄刀來一看，見工作極細，上面刻着一排字，說道：「膽要大而心要小，思想要圓滑，而品行要方正。」朱璋後來官做到司馬，生下五個孩兒，取名叫朱沈、朱潛、朱沕、朱渾、朱深。有一夜夢中父親又對他說道：「那柄掛

刀應當送給朱渾。」醒來依了他父親的話，給了朱渾。後來朱渾官做到總憲，而且是個清官。

鳳陽士人

鳳陽有一個讀書的人，背着書箱出門去。臨走時對婆子道：「出去半年，我便回來。」過了十多個月，竟連信息都沒有。他妻子心裏很記掛，某一天晚上睡在床上，看見月亮光射在窗子上，更加想起他丈夫正在翻來覆去睡不着的時候，看見一個美人，掛着珠耳環，穿着紅衣裳，揭了門簾走進房來，笑問道：「姊姊，你可要見你的丈夫？」他妻子聽了，坐起來答應他。那美人便邀他一同出去，他怕路遠走不動，美人叫他別害怕，拉他的手在月亮地下一同走出，大約走了一箭多路。那美人走得很快，自己却走得很費力，叫這美人稍停一停，要回去穿上一雙套鞋。那美人拉他坐在路旁，自己捧着小腳，脫下一雙鞋子來給他穿着。他妻子很快活，拿來穿上一點兒也不嫌小，又站起來跟他走，腳上很有勁，走得和飛一般快。停了一回，看見一個讀書人騎了白驢子跑來，見他妻子忙跳下驢來，問她到那裏去。他妻子說道：「我原是來找你的。」又回轉頭去，見那美人道：「這一位是誰？」他妻子說不出來。那美人用袖掩着嘴笑道：「且別問我，你妻子跑來，也不是容易。你跑了半夜，人和畜都辛苦了。我家裏離這兒不遠，請去歇腳，待天亮再走不遲。」回過頭去，看見幾步路外有個村坊，三個人跑去進了院子。那美人便喚起睡在牀上的丫頭來，叫他伺候客人道：「今天晚上月色很亮，可以不用點燈。」指着小台石床上，叫他們坐。那讀書人牽了驢下去，吊住在梧桐樹底下，回身來。那美人對他的妻子說道：「鞋子大，合不上你的小腳。在路上很累，墮嗎？回去有那一匹驢子，請你把鞋子還我。」他妻子說聲謝謝，脫下來還了。停了一回，拿出酒菜來。那美人篩着酒道：「你們夫妻離別很久了，今天晚上團圓，一盃水酒賀賀你們的喜。」那讀書人擎着酒盃回敬他。主人客人說說笑笑，大家的擠在一塊，讀書人眼睛偷偷看那美人，常常用不規矩的話去引誘他們。夫妻纔見面，並沒有一句安慰的話。那美人也遞過眼色去，露出不規矩的神氣。說話裏也暗暗的去逗引他。他妻子坐在旁邊，一句話也沒說，裝成個呆人，候了半天，慢慢的酒喝醉了。兩人的話更親熱，又拿大盃來勸丈夫喝酒。那讀書人酒吃醉了，不肯再喝。他又再三的勸他。那讀書人笑道：「你替我唱個曲兒，我再喝。」那美人也不推託，便拿着象牙片兒彈琴唱道：「黃昏卸得

殘粧罷。窗外西風冷透紗。聽蕉聲一陣。一陣細雨下。何處與人閒磕牙。望穿眼兒。不見回家。潛潛淚如麻。又是想他。又是恨他。手拿著紅綉鞋兒。占鬼卦。一唱罷。笑笑說道。『這個是街上的粗曲。不中你聽的。因為現在通行這曲兒。我便學着唱。』她聲音怪柔潤。樣子也淫蕩。那讀書人心裏迷惑起來。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停了一回。那美人相裝睡覺離去。讀書人也站起來。跟她進出。半天不出來。丫頭也疲倦縮着身體。在廊簷下睡了。他妻子冷冷清清的。獨自一個坐在外面。也沒有一個伴。心理又生氣。又難爲情。要想逃回家去。在黑夜裏認不得路。心裏正沒有主意。便站起來。去張望。纔走到窗口。裏邊有個聲音。低低的叫着。一聲一聲的聽在他耳朵裏。又聽了一回。他丈夫和自己平日親熱的話。統統說了出來。他到這個時候。手也發抖。心飄飄蕩蕩。實在耐不住了。心想。不如走出門去。跳在河裏。尋外路。氣憤憤的正走着。看見他兄弟三郎。騎馬跑來。見他姐姐便跳下馬來。問他。他把這情形說了出來。三郎聽了生氣。拉他姊姊一塊兒跑進去。走到裏面。那房門鎖着。他兩人還睡在床上。唧唧噥噥的說話。三郎拿起一塊石頭。拋進去。打斷了三五根窗格子。裏邊大喊。道。『你丈夫腦子打破了。怎麼是好。』他姊姊聽了。放聲大哭起來。對他兄弟道。『我不叫你打煞丈夫的。現在死了。叫我怎麼好。』三郎說道。『你哭着拉我來。纔出得胸頭這口氣。又要可惜你男人。埋怨我兄弟。我不慣聽你這丫頭的指使。』轉身要走。他姊姊拉住他衣裳道。『你不帶我去。叫我到那裏去。』三郎把手摔掉。姊姊倒在地下。轉身出去。姊姊也嚇了一跳。清醒過來。纔知道是個夢。一天過了。那讀書人果然回家。騎着一匹白驢。他妻子看了奇怪。嘴裏却不說出來。那讀書人這晚上也做了個夢。看見的都和他妻子夢裏一樣。大家心裏很奇怪。停了一回。三郎聽見他姊姊夫出遠門回家來。也來看他。說話時對姊夫道。『昨天晚上夢你回來。你今天真回來了。也很詫異。』那讀書人笑道。『幸虧沒有被你的大石頭打死。』三郎詫異地問他。他把這個夢說了出來。三郎很奇怪。因為那天夜裏。三郎也夢見姊姊對他哭訴。他生氣。拿石頭拋進去。三個人做的夢。都是一樣的。祇不曉得那個美人是誰來。

道士

韓秀才歡喜接交客人。同村裏有一家姓徐的。常在他家裏一桌吃酒。正巧許多客人坐着的時候。有個道士。

託着一隻鉢頭在門外。家人給他錢和米，都不要，也不肯去。大家進去不去理他。姓韓的聽打門的聲音，好半天，問那家人，拿這情形告他。話不會說完，道士一直跑進來。姓韓的招呼他坐下。道士對主人客人都拱一拱手，便坐下。大約問了幾句，纔知當初他住在對東的破廟裏。姓韓的道：「你幾時住在對面廟裏的？竟不會知道失了做地主的規矩了？」回答他說道：「我新到這地方，沒有朋友，聽得先生肯化錢，願求一杯酒吃。」姓韓的喚他吃酒。道士酒量很大，姓徐的看他衣服破碎，十分瞧他不起，不和他招呼。姓韓的也拿平常客人看待他。道士吃完了二十多杯，告辭出去。從此每請客吃酒，道士便來，遇到有得吃，便吃。姓韓的也厭他太煩。吃酒的時候，姓徐的嘲笑他，說道：「道長，天天做客人，難道不做一回主人的嗎？」道士笑着說道：「道士和先生一般的，祇有兩個肩膀，一張嘴罷了。」姓徐的不好意思，回答不出話來。道士說道：「說雖這樣，說道士有心長久了，過幾時便當預備一杯水酒回請。」酒吃完，道士說道：「明天午時，你們來吃酒。」到了第二天，兩人拉着，一同去。疑心他不擺酒，道士已經守候在路上，走進門，便見屋子院子，簇新接連連的樓閣和雲一般的結伴，便問他道：「許久不到這地方來了，是什麼時候造的？」道士答道：「完工不久。」待到走進他屋子去，擺設很考究，大人家也及不上他。兩人心裏很敬重他，纔坐下。送酒菜的都是十六歲俊秀的童兒，綢衣紅鞋，酒菜又香，又有味，十分豐滿。飯吃完，另外有另碎吃的東西，送進來。貴重的果子，大半叫不出名目來。盛着水晶玉石的傢伙，發出光來，照着茶几牀榻，盞酒用玻璃杯子，四圍一尺多寬。道士道：「喚石家姊妹來，童兒去了一刻工夫，兩個美人兒走進來，一個瘦長，好似軟柳條一般，一個身體短，年紀最小，縹緞有風韻，兩個都好到絕頂。道士叫他唱曲子，勸酒。年紀小的，拍着板，唱着年紀大的，跟着吹洞簫。他聲音沾細，待到唱完，道士擎着酒杯，喚他篩酒，又喚他統統去篩着酒，回頭問道：「美人長久不舞了，還能舞嗎？」便有僮兒用人鋪下氈毯，在酒席跟前，兩個女人對面舞。長衣服亂抹着香的粉，四面幾開來舞完，倚靠畫屏上，兩人心裏爽快，精神高興，不覺已酒醉。道士也不管客人把酒吃完，站起來對客人道：「暫時請你們自己吃酒，我少息一會便來。」說着，就去屋子的南面，放着一張嵌蚌殼的牀，那女子替他鋪着綢褥子，扶着道士睡下。道士便拉住那年輕大的一個枕頭，睡下。喚年小的，在牀前替他搔癢。他倆見了這樣子，十分不舒服。姓徐的便大聲道：「道士不可沒有規矩。」跑過去，正要拖他，道士急爬起來逃去，只見那年幼的女子，還站在牀前，依着醉拉

他到北面的牀上，堂堂皇皇的抱着他，睡看那牀上的美人，還睡在繡花牀上，對姓韓的道：「你怎麼這樣的迂腐？」姓韓的便一直爬上南面牀上，拉着那女人，要同她尋開心。那美人早已睡熟了，搖她不動，便抱着和他一頭睡下。到天亮，酒和夢一齊醒來，覺得懷裏抱着冰冷的一樣東西，凍得人打抖。一看原來是抱着一塊長石頭，睡在階沿下，急忙跑去，看那姓徐的那姓徐的，還睡着沒有醒來。見他的頭枕在一塊糞坑裏的石板上，睡在破糞坑裏，用脚踏他，醒來兩人，看着詫異。四面一望，祇見長着一院子的野草，祇有兩間破屋子。

王者

湖南撫台某先生，派了州佐官，押送餉糧六十萬到京裏，路上遇雨，天晚趕錯路程，沒有住的地方，遠遠看見一隻破廟，便進去住下。到天亮，見那送到京裏去的餉金，偷得精光一點也沒有，了大家很驚慌，又奇怪，不知是誰的不是，回去告訴撫台。撫台說他胡說，要辦他罪。審問那許多差役，並沒有兩樣的說話。撫台逼着他仍舊回到那失銀的地方，打探形跡，走到廟前，看見一個瞎子，相貌奇怪，自己掛着招牌，上面寫着能知別人心事，便求他起個課。瞎子道：「是爲丟了餉金的事。」州佐官說不錯，便告訴他從前之苦楚。瞎子便叫他僱兩座轎子，說道：「跟我去，便能知道。」依了他的話，官和差役都跟着他去。瞎子說東，便向東走，說北，便向北走，共走五天，走進一座深山裏，忽然看見城牆，裏面很熱鬧，進城走了一回。瞎子道：「便走出轎來，拿手向南一指，看見有座高門，朝西開着，可以打門去問。」瞎子拱着手去了。州佐聽了他的話，果然見有座高門，慢慢走去，有個人出來，衣帽和漢人一般，不說姓名。州佐告訴他從什麼地方來的，那人道：「請你住幾天，再同你去見他。」當差人便領他進去，叫他獨自住一間屋子，給他茶飯，空時間走走，到屋後面，看見一座花園，進去游玩。老松遮住陽光，細草像地毯一般，轉過幾個迴廊，又是一座高亭子，從階沿上慢慢的走去，見牆上掛着幾張人皮，眼耳鼻嘴都齊全，腥氣一陣陣的飛來，送進鼻子管來，看着不覺汗毛根根豎起，急忙逃回屋裏，料定自己也要剝下皮來，丟在客地裏，已經沒有活命的希望，便想出來回去。一樣是個死，祇得暫時聽他，到明天那個穿古裝的人來叫他，說道：「今天可以見面了。」州佐官連聲答應，那人騎着健馬，跑得很快。州佐官兩條腿跟着他跑一回兒，到一座衙門口，像是制台衙門，那黑衣人站在兩旁，神氣非常害怕，那穿古裝的

人跳下馬來，領他進去。又進一道門，看見有個和封王一樣的人，坐在上面，珠子帽，繡花帶，朝南坐着。州佐官跑上去叩見，那王道：「你是湖南地方送兵餉的官嗎？」州佐官便答應：「是。」王又道：「兵餉銀子都在此地，這一點數目，你們撫台爽爽快快的送了人，也不值得什麼？」州佐官淌下淚來，告訴他道：「撫台的限日已經期滿，回去要受刑罰，把這話告訴撫台，用什麼做憑據？」王道：「這個也不難。」便給他一個大封套，說道：「拿這東西送回去，可以保你不受他的責罰。」又另派了個雄糾糾的人，送他州佐官，忍住氣，不敢分辯。拿了那封套，回去路上的山河道路，皆不是來時所經過。既出了山，送他的人便回去。幾天後到了長沙，小心把這情形告訴撫台，撫台聽了，愈加說他打謊，很生氣，不許他分辯。叫兩旁的公差拿繩子網起來。州佐官便打開包裹，拿出那封套來，撫台打開封套，尚未看完那臉色和灰泥一般，叫鬆了綁，祇聽他道：「失去銀子是小事，你暫時出去。」便急動公文，到下屬衙門，想法補送餉銀完事。隔幾天，撫台害病，又過了幾天，便死。從前撫台在日，和他一位得寵的小老婆一起睡着一回，兒醒過來，那小老婆的頭髮都不見了，衙門裏上上下下的人，個個驚詫，想不出是怎麼一回事。後來封套裏封着的，便是那小老婆的頭髮，另有一封信，說道：「你從縣知官做起，現在爬到頂高的位置，受賄貪贓的事數也數不清。前幾天送去的六十萬銀子，已經點收，藏在庫房裏，應該自己腰裏掏出來，補滿從前的數目。那送餉的官沒有罪，不能亂用刑罰。辦他從前取云小老婆的頭髮，是給你一點小報應，叫你自己小心，如再不聽教訓，早晚要斬下你的頭來。小老婆的頭髮送還你，拿它做個憑據。」撫台死後，家裏的人纔把這信拿出來。後來那些下屬官員，派人去找尋那地方，那地方是一層一層的山頭和深谷，並無別的路徑。

織成

在洞庭湖中，常有水神借船之說。遇到空船，那纜繩忽然自己解開，飄盪在水上行着，祇聽明半空裏吹打的聲音，一齊起來。船夫躲避在壁角裏，閉着眼睛，聽不敢抬頭偷看。隨他走去，各處逛過了那船，仍舊回來，停在原地。有個姓柳的讀書人，趕考不中，喝醉了酒回來，睡在船上。那笙樂的聲音忽然起來，船老大上去推他，不醒。急忙跑去，躲在艙底下，忽而有個人跑來，把姓柳的拖開，姓柳的酒醉得很利害，被他一拖，便倒在地上，依舊

睡熟，那人也只不管，一刻工夫，吹打聲很熱鬧，姓柳的漸醒，聞着蘭花麝香的味道，斜過眼去一看，祇見滿船都是美人心，知是水神借船，他眼睛也看花了一回兒，聽得一聲聲的喚着織成，便有個丫環走進船來，站在姓柳的身傍，綠色的襪，紫色的帶鞋尖，細得像個手指一般，心中很愛他，悄悄的伸過頸子去，拿牙齒咬住她的襪跟，隔一回，這姑娘的腳移動着，被他咬住了，祇見她柳腰一幌，倒下去，在上面的人便問怎麼一回事，那姑娘便告訴被咬住襪跟的緣故，上面的人得聽了生氣，便立刻叫人殺了，就有健漢進來，捉住這姓柳的，綁着拖起他來，向南坐着一個人，帽子衣服好似封王，姓柳便走出艙去，嘴裏道：「聽得洞庭水神是姓柳，我也是姓柳，從前洞庭水神趕考不中，現在我也趕考不中，洞庭水神遇到龍女，便成神仙，現在我因為酒醉和這位女郎們開玩笑，笑得了死罪，怎麼一個有幸，一個沒有，幸相差得這樣遠呢？」王者聽他這樣說，便叫拉回來問道：「你是秀才考不中麼？」姓柳的答道：「不錯。」王者給他紙筆，叫他做篇風鬟霧鬢賦，姓柳的原是襄陽地方有名有才的讀書人，但他做文章，轉念頭是很慢的，捏着筆呆了半天，上面坐着的人冷笑着道：「有才學的讀書人怎麼可以這樣？」姓柳的攔下筆，分辯道：「從前有個讀書人做篇三都賦，費了十年纔做成，這樣看來，文章原要做得細，纔值錢，做得快是不值錢的。」王者笑笑，便隨他去做，從辰時到午時纔把草稿打定，王者拿去看，很歡喜，說道：「真正是個有才學的讀書人，便賞他酒吃一會兒，奇怪的菜蔬，七盤八碗的忙着送上來，正在問話時，有個當差的捧着一本簿子上來道：「淹死人的簿子已經造成功了。」王者問一共多少人，答道：「一百三十八人。」問簽名字當這個差的是誰，答道：「毛南兩位將軍。」姓柳的到這時便站起來告辭，王者便叫人送他黃金十斤，另外又贈一根水晶界尺，對他道：「洞庭湖裏有點小劫數，拿了這個就可避免。」忽見旗纛扇傘，那人馬排着隊，站在水面上，王者下了船，坐上轎，便不見了，好半天一點也沒有形迹，那船上人纔敢從艙底下爬出來，搖着船向北渡去，風向從對面吹來，不能上前，忽見水裏有隻鐵貓浮在水面上，搖船人驚慌起來，說道：「毛將軍出現了！」水面上許多船裏做買賣的客人都躲起來，又隔不多久，湖裏有根本頭，直立在水面上，跟着水勢一幌一幌的動着，大家見了，很是害怕，說道：「南將軍又出來了！」一刻兒水面上波浪很大，撲上來，遮住太陽，四面一看湖面上的船，一剎那都翻了，身姓柳的擎着一條界方，顛危危的坐在船艙裏，祇見萬丈高的大波浪撲近船來，便消滅了，靠這東西保全。

了性命。姓柳的回去，常對人說起這件怪事。船裏遇到那丫環，雖然還未看見她的面貌，但是他裙子下面的那雙小脚，却是人世上所罕見。後來他因為有別事到武昌去，有個姓崔的老太婆在那裏賣她的女兒，別人給他一千塊錢，也不肯賣。他藏着一根水晶界方，說道：「有人能配得上這水晶界方的，便把女兒嫁給他。」姓柳的聽了，很詫異，拿着懷裏藏的那條界方跑去。老太太笑嘻嘻的迎出來，喚他女兒出來見，而年紀大約十五六歲，漂亮的臉兒，風流的神氣，再也沒有人及得上她。那姑娘出來拜了一拜，便轉身走進門簾裏去。姓柳的一見那姑娘的面魂靈，覺得漂漂然，說道：「晚輩也藏着這樣東西，不知和老媽家裏藏的那個合得上嗎？」說着，便各自把界方拿出來，比着長短，一毫一釐也不差。老太太看了歡喜，便問他住在那裏，叫他快回去打轎來迎接。姓柳的把界方留下，做個憑據。姓柳的不肯，老太太笑道：「官人也太小心了，老身難道肯爲了這一條界方便轉身逃去嗎？」姓柳的沒有法子，便留下回去，僱了一肩轎子，急忙回到原地。那老太太的屋子裏已搬得空空的了，心裏很詫異，到鄰家去問，沒有人知道。看看太陽業已朝西，一肚子的懊惱，垂頭喪氣，而回半路上遇到一輛車子，從他身邊走過，忽然車子裏有人打開簾子來說道：「柳官人，怎麼來得這樣遲？」一看，便是那姓崔的老太婆，心裏很高興，問他到那裏去。老太太笑道：「你一定疑心我是個騙子，你走出後，恰巧有一肩便轎，我忽然想到你也是個寄住的人，照料很不容易，所以便親自送女兒到你船上。」姓柳的邀他坐着車子回去。老太太一定不肯，姓柳的心裏很疑惑，不肯相信，他急忙跑到船裏一看，那姑娘果然同一個丫環在船裏，看見姓柳的走來，便笑着上來迎接，看她穿着綠襪、紅鞋，和船裏那個丫環的打扮沒有兩樣，心裏很奇怪，在他身傍走來走去，看着那姑娘笑道：「眼睛烏溜溜的，看着難道你一生中沒有見過嗎？」姓柳的越是低頭去看他，祇見襪子後跟牙齒咬過的痕跡，還很清楚，詫異地道：「你便是織成嗎？」那姑娘拿袖子按着嘴，微微一笑，姓柳的對他作了個揖，拜到地下，去說道：「你若真是神仙，請你老實說出來，免去我肚子裏的疑心。」那姑娘道：「老實告訴你，從前你在船裏遇到的，便是洞庭湖水神佩服你的好才學，便要我把你送給你，因為我是很得王妃的歡喜，所以回宮去，和王妃商量，我便來嫁給你。這是王妃的主意。姓柳的聽了大喜，把手洗淨，點一柱香，對着洞庭湖拜幾拜，便回家去。後來又到武昌，他妻子要和他一同去，順便回宮去看看王和王妃，既到洞庭湖，他妻子拔下一股金釵來丟下水去，忽然看見一隻小船從

湖中搖出來他妻子簪身上船和雀兒一般。一轉眼已經不見。姓柳的坐在船頭上。在沒下去的地方。定睛看着遠處。看見一隻有樓的大船搖來。等近來。後那船上的窗戶打開。忽然好像有隻五彩的鳥兒飛來。一看是織成回來了。有個人從窗戶裏很快的拋出金子綢緞。還有很多貴重東西。都是王妃所賜。從此一年去見兩次。王妃的面成爲規矩。所以姓柳的家裏有很多的珠子寶貝。都是大戶人家。也是不罕見的。

竹青

魚容。湖南人。談這事的人。忘記了他是那府那縣了。家境很窮。趕考不中。回來盤費用完。不好意思向人借錢。肚裏餓得很利害。暫時存身在吳王廟裏。便把滿肚氣憤話。在菩薩座前訴說出來。睡在廊下。忽見有個人跑來領他去。那人見了吳王。跪下道：「黑衣隊裏正缺少一個兵。可喚他去補這個缺。」吳王答應了。便給他一件黑衣服。穿在身上。身體已經變成一隻烏鴉。扇着翅膀飛出去。看見烏鴉的朋友。一起住着。大家帶他一同去。四面飛着。停在船隻的風蓬桅杆上。船上客人。大家搶着把肉塊麵餅。向半空裏擲去。這羣烏鴉。也在半空裏飛着。張嘴接吃。魚容便學他們的樣子。一會兒便吃飽了。飛去停在樹梢上。心裏很舒服。兩三天後。吳王可憐他沒有對兒。便配給他一隻雌鴉。名叫竹青。他倆很恩愛。魚容常常出去尋食。肚裏一點也不知道防備。人家捉他。竹青常常叮囑他。終究不聽。某天。有一隊兵船。引過那船上的兵。拿彈子打他。打中在胸脯上。幸得竹青趕上。拿嘴銜着他。飛去。沒有給人捉住。一大羣烏鴉。看了生氣。張着翅膀。在水面上。煽着波浪。波浪湧起來。那一隊兵船。都翻了身。竹青便去尋食。來哺給魚容吃。魚容受傷的很利害。一天工夫。便死去。忽然和夢醒一般。那身體還睡在廟裏。前幾天。在這地方的人。見魚容死去。不知他是什麼人。摸摸他的身體。還沒有冰冷。所以常叫人來看管他。待他醒來。問明白他的情形。募化幾個錢。給他送回家去。過了三年。又走過這地方。進去拜見吳王。供上酒菜。叫烏鴉下來。聚在一起同吃。便禱告着道：「竹青如在這一羣裏。便請站住。」那烏鴉吃完。一同飛去。後來他中了舉人。回來。又去拜吳王。廟拿一隻羊去供着。供完了。便拿了許多菜。給烏鴉朋友吃。又在一傍禱告着。這天晚上。他便睡在湖傍的村裏。點着燭火。正坐着。忽然桌前有樣東西。和雀兒飛下來。一般。一看是個二十多歲的美人。笑着對他道：「分別以後。沒有害病嗎？」魚容詫異起來。問他是誰。她說道：

「你不認識竹青嗎？」魚容聽了，肚裏開心，問她從什麼地方來，她說：「我現在做了漢江的女神仙，回家的時候很少，從前烏鴉差人回來說起你尋我的事，所以來和你見一見面。」魚容聽了，越法開心感激，好像是夫妻分別得長久了，有說不出的歡喜。魚容要和他一同回到南方去，竹青要和他一同回到西邊去，兩人主意不定，一聽纔醒來。竹青已起身下牀，開眼一看，見高大的廳上，燭光十分明亮，竟不是在船中的樣子，很是詫異。起來一看，問她這是什麼地方，竹青笑道：「這裏是漢陽，我的家便是你的家，爲何一定要到南方去？」天色漸漸亮了，環老媽子跑來許多，酒菜已擺上來，便在大床上攔一張矮几，夫妻兩人對坐着吃酒。魚容問她的用人在什麼地方，她答道：「在船上。」魚容怕船上的人不肯長久守候，竹青說：「不要緊的，我替你去關照吧。」從此便日日夜夜說笑吃酒，快活得忘記回家。船上的人一個夢醒來，忽然看見到了漢陽，詫異得很。他用人去找尋主人，一點沒有信息，沒有形迹。船上人要搖船到別地去，那纜繩結得解不開，使一同在船裏守候，過了兩個多月，魚容忽然想着回家去，對竹青道：「我在這裏親戚朋友一齊斷了信息，況且我和你倆名爲夫妻，卻不去認一認家門，也不是理。」竹青說道：「別說我不能到你家裏，便是能去，你家裏自己已有妻，拿什麼名目來安排我，倒不如放我在這裏，算是你另一房人家。」魚容怕路遠不能常常過來，竹青便拿出一件黑衣裳來說道：「你舊時穿的衣服，還在這裏，假如想到我的時候，穿了這衣服，就可以來。那時我替你脫去了這件衣服。」便擺了許多貴重的酒菜，替魚容餞行。酒醉上牀醒過來，身體已睡在船裏，一看是在洞庭湖邊，來時停泊的地方。船上人和那用人都在裏面，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非常詫異。問他到那裏去了，回來魚容心很失望，自己也詫異，不知怎麼回來的。看見枕邊有個衣包，打開一看，便是竹青送他的新衣服，和襪子鞋子，那件黑衣也摺好疊在裏面，又有個繡花袋，掛在腰裏，打開一看，銀錢塞滿了袋子，便向南方回去。到岸上，重賞了船上人許多錢，回到家裏，幾個月十分記念漢江地方，便悄悄的拿出黑衣裳來穿上，兩面脇膀底下，便生出兩隻翅膀，飄飄蕩蕩的飛在空中，過了兩個多時辰，已經到了漢江上面，他飛着繞着圈子，向下看時，祇見一個島上，有一坐樓房，便飛下去，有個丫環在下面，已經瞧見，喊着道：「官人來了。」不多久，竹青走出來，叫大家替他打開結兒，便覺身上的毛很快的一齊脫下，拉了她的手，走進屋裏，說道：「官人來得正好，我將要上牀生孩兒了。」魚容和他開玩笑，問道：「你養孩兒是打胞胎裏生下來呢，還是打蛋

殼裏生下來的。一竹青說道：「我現在做了神仙，那皮肉骨頭已經改換過，應和從前兩樣了。」幾天以後，果然生下孩子來，那胞胎的皮很厚的裹着，和巨蛋一般，打開一看，是個男孩兒，魚容心很快活，取名叫漢產。三天後漢江裏的女神仙都到他家裏來，拿了衣服首飾和寶貴的東西，送做賀禮。那些女神仙個個都長得標緻，沒有三十歲以上的人，大家走進房去，到牀前伸着大拇指，按一按小兒的鼻子，名爲添壽。他們去過後，魚容問那些人是誰，竹青說道：「這都是我的友人。」末了去的，穿着一件藕白衫子，所說在漢皋地方解下身，勝掛的珠子來送人的，便是他，住了幾個月，竹青僱船送他回家去，不用風蓬，不用櫓，船身很輕的，引馳到岸上，已有一人，吊着一匹馬在路傍，便回家去，從此以後，來來去去，不斷過了幾年，漢產長得越法好玩，魚容像珍寶一樣的歡喜他，他的妻子姓和，恨自己不養兒子，常想一見漢產，魚容把這情形告訴竹青，竹青便替漢產收拾行李，送他跟了父親回去，言定去三個月便來，到了家裏，那和氏歡喜他，勝過親生，過了十個月，不捨得叫他回去，某天忽然生急病死了，和氏傷心，哭得死去活來，魚容便到漢江去告訴竹青，一進門去，那漢產赤腳睡在床上，魚容心裏很快活，問竹青怎麼一回事，竹青道：「你叫去了這許多日子，違背了我們言定的話，我記掛着孩兒，所以喚他回來。」魚容便說和氏怎樣歡喜孩兒，竹青道：「待我再生下兒子來，便放漢產回去，又是一年多，竹青生下一對雙胞胎，一個男的，一個女的，男孩名叫漢生，女孩名叫玉佩，魚容便帶漢產回家，但是一年多，三四趟，很覺不便，便搬家到漢陽，漢產十二歲，便中了秀才，竹青因爲世間沒有標緻女人，喚他去給他娶了一房媳婦，纔放他回去，那媳婦名叫扈娘，也是女神所生，後來和氏死了，漢生和他的妹妹都來做孝子，葬後，漢產便留在家中，魚容帶了漢生玉佩而去，便不再回到家裏。

香玉

勞山下清宮裏，有株耐冬花，長得兩丈高，幾十抱粗，一株牡丹花，長得有一丈多高，開花時，五顏六色，和繡花的綢緞一般，膠州地方有個黃姓讀書人，在宮中造了一間屋，住着讀書，某天看見一個姑娘，身穿白色衣服，在花裏面走着，心裏疑惑，這道院裏怎麼有這女人，過去一看，已經不見，從此常常看見他，便躲在樹叢中，守着等他出來，隔不多久，那姑娘又陪着一個身穿紅衣的女人出來，遠遠望去，縹緞得可算是絕頂了，慢慢

走近來，那穿紅衣的，向後退着道：「這裏有人。」姓黃的急忙跳出來，兩個女人大驚着逃去，袖口裙幅被風吹着飄飄盪盪的，那香氣充滿空中，追過牆去，靜悄悄的，已不見，心裏歡喜得很，便寫了首詩在樹上，那詩中的意思道：「我说不盡想你的苦楚，懷着一肚歡喜你的心，冷清清的對着矮窗坐着，這樣的美人怕和從前唐朝姓柳的妓女，被外國將軍沙吒利一般搶去，到那時，叫我和王仙客找尋無雙小姐一般，到那裏去找尋。」寫罷回到書房裏，憑空的想着，那姑娘忽然走進屋子，姓黃的又詫異且歡喜，上前迎接，那姑娘笑道：「你的神氣很霸道，好似強盜，叫人看了害怕，不知你竟是一個風雅的讀書人，和你親近，也不碍事的。」姓黃的稍稍問他一生的事，他說道：「我的，小名叫香玉，原是住在平康巷裏，被這裏道士關住在山裏，實在不是情願的。」姓黃的問他，道士叫什麼名字，便替你洗去這齷齪，香玉道：「可以不必，他也不敢來逼我，借住在這地方，和你文雅的讀書人，暗地常在一起，也是好的。」問他身穿紅衣的是誰，答道：「她叫絳雪，是我的結拜姊妹。」說着他，倆便尋歡樂，睡在一牀，待到醒來，那早晨的陽光已赤紅了，香玉急忙起來道：「貪尋快活，便忘了天亮。」說着，穿上衣服，換了睡鞋道：「我答你的詩，便在嘴裏念出來，你不許笑我。」說着，便念道：「良夜更易盡，朝曦已上窗，願如梁上燕，棲處自成雙。」他詩中的意思，就是說很好的夜裏，是容易過完，一轉眼，早晨的陽光已照在窗上，我情願和梁上的燕子一般，每天住在一起，總是成雙作對的，姓黃的聽他念出詩來，伸手去拖住他的臂膀道：「你的臉兒又繚繚，人又聰明，叫人歡喜，你得忘記了死，你若回去一天，便像和你隔了一千里路一樣，你有空便來，不必待夜裏纔來。」香玉答應他，從此日夜總是在一起，常求他去，叫絳雪，總不肯來，姓黃的心裏，不舒服，香玉道：「絳雪姊妹，脾氣很冷淡，不像我這樣癡心，要慢慢的勸他來，不要太性急。」某天夜裏，香玉蹙着眉頭，走進屋子來道：「你我一個人也守不住，還要望別人嗎？現在我要和你永遠分別了一問，他那裏去，他拿袖口抹着眼淚道：「事體有定數的，不能告訴你，從前你做的詩裏，有句怕被沙吒利搶去的話，現在看來，是預兆的了，從前有兩句詩說：美人已經歸了沙吒利，現在却沒有古押衙，那種俠客了，這二句話，又可用在我的身上，一問他什麼事，他不肯說，祇是呼咽哭着，統夜不睡，天一亮，他便走出去，姓黃的心裏奇怪，第二天，便有個即墨地方姓藍的人，走到宮裏來，閒逛見了那株白牡丹花，歡喜他，掘了搬着一逕去了，姓黃的纔明白，這香玉是花變成的妖怪，心裏難受得很，過幾天，聽得那姓藍的把花

搬到家裏。一天天的枯下去。他心裏恨極。做了哭花的詩五十首。天天跑到那牡丹的窟窿裏吊眼淚。某天正在窟窿邊回來。遠見個穿紅衣服的人也站在窟窿傍。吊眼淚。慢慢的走上去。挨着他。那女人並不逃避。姓黃的便上去。掩着她的袖子。兩人相對。淌淚哭罷。拉着她的手。求他到屋裏去。那女人也依他。一邊歎氣道：「從小的姊妹。一時分開。聽你哭得傷心。越法叫我心裏難受。你的淚落在地下。也許感激你的誠心。再活過來的。但是死去的他的精神氣息已經飛散。一時怎能和我們兩人一起說笑呢？」黃道：「我命薄害了。的情人。實在沒有福氣。享受兩個美人。從前常求香玉說我求見你的一點心。爲何再三請你不到？」那女人道：「我想年輕的讀書人。十有九個對女人沒良心。不知你實在是個多情。人。但是我和你來去講交情。不是講淫慾。若日日夜夜尋開心。是我所做不到的。」說完便告辭。黃道：「香玉永遠分別了。使我廢寢忘食。靠你暫時留着。也可以安慰我的心。怎麼待我這樣冷靜？」那女子聽了。便留下過了一夜。回去。隔幾天。不見她再來。那一點點的冷雨。打在靜寂的窗上。很記掛香玉。身體翻來覆去。睡在牀上。淌下眼淚來。落在枕上。披着衣服起身。點燈拿着。接着前一首詩的韻脚。又寫出一首詩來。那詩裏的意思說道：「我住在山中的院子裏。黃昏時。又下着雨。放下竹簾。坐在小窗前。肚裏想着。那人不看見。直到半夜。眼淚仍是簌簌地淌着。」詩做成了。他自己讀着。忽聽得窗外有人說道：「做詩的人不可以沒人和詩。」一聽正是絳雪的聲氣。開着房門。請他進來。那女人拿起詩箋來一看。便接着寫了首詩。在後。那詩的意思道：「我們那手拉手的人。到那兒去了。只剩孤淒淒的一盞燈。照着夜裏的窗子。在這空山裏。一人對着自己的影子。纔得成了兩個人。」姓黃的讀着詩。淌下淚來。便怪她不肯常來見面的回數很少。絳雪道：「我不能和香玉一樣親熱。祇能安慰你的冷靜罷了。姓黃的要和她尋歡。她道：「我們見面的快樂事。爲什麼一定要在這件事上。」從此以後。到無聊時。那女人便來一趟。來了便喝酒做詩。不睡覺便回去。姓黃的也聽他。對她道：「香玉是我心愛的妻子。絳雪是我好友。屢次要想問你。你是院裏的幾幾株花。早告訴我。我要搬去種在家裏。免得和香玉一般被惡人搶去。留下這件恨事。百年不忘。」那女子道：「一種在這地方。長久了不能移動。告訴你也沒有用的。你妻子還不能到底跟着你。何況是朋友呢？」黃不依拉着他的臂膀。走出院去。每到牡丹花下。便問這一株。可是你嗎？那女人不說話。祇掩着嘴笑。待到姓黃的因爲十二月快完。回家去過年。到二月裏。忽然夢絳雪走來。縐着眉道：「我們大災

難。你快去。遠能和你見面。遲了怕來不及。」醒來想着奇怪。急忙叫人備馬。連夜趕到山裏。那道士正要拆屋。有株耐冬樹。碍着他的屋子。那木匠正要舉起斧。砍下姓黃的。知道他夢見的。便是這株樹。精急上去攔住。到夜裏。絳雪來謝他。姓黃的笑道：「你以前不肯老實告訴。我應該遭此難的。從今後。我知你是什麼花了。」你若不肯來。便拿艾團來燒你。絳雪道：「我原知你要這樣子。從前所以不敢告訴你的。」坐一回。黃道：「現在見了好友。越想念自己的嬌妻。久不哭。香玉了。你肯跟我一同去哭嗎？」他倆便跑去。站在那窟窿邊。吊下淚來。一更將盡。時絳雪扶着淚。上來勸他別哭。便各自回去。又過幾天。姓黃的獨自正在屋裏傷心。絳雪進來。笑道：「我得了個喜訊。來通知你。花感動了你的深情。叫香玉再生到宮裏來。」姓黃的聽了。高興問她。什麼時候來。她答道：「不知道。大概日子不遠。」天亮下牀。黃說道：「我爲你的事而來。不要長叫我孤獨住着。」絳雪笑着答應他。有兩夜沒有來。黃的跑去。抱着那樹。搖着摸着。連喚着絳雪。好半天。沒有聲息。便回到屋裏。在燈下。搓着艾團。預備拿去燒樹。絳雪急忙跑進去。奪下艾團。丟去道：「你惡弄人。叫我受傷受痛。我便和你永遠斷絕了。」黃的笑着抱住她。正坐下。香玉慢慢的走進屋中。黃見了。眼淚滴落下來。急上前去拉住她。手香玉也伸手拉住絳雪。大家見着。笑停一回。坐上來。說起分別的苦。姓黃的覺得捏着空空的。詫異起來。問他怎麼不像從前一樣。香玉吊下淚來道：「從前我是花神。所以身體凝在一塊兒。現在我是花的鬼。所以身體散了。現在雖和你在一起。你不要當是真的。祇能當在夢裏一般看待。」絳雪道：「妹妹來的正好。我被你家男人鬧死了。」便告辭出去。香玉在屋裏。兩人親熱着。和從前一般。祇是兩人抱着的時候。好似身體靠近着。影子姓黃的垂頭喪氣。不高興。香玉抬着頭看看。又低下頭去。自恨自道：「你拿白蠟藥末。稍拌一些硫黃。每天倒一杯水。在那窟窿裏。明年的今天。便可如你的心願。」說着。轉身走去。到明天跑去。看那舊地方。牡丹已經穿芽兒來了。姓黃的依了她的話。每天去加泥灌水。又造一座雕花欄杆。迴護着她。香玉來看着。心裏感激。待得很姓黃的。要想搬去種在他家裏。香玉不肯。說道：「我身體軟弱。不能再受增場。況且一樣東西。生在什麼地方。各有一定。我意本來不想生在你家裏。你拗了他。反而折了我年紀。祇叫大家愛惜可憐着。和你在一起。尋歡自然會有這一天。」姓黃的恨絳雪不肯來。香玉說道：「你一定硬叫她來。我有方法能叫她來。」便和姓黃的擎着燈。走到院裏的樹下。拿了根草。先在自己裙腰上。量個圈兒。照這圈的長短。去量樹身。

從下面量到上面，在四尺六寸的地方，叫姓黃的把兩隻手一齊搔着，停一回，絳雪從樹後出來，罵道：「丫頭來了，越法幫他鬧得利害了。」三個人拉着一同走進屋子，香玉道：「姊姊不要怪我，暫時託你陪着官人一年以後，不來驚吵你了。」從此三人常在一起，姓黃的看那牡丹花芽，一天一天的高大起來，過了春天，長得兩尺多高，他回家後，拿些銀錢給道士，託他早晚澆水，等到第二年的四月裏，回到宮裏，長出一朵花來，包着花心，未曾開放，他正在花傍踱來踱去，看着那花朵，一幌一幌的好似要斷下來，一會兒便已開放，那花朵大的和盤子一般，真的有個小美人坐在花心裏，祇有三四個指頭長，一轉眼間，這美人輕輕的跳下地來，便是香玉。他笑着道：「我熬着風吹雨打，等你你來得怎麼樣遲。」說着，便走進屋子去，絳雪已在裏面了，她笑道：「天天代別人做媳婦，現在幸而退回來做朋友。」大家便說說笑笑，吃酒做詩，到半夜，絳雪回去了，他倆一睡下，親熱和從前一樣，後來黃的妻子死了，他便住在山裏，不再回家。這時的牡丹花已粗得和臂膀一樣，姓黃的常指着花道：「我將來寄魂靈在這地方，便生在你的左面。」那兩個女人笑道：「你可別忘了這句話。」十幾年後，忽然害病，他兒子走來，對着他哭，他却笑道：「這是我活的日子，不是死日，有什麼傷心呢。」對道士道：「過幾天牡丹花下有紅色的嫩芽，長得很快，一枝上午着五瓣葉子的，那便是我。」就不再說話。他兒子僱了一肩轎子，抬回家去，到家中便死了。第二年果然有嫩芽，忽然穿出來，那葉子便照他說的數目一樣，道士看了，很奇怪，越法澆灌他，三年工夫，長得幾尺高，有兩手合起來，捏着一般大，祇是不開花。老道士死過以後，他徒弟不知道歡喜他，可惜他，因為他不肯開花，便斫去他，白牡丹也跟枯死了，不幾天，耐冬也便死去。

白于玉

吳靑庵名筠，年輕時就很大名氣，葛進士見他的文章，做得好，常常讚賞他，邀到他家裏，看着他的說話和相貌，道：「吳先生那樣的才學，會得這麼窮困的。」因此便託鄰舍傳話給他，「假使靑庵立志上進，便把女兒嫁給他。」這時太史有個女兒，長得很美，吳先生聽了，很歡喜，不久，秋季鄉場，被句出來，教人去和太史說，富貴的日子總會有的，不知道遲早罷了，請他等我三年，不成功再嫁人，從此用心更苦，某天夜裏，月亮下有個

秀才進來看他，白臉兒短鬚髭，細身材，長指甲，問他從什麼地方來，他自己說是姓白，名叫于玉，細談幾句，覺得心裏爽快，歡喜他，留他同住，一起睡覺。天亮要去，吳先生叫他，有便常常過來，白于玉感激他的情分，情願來寄住，約定了日子，分別到了那天，看見老用人送煮飯的傢伙來，一回兒，白于玉到了，騎了頂好的馬和龍一般，吳先生收拾另外一間房給他住，白于玉叫人牽馬回去，便早晚住在一起，很是要好。吳先生看他讀的書，不是平常所見的一點，也沒有時髦文章，奇怪地問他，白于玉笑道：「讀書各有各的意思，我不是功名裏面的人，一夜裏常請吳先生喝酒，拿出一卷書給吳先生，都是學吐氣吸氣的方法，許多不明白，因為太迂闊，便攔着不看。後來問吳先生道：『從前給你的，是黃庭經裏最好的法子，成仙的梯子。』吳先生笑道：『我所要緊的事，不是這個，況且求仙必定要斷絕塵緣，叫他許多想頭都沒有，我的性質實在不夠。』白于玉問他：『是何原故？』吳先生便說為傳代意思，白于玉問他：『爲何不娶親？』笑道：『我有心病，我喜歡美人。』白于玉也笑道：『請你不要愛不大美的女人，你喜歡的怎麼樣？』吳先生統統拿實情形告訴他，白于玉疑心不是真正漂亮的，吳先生道：『這個遠近的人都知道，不是我的眼淺。』白于玉微微一笑，便不說話。次日忽然收拾行李，說些分別的話，吳先生很高興，和他說話，絮絮叨叨的說個不了，白于玉便叫童兒背了行李，先走，兩人依依不捨，一回兒，看見一隻知了落在桌上，白于玉辭別道：『馬已配好，請從此分手。』倘然記得我收拾我的牀睡着，還要再問轉眼間，白于玉小得和指頭一般，輕飄飄的騎在背上，吱吱的飛到雲端裏，吳先生纔知道他不是常人，疑惑了半天，恍恍惚惚，和丟了什麼似的，過幾天，細雨密密，想白于玉想得很切，看看他睡過的牀，老鼠腳印，瑣碎碎的，很不高興，去打掃乾淨，攔上被褥，便睡一回兒，看見白家的童子來請他，歡歡喜喜的跟着他去，一回兒，梧桐樹上有鳳凰飛來，孩子捉了，和吳先生道：『黑路難走，可以騎了他去。』吳先生防他太小，不能騎，孩子道：『騎着試試。』吳先生聽他的話，覺得寬綽得很，孩子也坐在尾巴上，裏的一聲飛上半空，不久，看見紅色牆門，孩子先下來，再扶着吳先生下來，問他：『這是什麼地方？』他道：『這是天門。』門邊有老虎蹲着，吳先生害怕，孩子用身子遮住，看見那些風景，都和世間不同，孩子領到廣寒宮裏，用水晶做階，沿人走着，像在鏡子裏一般，桂樹兩株，高到半空，大可兩人合抱，花香隨風漂盪，沒有斷的時候，亭屋都是紅窗，常有美人進出，縹緲的臉兒，嬌小的身段，世上沒有誰所配得上的，孩子說：『王母的宮裏更加美麗，但』

是恐怕主人等得長久沒工夫去玩。領他跑出去。一回兒看見白于玉等在門口。拉着手進去。看見哪簷外清的水白的沙細細的流蕩。玉的塔沿雕花的欄干。好像桂樹的宮裏。纔坐定。便有十五六歲的丫鬟來送很香的茶。停一回。叫着設酒。便有四個美女。檢着袖子。碰着鐺子。響在傍。伏侍覺得背上癢。美人便用細指上長指甲伸進衣去。代他搔癢。吳先生心裏搖動。不知怎樣纔安逸。後來有點醉了。慢慢裙不住。情禁笑着。和美女勾搭說話。美女常常笑着避開。白于玉教他唱曲。勸酒。一個身穿紅衫的。擎着酒盃。敬客便在席邊唱歌。許多美人吹着笙管。很鬧熱。聲音嗚嗚亂嘈嘈的。和起來。唱完一個穿綠裙子的。一邊酌酒。一邊唱曲。還有個穿紫衫的。同淡白軟綢衫的。吃吃的笑聲。暗中互相推讓。不肯上前。白于玉叫他一個篩酒。一個唱紫裳的。便來把盃兒。忍住笑。低着頭。輕輕的道：「冷得和鬼手似的。硬來捻人的臂膀。」白于玉大笑。罰叫自己唱自己跳舞。跳舞完了。穿淡衫的。又送一盃。吳先生推說不能喝。姑娘捧着酒。有難爲情的樣子。便勉強喝了。細看四個姑娘體度風流。沒有一個不繚繚的。便和主人道：「世上的繚繚人。我求一個也難。你得了許多美女。能使我沾染一點嗎？」白于玉笑道：「你心裏自己有好的女人。這個那裏能得你高眼的。看一看吳先生道：「現在知道我的見識不大。」白于玉便統統叫許多女人來。讓他自己挑。吳先生看昏了。不能自己做主。白于玉因爲紫衫的有把臂的緣分。便叫他拿舖蓋陪客。過一回。那枕邊衾裏。恩愛待十分親熱。吳先生問他討體己的東西。姑娘除下手上金釧給他。忽然男孩跑來道：「天上人間是兩路的。你應該快走。」姑娘急忙起來。逃去。吳先生問起他的主人。孩子道：「早去上朝去的時候。囑付我送客。」吳先生很高興。依他再尋舊路。將到大門。回看孩子不知什麼時候已去。老虎叫起來。吳先生嚇得逃去。望着沒底。但是兩脚已經跑得跌下來。一嚇便醒。太陽已紅。纔要穿衣。有東西重登登的跌在褥子上。一看是個金釧。心裏越法奇怪。從此把從前的想頭。灰懶常常想。尋仙人跟他一同去游玩。但是還想着傳後代的事情。憂愁十個月。白天睡得很熟。夢見紫衣娘子。從外面來。壞裏抱着孩兒道：「這是你的骨血。天上難留這東西。我抱來送你。便給他睡在牀上。」拉吳先生的衣服。蓋好。急忙出去。吳先生硬要和他親熱。便道：「從前是配夫婦。這一回是永遠分別了。百年夫妻。在這時完結。你倘然有心。或者看見面之日。」吳先生醒來。看見孩兒睡在被裏。抱去告訴母親。母親歡喜。僱奶

媽子餵他，取名字叫夢仙。吳先生便託人去告訴葛太史，自己要去隱居，請他再選好女婿。葛太史不肯，吳先生打定主意推辭。葛太史告訴女兒，女兒道：「遠近的人沒有不知我的身體，已經許給吳公子了。現在改嫁，是兩個丈夫了。」便拿這話向吳先生說。吳先生道：「我並不是沒心趕功名，連男女愛情也忘了。現在不便上山的原故，因為有母親在。」葛太史把這話和女兒商量。女兒道：「吳公子窮，我甘心吃糠。吳公子去了，我服侍他母親，一定不到別家，叫人來來去去三四次，還沒有一定主意，便檢了吉日備車馬，粧奩嫁給吳家。」吳先生感激他賢惠，又敬重又愛惜。女兒侍奉阿婆，很孝順，樣樣承順他的意思。這苦日兩年，後母親死去，妻子賣去首飾，沒有一樣不盡禮。吳先生道：「得你這樣，我還有什麼憂愁？我想到一個人，脩道闔家都有好處，我要很遠的走了一件事，都託付給你。」妻子並不留他。吳先生去了，妻子在外料理家計，裏面教訓孩兒，井井有條。夢仙慢慢長大起來，聰明之極。十四歲便中鄉場，十五歲點翰林，每一次封誥，不知母親姓什麼。封葛氏母親一人罷了，碰着下霜露的日子，便問父親的地方。母親都告訴他，便要辭官去尋母親道：「你父親出家至今已十餘年了，想他已經成仙，那裏去找他？」後來奉旨祭南嶽去，半路上遇見強盜，正着急時，有個道士擎着寶劍而來，強盜都敗下去，急難纔解感激他，送他金子不受，拿出一封書囑付他道：「我有個朋友和大人同鄉，請你代我問詢。」問他姓什麼，叫什麼，答道：「是王林。」因想村裏人並無這名字，道士道：「草房微賤，貴人自然不認得。」臨走時，拿出一隻金釧來道：「這是閨房裏的東西，道士拿了沒有什麼用處，便拿這個送你。」嵌寶雕刻很精細，拿回來給他娘子，娘子喜歡，叫好的首飾匠依樣子配，終久比不上他的精巧。徧問村裏，並沒有王林的人，偷偷的打開信封，上面寫道：「三年夫婦分開兩處，葬母親教兒子，全靠你賢惠，沒有什麼報答你丸藥一顆，切開來吃了，可以成仙。」後面寫琳娘夫人粧閣讀完了，不知是什麼人拿去給他母親。母親拿着信，哭道：「這是你父親的家信，琳娘是我小名。」纔明白王琳是折字的謎，懊悔得不得了。又拿金釧給母親看，母親說道：「這是你娘傳下來的東西，你父親在家的時候，常常拿出来給我。」再看着丸藥，大小和豆一般，很歡喜道：「我父親是仙人，吃了這個，必定能夠長生不老。」他母親不捨得便吞下去，一回兒精神健旺。葛太史這時的年紀有七十歲了，樣子很衰老，忽覺筋骨從皮膚裏飽滿起來，便退了轎子，自己

走他走得又健旺又快。家人跑得氣吁吁，纔能追上。一年後，京裏起火，火勢燒了一天還不熄，夜裏不敢睡覺。大家都站在天井裏，看見火勢亂七八遭，沿到西面鄰舍人家，全家的人害怕沒有法想，忽然娘子臂上的金釧，裏的一聲滑出，臂膀飛了去。看他大特和田畝一般團團，蓋住房屋，樣子像月亮似的。鐲子口向着東南角上，明明白白的看見大家很奇怪。後來火從西來，近圈便斜飛向東，等火勢已遠，暗想鐲子去了不能再來，忽然看見紅光縮小，鐲子鐺的一聲落在脚下。京城裏延燒百姓的房子幾萬戶，左右前後都變成一片灰地，獨是吳家一點也沒損害，祇有東南角上一間小樓燒掉了，便是鐲子缺口蓋不着的地方。葛氏母親年已五十多歲，而看起來像只有二十多歲的樣子。

劉海石

劉海石是蒲台人，避難在濱州，十四歲和濱州劉滄客同窗，因為他倆要好，結為兄弟。不久，劉海石死了，父母搬靈回去，信息便斷了。滄客家境很富，年已四十歲，生兩個兒子，大兒名叫吉，十七歲，是本地有名的讀書人。小兒很聰明，滄客又買了本地倪姓的女兒，十分寵愛。半年後，大兒子生病死了，兩夫妻十分痛苦。不多幾天，妻又病死，幾個月後，大媳婦又死，用人也接接連連的死去。滄客悲傷實在難受，某天正坐着發愁，忽然管門的報說海石來了。滄客歡喜，急忙出門迎接。正要開口談天，海石忽然吃驚問道：「哥哥有滅門的災禍，不知道嗎？」滄客呆了，呆不懂他的意思。海石道：「久不通信，暗想近來家况不很好罷。」滄客眼淚汪汪，便將近來的事告訴他。海石歎氣不止，後來笑道：「災難完了，我起初替你悲傷，但是幸虧碰見我，還要恭喜你。」滄客道：「長久不見，是不是近來精了醫道嗎？」海石道：「這個我是不會的，屋子的風水倒有點知道。」滄客歡喜，便請他看看屋子。海石走進屋中，內外看了一遍，後來又看裏面的女眷。滄客依着他的話，叫兒子媳婦丫頭小老婆都到客堂裏來，見他。滄客一個個指給他瞧，看到倪氏，海石仰面大笑不止。大家正在驚疑，祇見倪氏戰戰兢兢的臉上失色，身體立刻縮短，祇有二尺多了。海石拿界尺敲她的頭，發出石頭碰器的聲音，便揪住她的頭髮，搜她的腦後，看見幾根白髮，要拔將下來。倪氏縮著頸子跪哭，說立刻就去。祇求不要拔去。海石生氣道：「你的兇心還沒有死嗎？」便在頸後把髮拔去。倪氏立刻變為黑色的狐狸，大家很是害怕。海石捉來

藏在袖中，看着媳婦說道：「媳婦受毒已經很深，背上一定有奇怪東西，讓我看看。」媳婦害羞，不肯脫衣給他看。劉滄客的兒子硬勸他看見，背上生有很長白毛。海石用針挑出來道：「這毛長得已經老了，再過七日便不可救。」又看劉滄客的兒子，也有短的白毛，說道：「像這樣的可以一個多月纔死呢。」劉滄客和丫頭用人完全挑過，說道：「我若不來，全家都要死掉。」問這是什麼東西，說道：「也是狐狸之類，得著人的精氣成精的，最喜歡人死。」滄客說道：「長久不見你，怎麼能幹到這樣，那不是神仙了嗎？」笑着答道：「不過跟師父學了點小本領，怎麼便叫我神仙。」問起他的師父，他答道：「是山石道人，方纔這東西我不能弄死，他要帶回去獻犯給師父，說完告辭，覺得袖子裏空洞洞的，嚇了一跳道：「不見了，尾梢上的大毛沒有拔去，現在已被逃走。」大家都害怕海石道：「領邊的毛已經拔完，不能變人，祇能變畜生，逃也一定不遠。」便到屋內看他的貓走出門來，呼狗都說沒有，打開豬圈來看道：「在這裏了。」滄客一看多了一隻豬，聽見海石笑便蹲下不動，提着耳朵捉出來，看見尾梢上白毛一根，硬得和針一般，正要檢出來，拔去，豬滾滾來，滾去，很可憐的叫着，海石道：「你造孽已經很多，拔一根毛還不肯嗎？」捉來，披去，隨又變為狐狸，藏在袖裏，出去，滄客苦苦留他，便吃了頓飯，問他何時再來，說道：「不能預定，我師父立了大願心，常叫我游玩海上，拔救衆生，相見沒有一定的時候。」分別以後，細想他的名字，方纔明白海石說不定已經成仙，因為山石兩字合起來是個「岩」字，這正是神仙呂洞濱的名字。

雷曹

樂雲鶴和夏平子兩人，小時同住在一個地方，大了又是同硯，夏平子從小就很聰明，十歲便有名望，樂雲鶴很謙恭的請叫他，夏平子也互相開導他，不怕厭煩，樂雲鶴的文章便慢慢進步，從此名氣相等，但考時的運氣不好，總是失敗，不久時，夏平子病死了，家裏窮不能安葬，樂雲鶴代為擔任，留下襁褓裏的孩子和寡婦，樂雲鶴常常周濟他們，平常有着一升一斗，必定分做兩分，夏平子的妻子全靠他過活，從此許多讀書人都說樂雲鶴賢惠，樂雲鶴家裏的錢不多，又替夏平子養家，自己家裏的境况便一天拮据一天，嘆道：「文章好，平子還一事無成而死，何況是我，人生富貴趁年輕，苦一世，恐怕和畜生一樣的，死在路傍溝裏，白過了這一世。」

不如早些想法。」從此丟了書本，做起生意來。半年後家裏的錢稍有點積蓄。一天要到金陵做客，住在旅館裏。看見一人，生得又瘦又長，筋骨暴起，慌慌張張，坐在桌旁，臉色灰白，神色不高興。樂雲鶴問他要吃東西嗎？那人並不說話。樂雲鶴分些東西給他，便用手拿起來吃，很快的吃完。樂雲鶴又添上兩人的食糧，又吃完了。便叫主人割豬肉切碎做餅，又吃完了。幾個人的食糧，纔飽肚子，謝着他道：「三年來沒有吃的，這樣飽過。」樂雲鶴道：「你真是好漢，爲什麼流落到這樣？」答道：「我的罪惡是天罰的，不能說了一問他住在那裏？」說道：「岸上沒有屋子，水裏沒有船，早上到村坊裏，晚了在城牆邊。」樂雲鶴收拾行李要去，那人跟他戀戀不捨。樂雲鶴不要他，那人說道：「你有大難，我不忍忘記一頓飯的恩典。」樂雲鶴奇怪起來，便和他一塊兒半路上拉他同吃，推辭道：「我一年工夫，祇吃幾頓。」越法奇怪。第二天過江，風波忽然大起，客商的船都翻了。樂雲鶴和那人都淹在江裏，後來風波定了，那人背了樂雲鶴，踏着波浪出來，送上客船，又衝浪去一回。兒牽着隻船來，扶樂雲鶴進去，叫樂雲鶴睡着，等再跳到江裏，用兩膀提出貨物來，丟在船裏，幾回下去，幾回出來，擺了滿船東西。樂雲鶴謝他說道：「你救活我已經好了，那裏敢望還東西呢？」查看貨物，銀錢一點也不少。越法歡喜，當他仙人開船動身，那人告退。樂雲鶴苦苦留他，便和他一同渡江。樂雲鶴笑道：「這場災難，祇丟了一支金簪。」那人還要去尋樂雲鶴，正要勸他，已經跳在水中，驚惶了好半天，忽然見他笑着出來，拿金簪給樂雲鶴道：「幸虧沒有倒霉。」江上人沒有不詫異的。樂雲鶴和他回去吃飯睡覺，都和他在一起。每隔十幾天，纔吃一頓，吃起來不知要多少纔夠。一天又說要去，樂雲鶴再三挽留，卻巧天黑起來，要下雨，聽見雷聲。樂雲鶴道：「雲裏面不知怎麼個樣子，打雷又是什麼東西，若能上天去看一看，這個疑心便可解了。」那人笑道：「你想到雲裏去玩嗎？」停一回，樂雲鶴很疲倦，靠在榻上打盹，醒來覺得身體搖搖擺擺的，不像在榻上，睜開眼，便在雲裏，渾身和棉花似的，嚇得跳起來，覺得像在船上，踏着軟棉棉沒有地板，抬頭看見星宿在人的眼前，便知心是做夢，仔細一看，星嵌在天上，像蓮子在蓮蓬裏，大的像酒罈，小的像瓶子，最小的和盃盃般大的，堅固不能動，小的很動搖，很像能採下來的，便採了一顆，藏在袖裏，撥開雲往下看，白茫茫的一片，見城樓和豆一般，很害怕，想着倘然一失脚，便不能再活了。後來看見兩條龍，很活潑的，默著有幔的車子，尾巴一掉，聲音很響，車上有傢伙，周圍幾丈大，盛滿了水，有幾十個人掬水澆在雲裏，忽然看見樂雲

鶴大家很奇怪。樂雲鶴細看人羣中，那好漢也在裏面，告訴大家說：「這個是我的朋友，便拿個傢伙給樂雲鶴教他澆水。這時正苦旱，樂雲鶴拿傢伙推開雲堆，約莫是家鄉地方，盡量倒下水去，不一回，那人和樂雲鶴道：「我本來是雷官，從前耽誤了下雨，罰我下降三年，現在期限已滿，請你和我從此分別。」便用拖車的繩有一萬尺長，叫他抓住一頭，絕下去，樂雲鶴害怕，那人笑說：「不妨，樂雲鶴依他的話，一轉眼間便碰著地，一看是跌在坊外面，繩子慢慢的收進去，裏不見了。這時久不下雨，十里內外雨下，有個指頭深，獨有樂雲鶴住的地方，溪溝湖浜都滿了，袖子裏摘下來的星，還在，拿來擱在桌上，又暗又黑，像石頭，到夜裏發出光明，照在四面牆上，越發寶貴。他包着藏起來，每有好友來，拿出來照着喝酒，對着他看，便一條一條的射眼睛，有半夜裏妻子對他坐著梳頭，忽然星光慢慢的小，得像螢火蟲，婉婉轉轉的飛起來，妻子正在詫異，已經飛進嘴裏，吐他不出，竟咽了下去，奇怪得跑去告訴樂雲鶴，樂雲鶴也認爲希奇，等到睡去，夢見夏平子來說道：「我是少微星，你的恩惠，我不能忘記，又承你從天上帶我回來，可算得有緣，現在做你兒子，可以報你大恩。」樂雲鶴三十歲沒有兒子，得著這夢，很歡喜，後來他的妻子果然有喜，臨產時，滿屋光明，好似以前把星放在茶几上的時候，便取名叫作星兒，非常聰明，十六歲的時候，便考中進士。

翩翩

羅子浮是汾州人，父母早已死了。八九歲時，便靠着叔父羅大業過活。大業做國子左廡，很是富有，但沒兒子，喜歡羅子浮和親生一般。十四歲，被壞人勾引去逛窯子，恰巧有個金陵窰姐兒，寄住在本城，羅子浮喜歡得迷住了，窰姐兒回到金陵，羅子浮暗裏跟他逃去，住在窰子裏半年，身邊銀錢化完，很受姐妹們冷待，但還沒有人和他斷絕。不幾天，生了爛瘡，沾染在被褥上，趕他出來，在街上討飯。人一見他，便遠遠避開，自己恐怕死在異鄉，討往西去，日走三四十里，慢慢到了汾州界上，又想破棉襖和瘡毒沒臉到家，還遲遲挨挨在近汾州地方，天晚了，欲跑到山上寺裏去睡，遇着一個女人，相貌和神仙一般，近來問他到那裏，羅子浮實告訴他，女人道：「我是出家人，住在山洞裏，可以來住，不用怕虎狼。」羅子浮很是歡喜，跟了去到深山裏，面見有座洞門進去，門外橫一條溪溝，石板當橋，又走幾步，有石房兩間，光線通明，不用燈燭，叫羅子浮脫下破衣，到溪裏

洗澡道：「洗了澡瘡便好。」又揭開帳子，覆褥子，催着他睡道：「你快睡，我替你做袴子。」便拿大葉和芭蕉，剪了縫做衣服。羅子浮睡着看他，做不多久，摺疊好了，擱在床邊道：「早晨拿來穿罷。」便和他對面床上睡。羅子浮洗浴後，覺得瘡口不痛，醒來一摸，結了厚膜。明天一早起身，心想芭蕉葉不能穿，拿來細看，綠綢很滑。一會兒擺飯，女人拿山葉子當做餅，吃着果然是餅，又剪了雞魚的樣子煮起來，都和真的一般。壁腳邊有個酒罈，盛好酒，常常拿來喝，淺了，便用溪水灌滿。幾天工夫，瘡眼都脫了。到女人床裏，要和他一起睡。女人道：「輕狂人，纔得安身，便起妄想。」羅子浮道：「便是要報你的恩。」便一同睡覺。兩人很親熱，一天有年輕女人笑着進來道：「翩翩這小鬼頭，快活死了。薛娘子的好夢幾時做的？」女人迎着笑道：「花城娘子貴人，叫步好，久沒來了。今兒西南風緊，吹送你來。小哥哥，抱了沒有？」說道：「又是一個小丫頭。」女人笑道：「花娘子是個瓦竈頭，爲什麼不抱來？」道：「方纔呵，他睡着了。」於是坐下來，請他喝酒，又看着羅子浮道：「小公子，燒好香呢？」羅子浮看他，纔只廿三四歲，還很俏麗，心裏愛他，剝果子的時候，滑在桌下，低下身子，假裝拾果子，偷偷的捻了，小脚尖，花城娘子看着，別處笑，好像沒有覺得。羅子浮正恍惚出神，忽覺袍子袴子，沒有暖氣，自己穿着的衣服，都變成樹葉，幾乎嚇死。很正經的坐了一回，慢慢變得和平常一樣，暗中歡喜。兩個女人都沒看見，停一回，遞酒時，又用手指搔他的手心，花城大方地說笑，實在不覺得心裏正活動的時候，衣裳已變成葉子，一忽便還原。從此臉上難爲情，死了念頭，不敢亂想。花城笑道：「你家小男子，很不穩重，倘然不是醋葫蘆娘子，恐怕兩脚跳出雲端裏去了。」女人也冷笑道：「沒良心的人，祇應該凍死。」大家拍手一笑。花城離開桌道：「小丫頭，醒恐怕哭得肚腸斷了。」女人也站起來，說道：「貪引別家男人，不記得小女兒，哭死了。」花城已去，怕惹責罰，女人仍和平常一樣，住了沒有幾日，秋深風冷，霜降了，樹葉脫光，女人便拾起，落下來，的葉子，藏好酒，預備過冬。看見羅子浮，聳肩縮背，便拿衣殼拾洞口，白雲當棉衣服，穿起來，溫暖的和綿襖一樣。輕鬆和新棉花似的。一年後，生了個孩子，聰明美麗。天天在洞裏弄孩子作玩，但是常想着家鄉，求他同去。女人道：「我不能跟你，不然你自己去罷。」又有二三年，便和花城結了親。羅子浮常因阿叔老了，記掛女人道：「阿叔壽數很長，又很健旺，不用你記挂，等保兒娶過親去，不去由你。」女人在洞裏常拿葉子寫字，教兒子讀書。孩兒過眼，便能背出女人道：「這孩兒有福相，放他到世間去，不憂得不到宰相，轉眼孩子長到十

四歲。花城親自送女過來。女兒扮得很華麗。臉很美麗。夫妻兩人很歡喜。合家團聚。喝酒。翩翩敲着鼓。唱着道：「我有佳兒不羨貴官。我有佳婦不羨綺紈。今夕聚首。皆當喜歡。爲君行酒。勸君加餐。」後來花城回去。自己便和兒子媳婦對屋中住。新婦很孝順。很親熱。跑在前面。好像自己所生。羅子浮又說要回家。女人道：「你有俗骨。終不能成仙。孩兒也是富貴中人。可以帶去。我不肯耽誤孩兒的一生。」新婦想要和他母親分別。花城娘子已來。娘兒們捨不得。大家眼淚汪汪。兩個娘勸他們道：「暫時去了。可以再來。」翩翩便剪髮。子當驢。教三人騎着回去。羅大業已告老還鄉。想姪兒總已死去。忽然帶了孫子和繚緞的孫媳回來。歡喜得和得寶一般。進門後。大家看。看自己所穿的衣服。都是芭蕉葉拆開來的。棉花輕輕往上飛去。便都換過後來。羅子浮想着翩翩帶了兒子去探望。祇見黃葉滿路。洞口都被白雲遮住。只得吊淚而回。

鞏仙

鞏道士是沒有名字的。也不知是什麼地方人。曾去求見魯王。管門人不肯替他通報。有太監出來。作揖求他。太監看他人品。下流。趕他出去。停一回。又跑來。太監生氣。把他趕到無人的地方。道人笑着拿出一百兩黃金。來央告趕他的人。去回覆太監。替他說。我也不想見魯王。不過聽得後花園的花樹樓閣。是世上最好的地方。倘然領我去玩一趟。一世裏心滿意足。又拿白金送趕的人。那人歡喜起來。回去說了。太監也歡喜。領道人從後面轅門進去。樣樣景子都看到。又跟着上樓。太監正靠在窗口。道人一推。但覺身子跌出樓窗。有細藤攔住。腰裏掛在半空。朝下看。又高。又深。量得眼花。藤條像要發出將斷的聲音。害怕極了。大喊起來。停一回。幾個太監跑來。看了十分驚慌。見他離地很遠。上樓去。大家一看。那一頭掛住在樓上。要替他解下來。因爲藤細。不能用力。尋找道人。已不見。束手沒法。可想去告訴魯王。知道王來。一看。很奇怪。吩咐在樓下墊起稻草。鋪着棉花。想去割斷他。纔預備舒齊藤條。自己斷下。離開地不到一尺呢。大家好笑。王吩咐找道士住的地方。聽說住在尚秀才家。裏去問他。說出去遊玩。沒有回來。後來在路上遇見了。便去見魯王。王請他坐了。喝酒。請他做仙法。道士道：「我是鄉下人。沒有別樣本領。既然承你寵愛。便喚舞女替大王祝壽。卽向袖裏摸出美人來。攔在地上。向魯王行過禮。道士叫他扮瑤池宴的戲。祝魯王萬歲。那女人上場說了幾句。道士又變出一個美人。」

自稱是王母停一回董雙成許飛瓊許多仙女一個個都挨着出來，末了有個織女來見王母，獻天衣一件，金采斑斕，光亮照滿了屋。魯王說他是假的，向他要求看。道士連說不可，王不聽，終究拿來看，果是沒有縫的衣裳，不是人工所能做。道士不高興起來道：「我誠心侍奉大王，暫時從天孫處借來的，現在被濁氣弄髒了，怎樣去還原主呢？」王又想歌舞的，必是仙女，要留他一兩個下來仔細一看，都是宮裏做戲的妓女，疑心這曲子平常沒練習過，問起來果然茫無頭緒。道士把衣服丟在火裏燒了，然後收進袖裏，再去搜他，已沒有了。王從此很敬重道士，留他住在府裏。道士道：「山野人脾氣，看作宮殿和籠子一般，不如秀才家裏的自由。」每到夜裏，一定要回到他家，有時再三留住他，也便住下。常常在酒席前，顛倒開着四季花木，玩着魯王向他道：「聽說仙人也不能忘記愛情，是否真的一答道：「或者仙人是這樣的，我不是仙人，所以心和枯了的木頭一般。」某天夜裏，睡在王府裏，王叫年輕的妓女去看他，走進他的房裏，叫了幾聲，不答應，拿燈燭來照着他，閉眼坐在床上，搖他，眼只睜開一轉，又閉上，再搖他，鼾聲響起來，推他，便隨手倒了，鼾聲和打雷一般，彈他額角，硬得碰着手指，作痛發出鐵鍋之聲，回去告訴魯王，魯王說用鍼刺他也刺不進，再推他，重得搖不動，用了十幾個人抱起來，丟在牀下，好像千斤重的石頭倒下似的，早晨去看他，仍舊睡在地上，醒來笑道：「一場亂夢，跌在牀下，不覺得嗎？」後來女人們常在他坐着睡着的時候，摸着他當玩兒，初摸他的時候還軟，再摸他就變了鐵石。道士住在尚秀才家裏，常常統夜不回，尚秀才鎖着他的房門，到早晨去看他，道士已經睡在屋裏，起初尚秀才和唱曲的妓女惠哥要好，說定一個願嫁一個願娶，惠哥很會唱曲，絲絃中很有名氣，魯王聽見他有名氣，便叫進去侍奉，因此斷了情分，常常想念他，苦於不能見面，某晚問道：「可見惠哥麼？」答道：「許多女人都見，但不知他們的姓名。」尚秀才說出他的相貌，年紀，道士便記起來，尚秀才求他傳句話，道士笑道：「我是世外人，不能替你做信差。」尚秀才很可憐的求他，不肯罷休。道士揭開他的袖子道：「你一定要見面，請你到這裏邊去。」尚秀才向裏面張望，裏面大得像屋子一般，彎腰進去，有光線透明，寬敞得像廳堂一般，茶几，桌子，床榻，沒一樣沒有，住在裏面一點不覺氣悶難受。道士到王府裏，和魯王對着下棋，看見惠哥走來，假裝用袍袖去抹灰塵，惠哥已經藏進袖子裏去，別人却沒看見，尚秀才正在獨自坐着呆想，忽見美人從廊檐跌下一看，便是惠哥，兩個人又詫又喜，親密得不得了。尚秀才道：「今天這段奇怪的姻緣，不能沒有

表記。要和你聯兩句詩寫在牆上。那詩的意思：「官家的門裏和海般的深，長久沒有信息。」惠哥問道：「誰想得到從前親愛過的情人，現在又碰到了？」尙秀才道：「袖裏的天地真大。」惠哥道：「我們兩個離別的人，想念的苦處都在這時說出來。」剛把這句詩寫完，忽有五人進來，戴着牛角帽子，淡紅衣裳，一看都不認識。一句話也不說，捉了惠哥去。尙秀才又嚇又怕，不知什麼緣故。道士回家叫他出來，問起情形，瞞着他不肯說出來。道士微笑着，脫下衣服，翻出袖子的裏子給他看。尙秀才仔細一看，隱約有字跡，細得和虱子般大。原來便是兩人所題的詩句。十幾天後，又央告着要進去一看。前後共去三趟。惠哥和尙秀才道：「肚子裏震動，我很憂愁，常用粗布縛在腰裏，王府裏耳目很多，倘有一天養下來，什麼地方可以遮住孩兒哭聲？請你和鞏道士商量商量。」見我把腰又着三回的時候，便來救一救。」尙秀才答應他回來，見了道士，跪在地下不肯起來。道士扶他起來，說道：「你們說的話，我已明白，你不要發愁。你的後代全仗這一點，那裏會不盡力的。但是從此不必再進去了。我要報答你的本不在私情。」過了幾月，道士從外面進來，笑道：「帶了公子來了，快拿抱裙來。」尙秀才的妻子最賢惠，年快三十歲了，養了好幾胎，纔留下一個兒子，纔生了女兒。滿月就死，聽得尙秀才的話，又奇怪且歡喜，自己跑出來。道士從袖裏取出孩子，閉着眼睛，睡着，臍帶還沒有斷。尙妻接過來，抱着，纔呱呱的哭起來。道士脫下衣服道：「產婦的血染在衣服上，是修仙的人最忌諱的。現在爲了你的原故，二十年的舊東西一朝便丟了他。」尙秀才替他換去衣服。道士叮囑他道：「舊東西不要丟他，把他燒成一錢多灰，可醫難產，打下死胎。」尙秀才依他的話，又住了好幾天，忽然告訴尙秀才道：「藏着的舊道袍，應該留一點給你，自己用。我死後也不要忘了。」尙秀才聽他說話不吉，道士不說話，走了去。見魯王道：「我要死了。」魯王詫異着問他道：「這是定數，也沒有什麼說的。」魯王不信，再三留他，下一局棋，忙站起來。魯王又攔住他，道士求去，住在外面屋子裏，依了他。道士跑去睡下，看他已死。魯王買棺材，很盡禮的安葬他。尙秀才哭得很悲傷，纔想到從前的話，是預先告訴他的。留下的道袍拿來催生，很靈驗。來求討的人，接連不斷的。上門來，起初還用那隻齧齧袖子給他們。後來剪下領頭大襟，沒有不靈驗的。等到聽得他的叮囑，疑心妻子必有難產，剪血布和手心般大小，很寶貴的，歲着齊巧。魯王有個最喜歡的小老婆，生孩子，三天不下來，醫生沒法。有人說起尙秀才，便立刻喚他進去，一劑藥便生下來。魯王很歡喜，送他很多銀子，綢緞。尙秀才都謝絕。

不要。王問他要什麼。他道：「臣子不敢說。一再三用他。磕頭道：『倘肯給我天大的恩典，祇求賞我舊時認識的妓女惠哥，便滿我的心願了。』」王喚惠哥來，問他的年紀。道：「我十八歲進王府，到現在十四年了。王看他年紀已大，便出命令，把許多妓女都喚來，聽尙秀才自己挑選。尙秀才一聞，也不歡喜。王笑道：「好癡心啊。這獨讀書人，你們是十年前約定婚姻的嗎？」尙秀才把實情說出，便打發許多車馬，仍舊拿他所不要的綢緞，給惠哥做嫁裝，送他出門。惠哥所生的兒子，名叫秀生，秀生是袖字的意思。這時年已十一歲。天天想着仙人的好處，清明節去祭坟，有多年在四川地方做客人的。遇見道士在路上，拿出一本書來，道：「這個人是王府裏的東西，回來的時候，慌慌忙忙，來不及還他，託你帶去。」那客人回到家，聽得道士已死，不敢送到王府裏去。尙秀才替他說了，王拿去打開一看，果是道士所借去的，很是疑心，便掘開他的坟來，只有一口空棺材，材後來尙秀才的兒子年輕的時候，便死了，靠着秀生接代的。越法相信，輩道士是預知的仙人。

西湖主

陳秀才，字弼教，號明允，是直隸省人家，裏很窮，跟副將軍賈綰做書記。船停在洞庭湖邊，恰有一隻鼉魚，浮上水面來，賈綰拿箭射他，射中背上，有條魚咬住鼉魚的尾，不放，便一起捉住，綁在桅杆下。微微的腫了一口氣，那魚的嘴巴一張一張，好像求他救命。秀才勸了慈悲心，去求賈綰，放了他。身邊帶着刀傷藥，拿來玩，抹在他受傷的地方，放他到水裏，過一刻，卻不見了。一年多後，方秀才回到北方，又經過洞庭湖，刮大風，翻了船，虧得扳住了個竹簾，余來余去，一夜後，攀住了樹，纔爬上岸，去纔上，有個屍首在後面，余着過來，便是他的。撞兒用力拉出水，已快死了，很是傷心，看着他坐着，息力，祇見一堆小山，長着綠油油的草，又細又青的柳葉，被風吹着一幌一幌的。這地方過路的人很少，沒有方法可以問路。從看天明，直到辰時，心裏慌慌張張的，沒有地方去。忽然，僮兒的身體微動，心裏看了歡喜，去摸摸他，不多幾時，吐出幾斗水和睡醒一般。活轉來，大家把衣服洒在石上，快至午時，纔乾燥可穿。可是肚裏空得嘖嘖，咕咕的響，餓得沒法。於是爬過山去，很快走着，肚裏想，望找到村坊，纔走到半山，聽得響箭的聲音，正留心聽時，有兩個女子，騎着快馬跑來，馬蹄跑的又勻又快，和撒菽米的聲音一般。每人拿紅綢紮住額角髮髻，上插着野雞尾巴毛，穿着小袖管的紫色衣服，腰裏

縛着綠綢，一個拿着彈子，一個挽着青色的弓，跑向山頭南去。祇見幾十個人，騎着馬在荒草野樹裏打獵，都是狠美麗的女人打扮的好似一個樣子。這秀才不敢上去，有個男人跟着跑，好像馬夫，便拉着問他，答道：「這是西湖公主在這座山地方打獵。」秀才說出自己自從什麼地方來的，又告訴他肚餓，馬夫便打開食包給他吃，叮囑他道：「應當立刻遠避，撞着他是要犯死罪。」秀才害怕，很快的下山，大樹叢中隱約有殿閣在裏面，認做是廟宇，走上去一看，白牆一道，圍着溪水，攔住牆根，橫流過去，紅牆門半開着，有石橋可以過去，扳住門一看，祇見那亭台水閣，密密層層的繞在雲裏，好像是皇家的花園，又疑心是官家的花園，偷着東張西望的走進去，倒在地下，的藤幹攔着路，香花薰着人，走過幾個曲欄，又是另一座院子，種着倒掛楊柳幾十株，高得碰住紅的瓦簷，在那裏飄動，野雀一聲聲叫着，祇見花瓣一陣陣的落下來，很深的樹林中，吹着一陣陣的微風，那榆樹葉子自己落下來，眼睛也覺得清涼，心裏也爽快，實在不像是人世。走過一座小亭，有鞦韆一座，高得好似着天，四面掛着的繩索一條條的垂着，靜悄悄不見人影，便疑心這地方近內宅，心裏害怕，不敢進去，停一回聽得馬蹄聲在門外，好似有女人說笑之聲，那秀才和書僮悄悄的躲在花叢中，不多久，那笑的聲音慢慢的近來，聽得一個女人道：「今天打獵的趣味不好，捉得雀兒很少。」又有個女人道：「若不是公主射落雁來，幾乎白跑一趟。」不多幾時，身穿紅衣的人簇擁着一個姑娘，走到亭上坐下，小袖子武裝打扮，年紀大約十四五歲，梳着低低的髻兒，好似結着雲霧一般，楊柳似的細腰，風也吹得斷好花仙草，不能夠比得上。他這般美貌，那些女人送茶點來，忙得跑來跑去，穿着五色衣服，穿花似的好似織成一疋五色綢緞，停一會，那姑娘站起來，跨着階沿下來，一個女人道：「公主騎馬辛苦，不知還能打鞦韆嗎？」公主笑着答應，便有給他踏住肩頭的，扶住臂膀的，拉着扶上去，公主擄起了雪白的臂膀，踏着尖尖的小鞋，輕得好似飛燕，腳踢着打到雲端裏去，停一回扶他下來，大家道：「公主真正是個仙人呢。」說說笑笑，的進去了，秀才偷看了好半天，魂靈也飛去，等到人聲音沒有了，走出來，到鞦韆架下走來走去，癡想着，看見籬笆下有一方紅色手巾，知道是那班女人落下來的心裏愛他，藏在袖裏，跑上亭去，看見桌子上擺着寫字的器具，便寫在那方手巾上道：「雅戲何人擬，半仙分明瓊女散，金蓮廣寒隊，裏應相妬莫信凌波，便上天。」寫完了一邊，念着走出來，再找着舊時的路走去，那一重重門已鎖住了，跑來跑去，想不出法子，回進去。

那樓閣亭臺走來走去。快走完了。一個女人悄悄的進來。見了這秀才。詫異問他怎麼能到這地方來。秀才向他作個揖道：「走錯了路的人求你可憐搭救我。」那女人問他可拾得那紅色的手帕嗎。秀才道有的。但已弄髒可怎麼好。就拿出來。這女人十分驚慌道：「你死也沒有地方了。這公主是常常用的。塗得這個樣子。怎麼可以去還他呢。」秀才臉兒變色。苦苦的央求他想法免去罪名。女人道：「偷看了公主的面貌。犯的罪已不能饒恕了。無你是讀書風雅人。要用私情保全你。現在你自己作的孽。叫我有什麼法子想呢。」便慌慌張張的拿了手帕去。秀才心驚肉跳。恨不長條翅膀。祇得伸長了頭頸等死。好半天。那女人又跑來悄悄的安慰他道：「你這活命的希望了。公主看那手帕三四遍。笑盈盈沒有生氣的樣子。或者可以放你出去。你應當暫時耐性等着。不可爬樹跳牆。知道了可不饒恕你的。」看看太陽已經快晚。好不好自己也料不定。那飢火在肚裏燒。心焦得要死。不多久。那女人拿着燈來。一個丫頭提着酒壺飯盞。拿出酒飯來給他吃。秀才趕着問訊。那女人道：「方才我覷空對他說：『花園裏的秀才可以饒放便饒放他。不然快要餓死了。』」公主呆想了一回道：「夜深了。叫他到那裏去。」便吩咐給你送飯來。這不是壞消息。秀才肚裏疑惑了一夜。害怕得自己不放心。辰時快完。那女人又來送飯來給他吃。秀才苦求他去說個情。那女人道：「公主不說殺你。也不說放你。我們是聽差喚的人。怎麼敢去亂說呢。」停一回。斜陽向西面落下。心裏不住盼望。忽然那女人氣喘噓噓的跑來說道：「壞了多嘴的人在王妃跟前說出這件事來。」王妃打開手帕一看。拋在地下。大罵賤人禍事不遠。秀才十分害怕。臉色好似灰土一般。直挺挺的跪着求他想法。忽然聽得有人說話。噦噦噓噓很熱鬧。那女人搖着手躲到別處去了。幾個人拿着繩索。沖沖的走來。衆人裏面有個丫頭。細細向池一看。說道：「我道是誰。原來是陳官人。」便向那拿繩的道：「暫時別動手。暫時別動手。等我去對王妃說了來。」回轉身急忙跑去。稍停一回。跑來說道：「王妃請陳官人進去。」秀才身體發抖。心裏害怕。跟着他走過幾十重門。走到一座宮殿裏。翠色簾子。銀鈎子。便有縹緞女人來揭開門簾道：「陳官人來了。」上面有個美人。穿的衣服十分華麗。耀得人眼花。秀才爬在地下。磕着頭道：「萬里外面的單身人。謝你饒恕我的性命。」王妃急忙站起來。自己去拉住他道：「我沒有先生。不能有今天的一日。丫頭們不知道。便得罪了貴客。罪怎麼可以贖得過來。」便擺上十分考究的酒席來。拿雕花酒杯。篩酒給他吃。秀才糊糊塗塗的。不懂什麼意思。王妃道：「第二

回活命的恩德，恨沒有法子謝你。小女兒受你寫詩在手帕上的好意，原是天定的緣份。今天夜裏，便打發他來伺候你。」秀才心裏出於意料之外，靈魂恍恍惚惚的，不知在什麼地方。天纔晚，一個丫頭走上來道：「公主已經全副打扮舒齊。」便領秀才走進屋裏，忽然笙管的聲音很熱鬧，階沿石上都鋪着花毯，門口堂上籬笆邊，茅廁裏處處都點着燈籠，幾十個美人扶住公主對拜，麝香的香味充滿了屋子。院子停一回，兩人挽着手走進床帳去，兩人大家親愛着。秀才道：「我在客邊的人，一生一世不會和你見過面，弄僻了你的香帕，能夠免得殺頭，已是倖倖了。反賞我做夫妻，實在不是我能料得到的。」公主道：「我的母親是西潮王的妃子，是江陽的王女兒，去年回娘家去，偶然在湖面上遊玩，被飛來的箭射中了，承你解放，又給一撮刀傷藥，一家人都感激你，常不忘記。官人不要因為不是同類，便疑心。我跟着龍王學得長生的方法，願和官人一同學着。」秀才纔明白是仙人，便問丫頭怎麼能夠認識我，說道：「那一日在洞庭湖船上，曾有一條小魚咬住尾巴，便是這個丫頭。又問你既然不殺我，為什麼延挨着不放棄我，笑道：「實在可憐你的才學，祇是不能自己做主，翻來覆去一夜，別人不能知道的。」秀才嘆氣道：「你是我的知己呢，送飯的是誰？」道：「是阿念，也是我的心腹。」秀才道：「怎麼謝他的好心？」笑道：「他服侍你日子長呢，慢慢的想法報答他不遲。」問大王在那裏道：「跟着關帝去打黃龍，不會回來。過天幾，秀才想着家裏沒有信息，記掛得利害，便先寫了封平安信，打發用人回去家裏聽得洞庭湖裏的船翻了，身子妻子穿孝已有一年多了，用人回家去，纔知道沒有死，但是信息不通，到底怕飄來蕩去，不容易回家來。又過了半年，秀才忽然來了，穿着皮衣，跨着馬，十分漂亮，袋子裏裝滿寶玉，從此便有上萬銀錢，養着彈唱的女人，用度闊綽，世代有錢人家也不能及得上。七八年中，生下兒子五個人，天天請客吃酒，住的屋子吃的酒飯，享用十分豐滿。有人問他遇見仙人的情形，便告訴出來。一點不隱瞞，有個從小打伴的朋友，名喚梁子俊的，到南方去做官，十多年回家去，路過洞庭湖，看見一隻華麗的船，雕花欄杆，紅窗子，吹着唱着，很低很細，慢慢的在水面上搖着，常有美人推開船窗，開眺姓梁的眼睛，看着船裏，看見一個年輕的男人，歪着頭，蹺着腿，坐在上面，傍有個十五六歲的美人，拿手替他摸着，揚着他心，想一定是湖北地方的大官員，但是跟人執事又十分少，瞪着眼睛細細的看，便是陳明允呢。忍不住走近欄杆去，大叫起來，秀才聽得叫聲，停船走出船頭，拉着姓梁的走過船去，看見吃贖的酒菜，擺滿一桌子，酒氣還是很

香秀才立刻吩咐換去，停一回，繚繚的丫頭三五個人送上酒來，煮上茶來。山上海裏好吃的東西，眼睛都是不會見過。姓梁的詫異說道：「十年不見，怎麼有錢高貴到這樣子？」笑答道：「你看低窮人不發能達嗎？」問方纔一同吃酒的是誰道：「是我妻子呢。」姓梁的又奇怪起來，問帶着家眷到那裏去，回答說要向西去。姓梁的要再問，秀才立刻吩咐唱曲勸酒，一句話纔說完，鑼鼓聲音震動耳朵，吹唱得很熱鬧，不能夠再聽得。說話了，姓梁的看看美人眼前站滿了，趁着酒醉，大聲說道：「明允先生能給我真正快活嗎？」秀才笑道：「足下酒醉了，但是有一注買得繚繚小老婆的錢，可以送你老朋友。」便喚丫頭拿亮晶晶的一粒珠子出來道：「拿這個去，美人並不是難買得到的，也表明我不是小氣量。」便催他回去道：「有一點小事，忙得很，沒工夫和老友長在一起。」送姓梁的回到船裏，解開纜繩，一直去了。姓梁的回到家裏去，打聽他的家裏那秀才正和客人吃酒，越法疑心，便問他昨天在洞庭湖裏怎麼回來得這樣快。答道：「沒有這事。」姓梁的從頭說起他見的情形，一桌子的人都詫異起來。秀才笑道：「你錯了我，難道有分身法嗎？」大家奇怪，他可是到底也不知他是什麼緣故。後來到了八十一歲纔死，待到落葬，他的棺材輕飄飄的，打開一看，却是一口空棺材呢。

彭海秋

萊州地方有個秀才名叫彭好古，在莊上讀書，離開家裏很遠，到中秋節不回家去，冷清清沒有同伴。心想村裏沒有可以一起說話的人，祇有邱秀才是本地的一個有學問的讀書人，但是他向來有說不出的壞處。姓彭的平日是瞧他不起的，待到月亮上來，越法沒有趣味，沒有法子寫了個字帖去請姓邱的來，正吃酒的時候，有來打門的，書僮出去開門，祇見一個讀書人要見主人，姓彭的走出來，請客人進來，大家作了個揖，圍着桌子坐着，便問他名姓住處，客人道：「學生是揚州人，和先生同姓，號叫海秋，遇到這樣有趣的夜裏，在客店裏格外沒趣，聽得先生是高雅人，便也不託人介紹來見你看他，人布衣裳乾淨整齊，說笑很是漂亮，姓彭的很高興道：「不枉是我一家人，今天這夜是什麼夜裏，遇到這個好客人。」便邀他吃酒，親熱得和多年要好的朋友一般，看他的意思，好似看不起這姓邱的，姓邱的很小心和他攀談，常常驕傲得不理睬他。姓彭

的替他不好意思，故意插嘴進去，攔住他的話頭，說先唱一套粗曲勸酒，便抬起頭來，連連咳嗽，唱扶風豪士的曲子，大家嘻嘻哈哈的笑了一陣。客人道：「我不會唱，不能夠和你的好曲子請一個代我唱得來可好嗎？」彭說：「依你的話。」客人問萊城地方可有好的妓女嗎？彭便答他說沒有。客人不說話，好半天對書僮道：「方纔我喊得一人，在門外可以去叫他進來。」書僮出去，果見一個女人在門外走來走去，領他進來。年才十六歲，活像是個仙女，姓彭的奇怪得很，拉他坐下，他穿着柳黃色的帔兒，香氣四溢。客人便上去安慰他，問他千里路走得很辛苦呢。那女人笑盈盈的答着，姓彭的詫異，便去細問他。客人道：「你們這地方實在沒有美人，方纔是到西湖船裏去喚來的。」對這女人道：「方纔在船裏唱的薄倖郎曲子很好，請你再唱一遍。」那女人唱道：「薄倖郎，牽馬洗春沼，人聲遠，馬聲杳，江天高山月小，掉頭去不歸，庭中生白曉，不怨別離，多但愁歡會少，眠何處，勿作隨風絮，便是不封侯，莫向臨邛去。」那客人在襪裏掏出一枝玉笛來，跟着他唱的調子吹去，曲完，笛也停住。姓彭的又詫異稱讚，不住道：「西湖到這地方，怎麼止一千里路，立刻可以喚來，可不是神仙嗎？」客人道：「仙人怎麼可以說，但是在我看來，一萬里路好像在院裏在門口一般。近今夜西湖上的風月，比平常日格外熱鬧，不可不去一看，能跟我去玩嗎？」姓彭的留心着要看他的稀奇事，答應他道：「很好。」客人問道：「還是坐船呢，騎馬？」姓彭的想坐船，舒服答道：「坐船。」客人道：「這地方喚船比別地方遠，天河裏一定有擺渡的。」便拿手對半空裏招手道：「船來，船來，我們要到西湖裏去，不可惜錢的。」不久，有隻五色的船，從半空裏飄蕩落下，和烟般的雲圍住了船，大家一同上船，看見個人拿着短槳，槳梢上緊排着長的烏毛，樣子好似羽毛扇，搖一搖，那清風一陣陣的，船慢慢上去，進了雲端，向南搖看，行馳好似射箭一般，一刻工夫，船落在水裏，祇聽得彈絃子吹簫的聲音，很熱鬧，那響聲直攢進耳朵，走出船去，月光照在水上，那游玩的人多得好似熱鬧街道一般。船上人停了槳，隨風在水面上飄着，細細一看，真是西湖呢。客人到船後去，拿着美酒說說笑笑的對坐吃酒，停一回，一隻大船慢慢靠近，兩隻船並着行去，隔窗去探望裏面，有兩三個人圍坐着下棋，說說笑笑，客人送過一杯酒去，對女人說着：「吃了這杯酒，送你去。」那女人正吃酒，彭的依戀她，捨她不下，祇怕她去，拿腳去跌跌他。這女人向他斜眼一看，姓彭的越法動心，約他後來見面的日子。那女人道：「你如歡喜我，祇問那娟娘的名字，無人不知。」客人便拿姓彭的綾子手帕。

給那女人道：「我替你代訂三年約，便站起來托這女人在掌裏道：『仙人啊！仙人啊！』便推開隔船上的窗子，送這女人進窗去。那窗洞祇有幾寸大，這女人爬着身子和蛇一般游進去，一點不覺狹窄，停一回聽得隔壁船上說道：『娟娘醒了！』船便搖開，遠遠的見那船已靠住碼頭，船裏的人一陣子擁擠都去了，游玩的興味，便立刻消滅。對客人道：『欲上岸去，一同約略去看看。』纔開口商量，那船已自己攏岸，便離開船，慢慢的踱着，覺得走了一里多路，客人在後走着，拉一匹馬來叫姓彭的牽住，他便又走去道：『等我再去借兩匹馬來。』好半天不見他來，那走路的人已經很少，抬起頭來，看見斜掛着的月亮向西轉下，天快亮了，姓邱的不知到那裏去了，拉着馬孤淒淒的一人上前，落後沒了主意，拉一拉繩，跑到停船的地方，那人和船都沒有，了，想想腰沒有錢，越法憂愁，心焦，天已大亮，看見馬上有錢袋，掛着伸手一摸，得着白金三四兩，買飯吃了，呆的候着，不覺到了午時，心想不如暫時去尋訪娟娘，可以慢慢打聽邱的信息，待到去問娟娘的名字，並沒有人知道，肚裏又沒有趣味，第二天便走，那馬很聽人話，幸虧不倔強，走了半個月，纔到家裏，從前他們三人坐着船上天去的時候，書僮回家去告訴，說主人已成仙了，全家人都傷心哭着，說他不曾回家了，姓彭的吊住馬，走進家裏的人，又詫又喜，大家走過來問他，姓彭的纔原本說出他那奇怪的情形來，又想獨自回到家鄉來，怕姓邱的家裏知道了來問他，禁住家人不要說出去，說話時說起那匹馬，從那裏來的，大家認爲是仙人留下來的東西，便統統跑到馬房裏去查看，待到跑去一看，那馬已不見了，祇有那邱秀才拿草繩，繩吊住在馬槽邊，詫異極了，喊姓彭的出去一看，看見姓邱的低着頭，在馬棚下，臉色和死灰一般，問他也不說話，兩隻眼珠開閉不住，姓彭的心裏十分難受，解下來給他睡在床上，好似丟了魂魄一般，灌下湯酒，稍能咽下，肚去到夜裏，慢慢醒來，很要緊上茅廁去，攙扶着他走去，下了馬糞幾段，又稍稍的吃了一點湯粥，纔能說話，姓彭的走近床去，細問他，姓邱的道：『下船後，他拉我去說話，走到沒人地方，他和我玩着，拍着頸子，便昏悶倒在地下，爬起來，站住一刻工夫，自己看看已經變了一匹馬，心裏很明白，祇不能說話罷了，這是很丟臉的事，原是不可去告訴妻子，求你不要說出去。』姓彭的答應他，打發用人拉馬送他回去，姓彭此後不忘那娟娘，又過三年，因爲他姨夫在揚州做通判，便跑去看他，揚州有個梁公子和姓彭的是世交，擺了酒請他去吃，在席上有幾個唱曲的，窈窕，統統來請安，見面公子問娟娘怎的不來，家人說因爲害病，公子生氣道：『丫頭

架子擺得這樣大，可以拿繩去綁出來。」姓彭的聽說娟娘的名字，詫異着問是何人，公子道：「這個是妓女，揚州第一個縹緲女人，因為有這一點小名，便傲驕得沒有規矩。」姓彭的疑心名字偶然一樣的，但是肚裏一跳，跳情不住，禁焦急起來，很想見他面，不多久，娟娘來了，公子生氣埋怨他，姓彭的細細一看，真是中秋夜裏所見的，對公子道：「他是和我從前所認識，求你原諒，饒恕他。」娟娘對姓彭的細細一看，好像也很詫異，公子不及去細問他，便喚他去勸酒，姓彭的問他薄倖郎，曲子可還記得嗎？娟娘越法詫異，眼睛盯住他，看了半天，纔唱着從前唱過的曲子，聽他的聲調，活像那年中秋所唱的，酒吃完，公子吩咐他陪着客人去睡，姓彭的拉住他的手道：「三年的約，今天纔做到嗎？」娟娘道：「從前那天，跟人去游西湖，吃得沒有幾杯酒，忽然好似酒醉的一般，朦朦朧朧的時候，被一人拉去，到一座村坊裏，有個僮兒領着我進去，陪酒裏面三個客人，你是其中的一個，後來坐船到西湖，送我打窗洞裏面去，你拉着手十分親熱，我常常想起，認爲是做夢，但那方綾子的手帕，真還在，到現在還藏着。」姓彭的告訴他這事的情形，大家一起嘆氣，詫異娟娘把身一跳，倒在他懷裏，很淒涼的哭道：「仙人已替你作了媒人，你不要認做當窰姐的，可以拋開我，不想我在苦海裏做人。」姓彭的道：「這船裏說定的話，一天也沒有忘記，你若有心，便是倒空了錢袋，賣去了馬，也不可惜。」到明天一早去告訴公子，又向通判去借了錢，拿一千塊錢去贖她的身體，帶回家去，到了莊上，還認得那年吃酒的所在呢。

仙人島

王勉號龍齋，靈山人，有才情，文章常考第一，志氣高，歡喜笑罵人，許多人被他欺侮，偶然遇到一個道士，對他一看，道：「你的相貌可以做大官，但被輕薄的罪孽削賸得快沒有了，像你的聰明若能回心修道，還可以把名字上在仙人簿上。」姓王的冷笑道：「福氣原是不可預先知道的，但是世上難道真有仙人麼？」道士道：「你的見識怎麼這樣，不用到別處去尋我，便是仙人。」姓王的越法笑他，胡說道：「我有什麼稀奇，肯跟我去，真正的仙人可以立刻看見。」問他在那裏，道：「眼前尺寸的地方。」便拿手杖夾在大腿中，又拿那一頭交給王勉，叫他照自己的樣子叮囑他，閉上眼，喝一聲「起」，覺得那手杖粗得和石面一樣大，陞到

半空，很平穩的飛着，悄悄去摸他，那鱗刺密密層層排着，又詭又怕，不敢再動。一刻工夫，又喝一聲「止」，便把手杖抽去，落下來，在一座大屋裏，高的樓閣，好似王宮，有一座台，一丈多高，台上一座殿，有十一椽，屋子高大，廠亮，沒有比得上他的。道士拉着客人走上去，便吩咐童兒擺酒請客，殿上擺着幾十桌酒，看得眼睛也花。道士換件漂亮衣服，在一傍招呼，稍停，許多客人從半空下來，他們騎着的，有是龍，有是虎，有是鳳凰，不止一種東西，每人拿着一樣樂器，女人男人，都赤了脚，裏面祇有個最縹緲的女人，騎着五色鳳凰，宮女打扮，有個侍，替他抱着樂器，長有五尺，不像琴，不像瑟，不知是什麼名稱，酒篩上後，貴重的菜擺滿一桌，吃進嘴去，又甜又香，都和尋常菜蔬兩樣，姓王的不做聲，靜悄悄坐着，祇是眼睛看住那縹緲女人，心裏歡喜他，卻又要聽他的樂器，暗暗發憂，怕他到底不肯彈，吃飽酒，一個蒼頭領頭道：「承蒙崔道士好意，請我們來，今天可算得是極熱鬧的聚會，自然應當盡量開心，求你們拿樂器相同的合着一起吹個曲子，於是各人配着對手，絃簫聲響，聲直送到雲裏，祇有那騎鳳凰的彈樂器，本領沒人配得對，許多樂器的聲音都停住，侍女纔打開繡花袋，橫擱在茶几上，那女仙便露出白玉似的臂膀，像抓筍的樣子，他聲音的響亮，比琴高出幾倍，聲音高強的時候，聽了叫人的胸襟也開豁，聲音柔軟的時候，聽了叫人的魂靈也飛去，彈着煮一半飯的工夫，一殿裏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咳嗽，彈完後，嚙的一聲響，好似打着磬子，大家稱贊他道：「雲和夫人真是絕頂的本領。」大家都站起來，告辭，鶴啼龍叫，一霎時大家都去了。道士鋪設着鑲寶床，綢被褥，預備姓王的睡覺，姓王的起初看見美人時，心裏已動聽得他彈樂器後，想得越法利害，想到自己的才學，自然應該和拾地上的芥草一般容易的，得着功名，有了家財，做了官，以後什麼事體求不到一刻工夫，肚裏想了一百條主意，亂得和茅草葶麻一般。道士好似已知他的心思，對他道：「你前世和我同學着道，後來因你志向不堅，便落在塵世，我不拿你當外人看待，原是要救你出這個齷齪的世界，不料你心裏迷住，已經深了，糊裏糊塗的，不能勸醒，現在便送你回去，不會沒有再見的日子，但是要做天仙，要再換一世了。」便點着階沿下面的一條長石頭，叫他閉着眼，坐在上面，再三叮囑他不要看說，完便拿鞭子打着石頭，石頭飛起來，風聲灌到耳裏，不知走了多少路，忽然想着下面的地界，不知是怎麼個樣子，偷偷的把兩眼微微的開了一條線，祇見白茫茫大海一片，糊糊塗塗的，沒有邊岸，十分害怕，再閉上眼睛，那身體已經跟着石頭一塊兒落下，碎的一聲沉沒在海裏。

和鴨子一般。幸得他一向住的地方近海，稍懂得游泳，聽得有人拍着手掌說道：「好呀，這一跌啊。」正在危險的時候，一個女人拉他上船，一邊道：「吉利吉利。」秀才打濕了，看她年紀大約十七八歲，臉色縹緲，姓王的從水裏出來，冷得發抖，向他求一盆火，要烘衣裳。那女人道：「跟我到家裏去，便替你料理。若如了心願，不要忘記我。」姓王的道：「這是什麼話呢？我是中國的才子，暫時遭了災難，從此以後，我想法拿身報答你，豈不是不忘記？」那女人搖着槳，快得和風雨一般，停一回，已經近岸，在船裏拿出他採的蓮花一把，領着他一同走去，走了半里路，走進村坊，看見紅門向南開着，進去，走過幾重門，那女人先跑進去，停一回，有個男人出來，是四十多歲的人，向姓王的作了個揖，走上階沿，吩咐伺候的人，拿帽子、袍子、鞋襪給姓王的換了，換好後，便問他住處名字。姓王的道：「我不是欺你才子的名氣，稍有人知道，崔道士心裏十分和我要好，喚我到天宮去，自己料定得功名，好像易如反掌，因這緣故，不願意到山上去躲着修仙。」那男人站起來，表他敬重的意思道：「這地方名喚仙人島，和人世上離得很遠，名叫文若，姓桓，世代住在這冷靜地方，怎麼這樣有幸，得見你這有名氣的人，說着更很客氣的擺上酒來，又慢慢的道：「我有兩個女兒，大名芳雲，年紀十六歲了，祇是到現在沒有找到好女婿，要拿他來給你這個有才學的人，可怎麼樣？」姓王的心想一定是那採蓮花的人，站起來，離開座位，道過謝，姓桓的叫下人到鄰舍人家去請了兩三個年長有品行的人來，回過頭去，喊兩傍的人，立刻去喚姑娘，不多久，奇香撲鼻，縹緲的女人，十多個圍着芳雲出來，光彩縹緲，好似荷花照着早晨的太陽一般，拜罷，便坐下。許多女人輪班站着，那採蓮花的女人也在裏邊，吃了幾杯酒，一個披着檻髮的姑娘從裏面出來，祇得十多歲，那臉色精氣又秀氣，又活潑，笑盈盈的，靠在芳雲臂下，眼光很活動，姓桓的說道：「女孩子不在閨房裏出來做什麼？」便對客人道：「這個名叫綠雲，便是我的小女，很聰明，能夠記得古書。」便喚他在客人跟前讀詩，便讀竹枝詞三首，嬌嫩的聲音很好聽，便叫他跟着阿姊，一傍坐下，姓桓的便說：「王官人是天生才子，平日做的文章，一定很多，可以叫我沒學問的人聽聽嗎？」姓王的便立刻背七言詩一首，看着別人自己覺得很得意，裏面有兩句說道：「一身賸有鬚眉在，小飲能令塊磊消。」那鄰舍的老頭兒再三讀着，芳雲低聲告訴他道：「上一句是孫行者離火雲洞，下一句是豬八戒過子母河的樣子呢。」一桌上的人拍手大笑，姓桓的又問他別的，姓王的背着水鳥詩的句子道：「瀟頭鳴格磔。」忽然忘了下面

一句正想的時候，芳雲對他妹子，耳邊說着，便按住了嘴，笑起來。綠雲告訴他父親道：「他替姊夫接着下面一句了，說是狗腔響彌巴。」真的人都笑起來。姓王的不好意思的樣子，姓桓的對着芳雲，氣憤憤的看了一眼。姓王的臉色略定，姓桓的又請他背做的文章。姓王的心想：世外的人一定不知做八股文章的方法，便誇張他考第一名做的文章，題目是「孝哉閔子騫」兩句，那破題的一段，是說聖人贊大賢之孝。綠雲對他父親道：「有學問的人不肯稱贊自己學生的孝哉一句，便是別人稱贊的話。」姓王的聽了，滿心高興，都沒有了，桓笑道：「小孩子知道什麼，不在乎講這個，祇講文章罷了。」姓王的便又背下去，每背幾句，他姊妹總彼此在耳邊說話，好似批評他的話，祇是悉悉索索的聽不出來。姓王的讀到得意的地方，連考官的批語也說出來，有一句批的是「字字痛切」。綠雲對他父親道：「阿姊說應該除去切字。」大家都不懂。姓桓的怕他的話說來不規矩，不敢去細問他。姓王的讀完，又背那總批語，有兩句道：「羯鼓一搥，則萬花齊落。」芳雲又遮住了嘴，對他妹子說着，兩人笑得都不能抬起頭來。綠雲又告訴道：「阿姊說的，皮鼓應該是打四下。」大家又不懂。綠雲張嘴正要說，芳雲忍住笑，喝住他道：「丫頭敢說要打煞呢？」大家十分疑心，彼此猜着，說着，綠雲不能耐住，便道：「除了一個切字，說身上有痛處，那血脉便不流通了鼓。」四下他說是不通，又不通呢！大家大笑起來。姓桓的生氣，喝住他，便自己站起來，篩酒，連連認錯。姓王的起初，拿有才子的名氣，自稱自贊，眼裏實在瞧不起幾千年以來的人。到這時，神氣也打回去了，祇有一身濕淋淋的汗。姓桓的一邊贊他，又勸他道：「方纔有句話，請你便在桌上對一個課呢。」王子身邊無有一點不似玉。大家不會想，出下底的對句。綠雲接道：「龍翁頭上，再着半夕，即成龜。」芳雲忍不住笑起來，拿手呵着氣，在他脅膀肉上抓着，三四回，綠雲推開他，脫身逃去。回過頭來看道：「干你什麼事，你常常罵他，不算是錯，難道別人說一句，便不許的嗎？」姓桓的喝住他，纔笑着走去。那鄰舍的老頭，告別幾個丫頭，領着他夫妻走進裏面的臥室裏，燈燭屏榻，擺設得極好，極完全。又看他新房裏，插着牙籤，擺滿了書架，沒有一樣書沒有，稍稍去查問他，便回答出來。一時裏說也說不完。姓王的到這時候，纔覺得他學問深得和海洋一般，自己不好意思起來。那女人喚一聲，明瑞那採蓮花的，答應着跑來，從此纔知他的名字，常常受着他們譏笑，自己怕不能夠叫女人看重，幸得芳雲說話，雖利害，那在房裏床裏的時候，還大家要好。姓王的安安穩穩的住着，沒有事，便做詩，那女

人道：「我有句好話，不知道你肯不肯聽我。」問他什麼話道：「從今以後，不要做詩了，也是躲醜的一個法子。」王十分不好意思，便斷了筆頭。日子多了，和明璫慢慢的親熱起來。對芳雲道：「明璫和小生有救命的恩，請你稍拿好話好臉待他。」芳雲依他，每在房裏玩耍，便喚他來和他一起玩。兩人交情越法深了，常常拿臉色關照他，又去拉他的手，傳心事。芳雲有點兒覺得連連的，叫住他埋怨他，姓王的祇是再三解說，勉強自己推說沒有這事。某天夜裏，對面吃酒，姓王的說很冷靜，勸他喚明璫來，芳雲不肯，姓王的道：「你沒有一樣書不讀，怎麼不記得獨樂樂幾句話？」芳雲道：「我說你不通，現在越法露出來了，分句子還不知道嗎？一個歡喜的東西，卻願意給人歡喜去，請問你歡喜的東西，誰願給人取去？」道：「那當然是不願的。」大家一笑，便不說了。遇到芳雲姊妹兩人，被鄰舍女人喚去，姓王的覷空急忙拉住明璫，親執得樣樣都做出來。這天夜裏，小肚子有一點痛，痛止，那前面的陽物統縮了進去，十分害怕，去告訴芳雲，芳雲笑道：「一定是明璫的恩報了。」王不敢瞞他，老實說出來。芳雲道：「自己作的孽，實在沒有法子可以救，既然不痛不癢，隨他去罷了。過幾天也不好憂愁氣悶，很少快活的時候。」芳雲知他的意思，不去問他，祇是呆看着他。水晶晶的眼光亮得和天將亮的星光一般。王說道：「你正是書上說的，肚子裏正派那眸子便明亮了。」芳雲笑道：「你正是書上說的，肚子裏不正派那眸子便明亮了。」原來沒有的沒字，俗音念着，好像眸子一般，故意說這個和他開玩笑呢。姓王的不覺大笑，苦苦的向他要藥方道：「你不聽好話，從前不見得不疑心，我是吃醋，不知道這丫頭原是不可以去碰他的，從前原是好心待你，誰知你聽了好似東風吹着馬耳，所以我也丟開不可惜你了。沒有法子給你去醫他，但是醫生定要看病的地方。」便拉開衣服去摸着，念咒道：「黃鳥黃鳥，無止於楚。」姓王的不覺大笑起來，笑罷，那病便好過了。幾個月，姓王的父親因為年老，兒子年幼，常常十分記掛，拿這意思去告訴那女人。那女人道：「回家去也不難，祇是我兩人見面沒有日子罷了。」姓王的淌下淚來，掛在腮上，求着要和他一同回家。那女人想了好半天，纔答應他，姓桓的老頭子擺着酒送行，綠雲提着隻籃子進來道：「姊妹遠別，沒有可以拿來送你的東西，怕到海南地方沒有住屋，連夜替你造屋，不要嫌我造得粗糙。」芳雲拜着他收下來，拿近細細一看，便是拿細草造成的樓屋，大的和香椽一般，小的和橘子一般。大約有二十多座，每一座橫梁柱廊簷匾額一樣，樣樣可以數得清。這裏面擺的床帳，好似芝麻粒子一般，姓王

的當是小孩子的玩具。可是心裏暗贊：「得細巧。」芳雲道：「老實對你說，我們都是地仙，因為有前世的緣分，便可以陪着去。本來不願踏到世上，祇因你有年老的父親，所以不忍心不依你。待到父親壽完了，還要回來的。姓王的恭恭敬敬的答應他，姓桓的問他：『還是走旱地呢？還是坐船呢？』姓王的因為風波危險，願意走旱地。走出去，那車馬已經候在門外了。道謝分別說再見，走得很快，停一回，到海岸邊上，姓王的心裏怕他沒有路，芳雲拿出白綢一匹來，向南拋去，變成一條長的路，闊有幾丈，一轉眼跑過了那條路，也慢慢的收起，來到一處地方，潮水流過的四面一看，是很大的空地，芳雲叫停住，不走，走下車來，拿出籃子裏草紮的東西，和明璫幾個，擺設得很有樣，轉眼間變成一座大屋，一同進去，打開行李，好似在海島裏住着，沒有一點不適意。洞房裏茶几床鋪很好，這時已晚，便住下到天明。喚姓王的去，把父親接來，養在屋裏，姓王的喚備馬跑到舊時住的地方，一到那住的屋中，已經歸了別姓，問他的鄰舍，纔知母親妻子都已死了，祇有老年父親還活着。兒子歡喜賭錢，田地房產都賣完，祖父孫子沒有住的地方，暫借住在西村，姓王的纔回家的時候，還有取功名的念頭，心裏不肯丟開，待到聽得這個情形，很傷心，十分悲哀起來，自己想：富貴縱然可以到手，和空花有何兩樣？跑馬到西村，見他父親衣服醜陋，身體衰弱，年紀又老，可憐得很，見面便哭，大家哭得很響，問起那不像人的兒子，却是賭錢不會回家，姓王的便給父親騎馬回來，芳雲見面拜過了燒水，請他洗澡，拿綢衣給他穿，收拾香屋給他睡，又遠遠的把舊時的老友喚來，和他談天吃酒，享用賽過大戶人家。他兒子有一天尋到他這地方，姓王的無理不許他進來，祇給他二十塊錢，叫人傳話給他道：『可以拿這個錢去買個媳婦，想法子找點生意做，再來拿鞭子打死。』一兒子哭出去，王的自空回家後，不大和別人來往，應酬，但是舊時朋友偶然跑來，一定接待他住幾天，謙虛得勝過從前，祇有黃子介多年和他一同讀書，也是有才學的書生，不得意，王留他住下，很久，常和他背著人說話，送他的錢很多，住了三四年，王老死去，王的化了上萬的錢，找尋墳地，落葬做墳，很盡規矩。這時兒子已娶媳婦，媳婦管男人很兇，兒子要錢也略好些了。這天來送葬，纔能拜見公婆，芳雲一見面說他能做人家給他三百塊錢，算是置田地產業的錢，次日姓王的和他的兒子去探望，那屋子完全沒有了，不知已在什麼地方。

雲蘿公主

安大業盧龍人生下來便能講話。他母親給他吃了狗血纔止。待到年紀大起來，長得很漂亮，自看自的影子，沒人能比得上他。又聰明肯讀書，大戶人家都要把女兒嫁他。他母親做了個夢，夢裏有人對他道：「你兒子應該配公主的。」聽了這話，到十五六歲的時候，終究也沒有應驗。也慢慢的自己懊悔起來。某天安大業獨自坐着，忽聞奇香撲鼻。一回兒一個縹緲的丫頭進來，說道：「公主到了。」便拿一條長氈鋪在地下，自門外直到牀前，正詫異的時候，有個姑娘扶丫頭的肩膀進來，他的衣服首飾臉上的光彩，襯託着四面牆壁發出光來。丫頭便拿繡花墊放在榻上，扶姑娘坐下。安大業慌慌張張不知怎麼是好，打着躬便問什麼地方的神仙，勞動玉趾下來。那姑娘微笑着，拿袍袖子遮住嘴。丫頭道：「這是天后府裏的雲蘿公主。天后看中了官人，要把公主下凡來嫁給你，所以放他自己來看看屋子。」安大業又驚又喜，不知道說什麼話好。那姑娘也低着頭，兩人對面坐着，靜悄悄的不說話。安大業本來歡喜下棋，那棋盤時時擱在座位傍。一個丫頭把紅手帕抹去灰塵，拿來擺在桌上，說道：「公主天天喜弄這個，不知和駙馬比起來是誰高強。」安大業搬着座位，靠近桌去。公主笑着依他，纔下了三十多著。丫頭竟上來攙亂了道：「駙馬敗了。」收棋子藏進盒中道：「駙馬可算得是人世上的好手。公主祇能讓去六粒子。」便拿六粒黑子擺在棋盤裏。公主也依他，公主坐着的時候，常喚丫頭爬在座位下，拿背脊去接住他的腳，左面的腳踏在地下，便喚一個丫頭在右面爬着。又有兩個小丫頭，在兩面扶着，每遇到安大業用心呆想之時，便彎着一條臂膀，靠在那丫頭肩膀上。一局將完，不曾結算的時候，小丫頭笑道：「駙馬輸一粒子。」丫頭進來道：「公主辛苦了，應當暫回休息。」姑娘便起身和丫頭耳邊說話。丫頭走出去，稍停一回，便回進來，拿一千塊錢擱在榻上，對安大業道：「方纔公主說屋太低小，請你拿這些錢稍稍裝璜裝璜，造成了兩人可見面。」一個丫頭道：「這一月犯天刑星，不合造屋，出月後便吉利。」姑娘站起身來，安大業攔住他，關上門。丫頭拿出一樣東西，樣子好似皮袋，在地面上拍着，那雲氣直衝出來，停一回，四面塞滿糊糊塗塗的，不見一樣東西去找尋他，已經不見母親知道了。疑是妖怪，那安大業魂靈也飛了去，做夢也她想她不能再丟開他，要緊的造成屋子也管不得什麼忌諱，限定日子催逼着廊簷屋

子統統新的。從前有個灤州地方的秀才袁大用，寄住在附近屋中，送名片到門裏來。安大業平日不肯多結交朋友，推說是到別處去了。又打聽他不在家時，去回拜他。後來一個月多，那大門外恰巧兩人碰見了。是個二十多歲的人，穿着宮絹的單衫，絲帶黑鞋，神氣十分風雅，稍和他談幾句，又很和氣，小心歡喜他。向他作個揖，請他進來，要和他對下一局棋。大家都有輸贏，停一回，擺上酒來，延挨着工夫說說笑笑，很開心。明天邀安大業到他家裏，很貴重的酒菜，擺了許多，招待得十分周到。有個童兒，十二三歲，拍着板唱曲子，又跳來跳去，做戲。安大業吃得很醉，不能走路，便喚童兒背着他。安大業看他身體瘦小，怕不能背得動，姓袁的叫他勉強試試看。那童兒的力氣很大，有餘背着，他送回家去。安大業心裏覺得奇怪，第二天賞他銀錢，再三推遜，纔收下。從此交情很厚，隔三四天便來去一趟。姓袁的不大說話，很大器量，歡喜佈施人。街上有個欠債賣女兒的人，他打開錢袋來替他贖回家去。安大業因為這個，越法看重他。過幾天跑到安大業家裏來告辭，送他象牙筷子、楠木珠子等十多件東西。白金五百兩，拿來幫他造屋所用。安大業還了金子，收下東西，回送他一綑綑緞，過了一個多月。樂亭地方有做過官回來的袋裏，裝滿了銀錢，強盜夜裏打進去，捉住主人，燒紅鐵鉗去燙他，搶得精光。家裏人認識那姓袁的，四處行公文捉他，隔壁院裏有姓屠的，和安大業很不睦，看他泥水木匠，很熱鬧的造着屋子，暗暗的肚裏氣他，不過恰巧有個小用人，偷得象牙筷子賣給他家裏，知道是袁送他的，便去告官。縣官派兵圍住他的屋子，恰巧安大業主僕到別處去了，捉了他母親。母親年紀已老，受着驚慌，祇賸了一口氣，兩三天不吃茶飯。縣官放了他，安大業聽得母親的信息，急忙回家。母親的病已經十分利害，過一夜便死。收殮纔完，被快差捉去。縣官看他年輕，神氣文雅，暗暗的疑心他是冤枉，故意恐嚇他。安大業老婆實實的說出他來往的情形。縣官問他為何忽然有起錢來。安大業道：「母親埋在地下的銀錢，因為要娶媳婦，所以拿出來造座新房用。」縣官信他的話，寫了文書，送到府裏。那隔壁人家知道他沒事，拿許多錢去送給看管的人，叫他在路上殺死他，路過深山地方，被他拖到削壁邊，快要推他下去。計策也窮了，心裏害怕，正在危險的時候，忽有一隻老虎從草堆裏跳出來，咬死兩個差人，銜了安大業而去。到一處地方，一層層的樓，很高的閣，老虎跑進去放下，看看雲蘿公主扶着丫頭出來，縐眉勸他道：「我要留住你，但是母親死了，還不曾落葬，可以拿着文書到府衙門去，自己投到保，你沒有事的。」便拿安大業胸前的帶子，連連打了十多個。

結，叮囑他道：「看見官的時候，拿着這個結解着，可以免去禍事。」安大業聽了他的話，跑到府衙門裏，自己投到知府官歡喜他，誠心有信實，又查看他文書，知他是冤枉的，除去他的罪名，叫他回去。到半路上，遇到姓袁的，跳下馬來，拉着手，仔仔細細的告訴他這情形。姓袁的氣憤變色，悄悄的一句話也不說。安大業道：「拿你的這樣漂亮的人說來，怎麼自己這樣糟塌自己呢？」姓袁的道：「我殺的都是沒有義氣的人，拿的都是不義之錢，不是這種，而是丟在路上，也是不捨的。你勸我本是好意，但是像你家的鄰舍，豈可以留在人世嗎？」話說完，拍着馬去了。安大業回家去，葬母親完了，關着門，不和客人來往。忽然有一夜，強盜走進鄰舍人家，父子十多個人，都殺死，祇留下一個丫頭，擄去銀錢器物，和童兒分開，拿着燈，照着手，縣官便問：「你認認清楚，殺人的是我和別人，不相干。」並不開門，飛簷走壁而去。明天告官，疑心安大業知道這情形，又捉了安大業去，縣官的臉色說話，很與安大業走上堂去，捏着帶子，一邊分辯，一邊解着帶子。縣官便問不出話來，又放了他。待到回到家裏，越法自己躲藏起來，讀書不出門。一個蹺腳老太婆，煮着飯，罷了，待到孝滿後，天天打掃院子，等候好消息。某天奇香飛滿了院子，走上閣去，一看，內外擺設得簇新了，輕輕的揭開畫簾，那公主打扮着，靜悄悄的坐着，急上前去拜他。那女人拉住手說：「你不相信，定數便叫爛泥木頭，作起怪來，又因為穿孝的傷心事，體延遲我三年的夫妻緣分，性急卻反弄得慢了。天下的事，大半都是這樣的。」安大業要拿出錢去預備酒菜，那女人道：「不必買了。」丫頭伸手到木箱裏去，酒菜煮熱了，好似新從鍋子裏拿出來，一般酒也清香，喝了一回，天色已晚，腳底下踏着的丫頭，慢慢的都走了開去。那女人四肢軟弱，腿兒一伸一曲，好似沒有靠傍的地方。安大業很親熱的抱住他。那女人道：「你暫時放手，現在有兩條路聽你願意走那一條。」安大業抱住他，頸子問他什麼理由。他道：「若和你做下棋吃酒的朋友，可以得到三十年在一塊，若要尋床上的開心事，可以六年在一個兒，你願那一條？」安大業道：「六年後再商量罷。」那女人便不做聲。從此大家很親熱。那女人道：「我原知你免不了齷齪的事，這個也是定數。」便叫安大業養着丫頭，老媽子分開住在南面院裏，煮飯紡紗織布，算做着活計。此面院裏一點沒有烟火，祇有棋盤和吃酒的傢俱。房門常常關着。安大業去推着，便自己開了，別人不能進去。但是南面院裏的人做事的勤謹懶惰，那女人立刻知道，常叫安大業去罰那偷懶的人，沒有不認罪。那女人不大說話，不大聲發笑，和他有話說着，祇是低頭。

微微的笑，常常並肩坐着，歡喜斜靠在人身上。安大業抱起來，攔在膝蓋上，輕得和抱小孩一般。安大業道：「你輕得這個樣子，可以在手掌上跳舞。」這有什麼難處，祇是丫頭做的玩兒，不屑做罷了。飛燕原是九姊的丫頭，常因舉動輕佻，得了罪生氣罰他。到世上來，又不守女人的規矩，現已關鎖起來。他一問閣上，拿繡花毬四面掛滿，冬天不覺冷，夏天不覺熱。公主在十分冷天，都穿着薄紗。安大業替他做了新衣服，勉強叫他穿上一刻工夫，便脫去道：「世上的東西，幾乎要壓壞骨頭成癆病了。」一天抱着坐在膝上，忽然覺得比從前要重一倍，詫異起來，他笑笑指着肚道：「這個裏面有人世的種了。」過幾天，縐着眉心，不吃飯道：「近來覺得肚裏惡心，很想吃烟火食。」安大業便煮了很有味的菜，從此喝茶吃飯，便和平常人沒有兩樣。一天道：「我的身體單薄，當不起養孩子的苦了。」頭樊英十分強壯，可以叫他代養孩兒。便脫下裏衣來，給樊英穿上，關在屋裏，稍停一回，聽得孩兒哭聲，推開門一看，是個男孩，快活起來道：「這孩兒長着有福的面貌，將來可成大器，便取名叫大器，拿袍裙包住了，放在安大業的懷裏，叫他交給奶媽養在南院子裏。公主自從養下孩兒以後，腰兒細得和從前一樣，不吃烟火食，忽向安大業告辭，要暫時回娘家，問他回來的日子，說是三天，拍着皮袋和從前一樣，便不見了。到了期滿，不曾來過了一年多，信息完全沒有，也打算已經斷了望。頭安大業鎖起門來用功，便中了舉人，到底不肯娶媳婦，常常獨自睡在北院子裏，聞聞他牋下的香氣，某夜在床上翻來覆去，忽見燈光照進窗來，門也自開，一班丫頭扶着公主進來，安大業心裏歡喜，站起來問他失約的罪。公主道：「我不會錯日子，天上纔得兩天半呢。」安大業很高興，自己稱贊着，告訴他已經中了舉人，想必公主聽了一定歡喜，而公主縐着眉說：「要這個空東西有什麼用，算不得榮耀，羞辱祇折去人的壽命罷了。三天不見面，去進俗氣，又深一層了。」安大業此後不再求功名，過了幾月，又要回娘家去。安大業實在不放心，又捨不得，公主道：「這一次去，一定要早回來，不叫你望穿眼睛，況且人生在世，離合都有定數，省省的用便長了，放量的用便短了。」待他去了一個多月，便回來，從此隔着一年半載，便去一趟，常常幾個月纔回來。安大業習慣了，也不去怪他，又生下一個孩兒，公主抱起一看，說道：「是豺狼呢，立刻叫他丟掉。」安大業不忍心，便留住了，名叫可棄，纔得一歲，急焚他定了親，許多媒人接連連的走來，問他的八字，都說不合道：「我要替豺狼兒子做個大囚籠，竟找不到，應該叫他荒唐六七年，也是定數呢。」叮囑安大業道：「記着四

年以後侯家生的女孩兒。左面脇骨上長一個小疣。便是這孩兒的媳婦。可以去娶他來。不要計較他的門戶。便叫他寫在紙上記着。後來又回娘家去。不再回來。安大業常常拿公主叮囑的說話去告訴親戚朋友。果然有個侯家女兒。生下來長着一個疣。侯家是小戶人家。他品行又壞。大家都不去睬他。安大業竟託媒人去定親。大器十七歲得了功名。娶的媳婦姓雲。夫妻都孝順父親。歡喜兄弟。父親也很歡喜他。可棄的年紀大起來。不喜讀書。常瞞着人和流氓賭錢。常偷東西去還賭債。父親生氣打他。終不肯改。大家說防備他。他偷不到東西。便夜裏出去挖着牆洞做賊。給主人知道了。綁到縣官那裏。問明白他的姓名。拿名片送他回家。父親和哥哥一齊動手。綁他起來。打得很利害。快要斷氣。哥哥代他求饒。纔放了他。父親氣得成病。飯量大減。硬替兩個兒子寫好分家的憑據。樓房肥田都給大器。可棄又恨又氣。夜裏拿着刀走進屋中。要想殺哥哥。殺錯了。嫂嫂從前公主有條留下來的袴子。十分輕軟。雲氏拿去做睡覺的衣服穿着。可棄拿刀砍他。火星四濺。十分害怕。逃出去。父親知道了。病得越法利害。幾個月工夫便死。可棄聽得父親死了。纔回來。哥哥好好的看待他。那可棄越法胆大。一年多分給他的田產快賣完了。到府衙門裏去告他的哥哥。官原明白他爲人的行爲。罵一頓趕出他。兄弟的交情便斷。又過幾年。可棄二十三歲。侯家的女兒十五歲了。哥哥想着母親的話。要趕快替他成親。喚他到家裏來打掃好屋子。和他一起住下。娶媳婦進門來。拿父親留下來的田。統統寫上簿子。交給他道：「幾頃薄田。替你拚命管着。現在都交給你。我弟弟是沒有品行的。便是拿一寸草給他。都要丟掉的。以後的好壞。在你新媳婦身上。若能勸他改了脾氣。也不用愁凍受餓。若不是這樣做哥哥的。也不能填沒底的窟窿。」侯氏雖說是小戶人家的女兒。但是實在却很聰明美貌。可棄十分怕他歡喜他。他說的話不敢不聽。每出門去。限定他的時候。過了限時。便辱罵他。不給他茶飯吃。可棄因爲這個悄悄守着規矩。一年多生了個兒子。他媳婦道：「我從今後沒有什麼求人的事了。肥田幾十畝。母子兩人有怎麼怕不暖不飽呢。沒有丈夫的。也可以過得日子了。」恰巧可棄偷着米出去賭錢。媳婦知道了。拉着弓候在門口。趕他出去。他十分害怕。逃去。覷着媳婦進去了。他退縮縮的也走進去。媳婦拿着刀跳起來。可棄轉身逃去。媳婦追上去砍他。割破了衣服。斬傷了股肉。血淌下來。淋在鞋襪上。氣極了。跑去告訴哥哥。哥哥不睬他。抱着一肚冤氣。羞慚回去。過一夜。又跑來跪在嫂嫂跟前。很淒涼的哭着。求他去向媳婦說情。媳婦打定主意。和他斷絕。不肯收留他。

可棄生氣，要想法殺他的媳婦。哥哥不說話，可棄氣憤的站起來，拿着刀直衝出去。嫂嫂害怕極了，起來攔住他。哥哥拿眼睛看看他，叫他別管待他去了，便道：「他故意做出這樣子來的，實在是不敢回家去呢。」叫人去看他，已經進了家門。哥哥纔變了臉色，正要跑去看他，那可棄已垂頭喪氣而來。原來可棄走進家裏，他媳婦正逗着孩子玩笑，見他丈夫，便把孩子丟在床上，尋得一把廚刀，可棄害怕，拖着刀轉身逃走。媳婦趕出門外，纔回進去。哥哥已知他的情形，故意問他：「可棄不說，祇是對着牆哭，眼睛都腫了。」哥哥可憐他，親自帶了他去。媳婦才肯收留待哥哥，走出門，他長跪着要他狠狠的罰咒，纔拿瓦盆賞他飯吃。從此改了脾氣，做好人。媳婦拿着籌碼算盤管家。一天天的錢多起來，可棄跟着享現成福。七十歲時，兒孫滿繞膝，他媳婦還常常推着白鬚鬚，叫他跪着用膝蓋走路。

鍾生

鍾慶餘，遼東人，很有才學。到南方來考舉人，聽說藩王府裏有個道士，能知人的命運的好壞，心裏常常想着他。考過第二場後，到酌突泉去玩，恰巧那道士到了年紀六十多歲，是個白髮白鬚的道士，圍着問他災難福氣的人，好似打了一重牆頭。道士都拿約略的話說給人聽。在許多人中，看見鍾秀才笑嘻嘻的，和他握手道：「你的良心德氣，是可敬重的。」拉他跑上閣去，背着人對他說話，問他是不是要知你將來的情形嗎？道：「是的，是的。」他道：「你的福氣命運頂薄，但現在這一場考舉人，是有希望的，祇是得了功名回家後，怕不能再見到你母親了。」姓鍾的十分孝順，聽了這話，淌下淚來，便不想考，便回去。道士道：「若過了這場以後，便考不中了。」鍾秀才道：「母親死了不能見面，連人也不可再做官，做到大夫宰相，怎能再加上去呢？」道士道：「我前世和你有緣，今天一定要竭力替你想辦法，便拿丸藥交給他道：「可以打發人連夜趕路送去，吃下後可以延長七天的性命，考完了回家去，母子還來得及見面呢。」秀才收了丸藥，急匆匆的跑去，神也沒有，心也亂了，便想想他母親死日已定，早回家一天，便多一天的見面，帶着用人，租着驢子，立刻向東走去，跑了一里多路，驢子忽然轉身反跑回來，拿鞭子打他，也不伏，牽住他，便踢起人來。這秀才沒法，想心焦得淌汗，和雨一般，那用人勸他，不回去罷，他不依，秀才又另租了一匹驢子，也是這樣，太陽將已落山，不知什麼法子。

才好。用人又勸他道：「明天便考完了，爲什麼要計較這一天一夜呢？我便比主人先走回云。這法子也很好。」沒有法子，便依他。次日，潦潦草草的做完文章，立刻動身，沒工夫喝一杯水，也沒工夫息一息刀，連夜跑回家去。他母親的病，延挨着工夫，吃下丸藥去，慢慢的好起來，進去看他，走到床前，淌下淚來。他母親搖手勸他，捏手笑道：「方纔做個夢到陰間去，看見閻王臉色和氣，說道：『查你一生一世沒有大罪，現在想你兒子十分孝順，賞你多活十二年。』秀才聽了，很歡喜。幾天以後，果然身體強健，得和從前一樣。不多幾天，聽說考中了，辭別母親到濟南，便送錢給太監，託他去報道士。道士笑嘻嘻的跑出來，秀才便爬在地下拜他。道士道：「你已高中了，老太太又加了壽數，這個都是好良心做成。我道人有何力量？」秀才又詫異他，怎能預先知道，便求着他問自己一生的事。道士道：「你不能做大官，能活到老，已經心滿意足了。你前世和我是和尙同伴，拿石頭打狗，錯打死了一隻田雞，現在已經投生做驢子了。照從前的定數說來，你應當短命的。現在孝心感動菩薩，已有救星進了命宮，原可沒有妨礙。祇是你太太前世裏做人，不規矩，命裏注定應該年輕便守寡。現在你拿好心，延長壽命，他不是你的配對。怕一年後，你太太便死。」秀才心裏很悲傷，好半天問第二個妻子在什麼地方。他道：「在中州地方，今年十四歲了。」臨別的時候，叮囑他道：「倘然遇到危險事，應當向東南方跑去。」一年後，妻子果然害病死了。姓鍾的娘舅，在江西地方做縣官，母親打發他去看看娘舅，也因便路走過中州地方，要試試這墳房的話，靈不靈。偶然走過一座村坊，恰巧在河邊做戲，男男女女很多。他正要拉住韁繩跑過去，有一匹沒有韁繩的雄驢，跟着他走。那驢子便拿蹄子踢，姓鍾的回過頭去，拿鞭子打驢子的耳朵，驢子驚慌起來，飛也似的跑去。這時有個藩王的兒子，祇得六七歲，奶媽子抱着他，坐在岸邊。那驢子直撞過來，隨人都來不及防備，擠落在河裏。大家大聲叫喊起來，要去捉他。姓鍾的放着驢子，很快的跑去，立刻想到道士的說話，拚命向東南方跑去，跑了二十多里路，走到一座山裏，有個老頭兒站在門口，爬下驢來，向他作揖。老頭子拉他進去，自說姓方，便問他從那裏來的。姓鍾的爬在地下磕頭，都把實情說出。老頭子說不妨，請你寄住在這地方，便叫人去打聽，到夜裏打聽得信息來，纔知道是藩王的兒子。老頭子十分驚慌，道：「別人家裏可以替你想法，這藩王家裏真是有心，也不能幫你的忙。」姓鍾的苦求不止，老頭子細細一想，道：「沒法可想了，待過一夜，打聽他情形利害，不利害還可再想別法。」姓鍾的又憂又怕，一夜不得安睡。第

二天去打聽，便已動了公文，到處搜尋，誰收留他的，便殺頭。老頭子有不願的樣子，不說話便進去了。姓鍾的又疑心，又害怕，沒有法子自己保護自己。到半夜，老頭子打門進來，坐了一回，便問：「太年紀多大了？姓鍾的把死了妻子的話對他說。」老頭子高興起來道：「我的計策成功了。」問他：「他答道：『我姊夫歡喜修仙，在南山地方做和尚，姊姊又死了，留下個女兒來跟我活著，也很聰明，嫁給你，可好嗎？』」姓鍾的歡喜起來，想道士說的話對了，卻又結了親戚在一起，可以求他想法，便道：「小生實在有幸了，但是犯罪的人深是拖累了丈人。」老頭子道：「便是爲這件事，纔替你想這方法的。」姊夫的仙法很利害，祇怕久不管世事了，結了親後，和外甥女去商量，定有法子的。」姓鍾的想法歡喜，便做了女婿。那姑娘十六歲，十分縹緲，沒有其他人趕得上。姓鍾的常對他嘆氣，那姑娘道：「我便長得醜，怎麼便討厭我？得這樣快。」姓鍾的謝着他道：「娘子是仙人，我配給你，已是有幸，祇爲的有災難，怕要和你分開，說着便把實情告訴他。姑娘怨他的娘舅不是人，這樣天大的禍事，不能不商量，卻不老實對我說，便害我落在圈套裏。姓鍾的直挺挺的跪着道：『這件事是小生死活求着你娘舅，你娘舅心軟，想不出方法來，知你能把死去的人救活來，枯骨頭上長出肉來，我原是不配做你的丈夫。但是我的門第，卻也不低，倘能再活着命，拿香花供養你的日子長呢。』」姑娘嘆氣道：「事已到了這地步，還有什麼話說？但父親自從剃髮做了和尚，兒女的交情已經斷了，沒有法子。我和你一同去求他，怕要吃苦呢。便一夜不睡，拿氈布墊厚了，做一個遮膝蓋骨的墊子，兩人暗暗的綁在衣服裏，然後喚一肩轎子，走進南山十多里路，山路遠，彎彎曲曲，很危險，不能再坐轎了。走下轎來，姑娘走一步，十分爲難。姓鍾的攙扶着他的臂膀，一衝一跌的，纔能走到上面，離開不遠，便看見山門，一同坐着，稍息一息，力姑娘氣喘噓噓，汗水點點，滴滴臉上的粉和眉上的煤，一起流下。姓鍾的看了心裏，不好意思道：「爲我的事，便叫你吃這樣的苦。」姑娘纔道：「怕這樣還不算苦吧。」氣力稍還轉來，兩人手拉手走進廟去，拜着菩薩，再進去，曲曲折折，走進佛堂裏，看見一個老和尚，盤膝坐着，眼睛好似閉着，一個僮兒拿着蠟拂，站在身傍。佛堂裏打掃得乾乾淨淨，那座位跟前，滿地鋪着沙泥，石子密密層層的好似坐墊一般。姑娘也不敢檢地方，走進去，跪在上面和和尚睜開眼來一看，便又閉上。姑娘拜道：「長久不來請父親的安，現在女兒已經出嫁，所以同着女婿來的。」和尚隔了好半天，開眼道：「女孩子叫人很討厭。」便不再說話了。夫妻兩人跪了好半天，筋骨氣力都

沒有了。沙泥石子快要嵌進骨節裏去。痛得耐不住。又過了一回。纔道：「帶着騾子來沒有？」姑娘說道：「不會。」他道：「你夫妻快去。去快快帶來。」兩人拜着起來。一蹣一蹣的走着。待到回去。很小心地依着他的說話。把騾子帶去。不懂是什麼意思。祇得躲着聽他。過幾天。大家傳說罪人已經捉住了。已殺了頭。夫妻兩人互相賀喜。不到幾天。山裏打發僮兒來。拿一支已斷的拐杖。交給姓鍾的。說道：「代殺頭的。便是這個東西。」又吩咐他埋葬祭奠。拿來解了竹木的冤仇。姓鍾的拿來一看。那斷的地方。還有血跡呢。便禱告幾聲。埋葬完畢。夫妻不敢在此久住。便連夜回到遼陽去。

神女

福建米秀才。某一天進府城去。吃醉了酒。走到街上。聽得一家高大牆院裏。吹簫打鼓的聲音。和打雷一般。問起那些人。說是吃生日酒。但看門裏院裏。很是冷靜。留心一聽。吹笙唱曲。很鬧。酒醉時。很歡喜聽。也不問他是什麼人家。便在街上買了拜生日的賀禮。寫着晚生的名片。送進去。有人見他衣帽又粗。又不好看。便問他。你是這裏老頭子的什麼親眷。答道：「沒有親的。」有人說：「這一家人家。是從別處搬來。寄住在這個地方。不知是什麼官。很驕傲呢。你既然不是親眷。要見他做什麼？」秀才聽了。心裏懊悔。但是名片已拿進去了。不多一回。兩個年輕人出來迎接。客。華麗的衣裳。耀得人眼花。神氣漂亮。對秀才作個揖。請進去。見有個老頭子。朝南坐着。東面西擺着幾桌酒席。有六七個客人都像官家子弟。看見秀才進來。都站起來。對他行禮。老頭子也拄着拐杖。站起來。秀才站了許多時候。待他下來。和他拜壽。那老頭子並不離坐。兩個年輕人對他道：「我父親年老。身體衰弱。起來跪拜。很不容易。我兄弟兩人。代父親謝先生來賞光。」秀才客套幾句。也便不拜。便添一桌酒。在上面。和老頭子的桌子接住。不多久。女人在下面吹打。座位後。擺着玻璃屏風。遮住女客。鼓吹聲音十分響亮。同桌客人不再談天。酒快吃完。兩個年輕人站起來。每人拿着一大杯。勸客吃酒。一隻杯可盛三斗酒。秀才看了。有不願吃的神氣。但是看見別的客人。接着杯子。他也接着。一刻工夫。向四面一看。主人和客人。一齊把酒吃下。秀才沒法。也勉強吃完。那年輕人又來給他篩酒。秀才自己知道。醉得利害。站起來。告辭。那年輕人硬拉住他的衣裳。秀才酒吃得十分醉了。倒在地下。祇覺得有人拿冷水來洒在他臉上。一跳醒來。站起。看

見客人都去，祇有個年輕的，拉住臂膀，送他出去，便分別回家。後來再走過他的門口，便已搬去。從府城裏回來，偶然到街上去，有個人從店鋪裏走出來，拉他去吃酒，看他是不認識的，姑且跟了他進去。那座位上先有個鄰舍，名叫鮑莊的，坐着問他：「這人是誰？說是姓諸，街上磨鏡子的，問他怎麼會和他認識？」他道：「是前天拜生日時，你可認識嗎？」秀才說：「不認識。」姓諸的道：「我在他家進進出出，十分熟悉。老頭子姓傅，祇不知他是什麼地方人，做什麼官的？」先生云：「拜壽時，我正在階沿下，因此便認識你。」到天晚酒吃罷，走散。鮑莊夜裏死在路上，鮑莊的父親不認識姓諸的，指名去告秀才，看出鮑莊身上有重傷。秀才犯了謀死性命的罪，定了死罪，吃盡枷鎖之苦，因為姓諸的尚未捉住，所以犯的罪還沒憑據。在牢裏關了一年多，御史到處巡查，打聽得知他是冤枉的，放他出來。他家裏的田產都賣完了，那功名革去了，望他可以想法出監，便帶着行李到府城裏去。天將晚，走路走得很辛苦，在路傍休息，遠遠看見一輛小車推來，兩個用人兩旁跟着，待到走過，忽然吩咐停車裏的人，不知說些什麼話，停一回，一個用人來問姓米的道：「你不是姓米的嗎？」姓米的答應他，問他怎麼窮到這樣子。姓米的告訴他這番情形，又問他到那裏去，又告訴了他。那用人走去，對車裏的人說了，停一回，又回轉來喚姓米的，走到車前，車裏伸出一隻細嫩的手來，揭開簾子，偷着看一看，真是世上少有的美人。對米秀才道：「你不幸受了冤枉的災難，聽了也可憐。現在的學台衙門裏，不是空着手可以進出的，在路上沒有東西拿下來送你。」便在頭髮上拔下珠花一朵來，交給米秀才道：「這東西可賣一百塊錢，請你收藏起來。」米秀才拜下去，要問他的官階，車行得很快，他已經遠不知他是何人，拿着珠花，細一看，上明繫着亮晶晶的珠子，不是平常東西，很小心藏着，走到府衙門裏，送進稟子去。上下的人逼着要錢，要得很利害，拿出珠花來一看，不捨得丟了他，便回去，回去無家可歸，只得靠着哥嫂，虧得哥哥脾氣好，替他料理窮了，還不忘讀書。過了年，到府城裏去趕考，錯走到深山裏，恰巧是清明節遊玩的人很多，有幾個女人騎着馬來，其中有個姑娘，便是從前車子裏的人，見了米秀才，便站住馬，問他到那裏去。米秀才老老實實告訴他，那女人詫異起來，道：「你的秀才衣帽還沒有贖回來嗎？」姓米的臉上不好意思，在衣裳下拿出那珠花來，道：「不捨得丟掉這個，所以還是童生呢。」那姑娘一陣紅暈飛上臉來，停一回，叮囑他坐在路傍，候着便騎着馬慢慢的走去。好半天，一個丫頭騎馬跑來，拿一包東西給米秀才道：「娘子說的，今天學台衙門

口熱鬧得和大街上一般。送你曰：金二百兩，拿去做求功名的本錢。姓米的不肯收受道：「娘子給我的好處多了，自己料定自己中一名秀才，是不難的。這許多錢，不敢收。祇請告訴我名姓，畫一張小照，燒香供養着，也心滿意足了。」丫頭不聽他的話，丟在地下，便走姓米家的。從此用度很寬裕，但是究竟不願拿錢去說情。後來中了縣裏的第一名秀才，拿金子交給哥哥，哥哥很有計算，三年工夫，舊時的產業都已贖回，恰巧福建的撫台是米秀才祖父的學生，給他的錢很多，兄弟成了大戶人家。但是米秀才的神氣一向高傲，雖說是大官員的世交，却從來沒有請託的事。一天有個客人穿着很闊的皮衣，騎馬走到門口，大家不認識他，走出去一看，便是傅公子。作個揖，請他進去。各人說着別後的事，擺酒來接待。客人推說事忙，但是也不便說要去。停一回，酒菜擺上桌，來後公子站起來，說要找個空地方說句話。兩人拉手走進去，拜倒在地下。米秀才詫異，問是什麼緣故，他縐着眉道：「我父親正遭大難，有事要去求撫台，不是老兄不成功。」米秀才回絕他道：「他雖是和我世交，却拿私情事去託人，我一生一世不做。」公子爬在地下，很傷心的哭。米的板臉道：「小生和公子只有吃一回酒的交情罷了，怎麼便拿壞品行的事硬要人去做？」公子十分羞慚起來，告辭而去。過了一天，正獨自坐着，有個丫頭進來一看，便是在山裏送金子給他的人。姓米的詫異起來，站起來，丫頭道：「你可忘記珠花嗎？」米的說道：「不錯，不錯，不敢忘記。」他說道：「昨天來的公子，便是我家娘子的同胞哥哥呢。」姓米的聽了，這話暗地歡喜，假裝道：「這個不能相信，你若能娘子親自來見面說句話，那便是油鍋裏我也肯踏進去的呢。」不是這樣，不敢聽你的話。」丫頭出去，騎着馬很快的跑去。五更時，又回來，打門進來道：「娘子來了。」一話還沒有說完，那姑娘很淒涼的進來，對着牆便哭，不說一句話。米秀才拜着道：「小生不是姑娘，不能有今日這樣，如有呼喚我的事，那敢不聽你的話。」那姑娘道：「受人家求懇的事，大半要對人擺架子的。求人的大半是怕人的，半夜裏跑來跑去，一生一世從也不會吃過這個苦。祇因怕人的緣故，也再有什麼好說的呢。」米秀才好言對他道：「小生所以不肯立刻答應，是怕此後和你見一面不容易。若姑娘連夜受着露水跑來，我也知道自己錯了。」便拉住他的袖子，暗暗摸他，抓他那姑娘道：「你真是個壞人，不想從前的交情，却要趁人急難的時候欺侮人。我看錯人了，我看錯人了。」氣憤憤的出去，坐車要走。米秀才追上去，自己認錯，直挺挺的跪着，又去攔住他。丫頭也替他說情，姑娘的氣憤略退了些，坐在車裏對秀

才道：「老實告訴你，我不是人，是神仙的女兒。我父親是做衡山理官，偶然得罪了地方官，快要去告訴上。帝若沒有本地撫台的印信，是不能救的。你如不忘從前的交情，拿黃紙一張替我去求得印信來。」說畢，車子便行去。秀才回家去，害怕得不得了，便推說是爲趕邪氣，去對撫台說。撫台說：「他事近荒唐，不肯給他。秀才拿許多錢去送給他，心腹答應了，却沒有便待回家去了。頭守在門口，秀才把這情形告訴他，他也不說便去了。神氣好似恨他，不肯出力。秀才追上去送着他，道：「回家去對姑娘說，若說這事不成功，我便拿性命去拚。」回家去後，一夜翻來覆去，不知道用什麼計策才好。恰巧撫台跟前有個得寵的姨太太，要買珠子，便把珠花送進去。姨太太很歡喜，把那顆印偷來，他蓋了一下，藏着回來。那丫頭恰巧跑來笑着對他道：「虧得沒有不成功，但是幾年來窮苦到討飯不肯賣去的東西，現在仍舊爲了這東西，的主人丟了。」便告訴他這實在情形。又道：「黃金化去了，我都不可惜，託你去對姑娘說，珠花却要還我的一。過幾天傅公子走上堂來道：「送他黃金一百兩。」秀才臉色一變道：「所以這樣子，因爲你的妹妹待我好，沒有壞心呢。若說不是爲這個，便是一萬兩黃金，也不能叫我壞了品行呢。」再三要他收下，他的聲音和臉色變的兇起來了。公子不好意思出去道：「這件事體實在不了。」到了次日，丫頭受了姑娘的吩咐，送明珠一百粒道：「這個可以補得珠花嗎？」秀才道：「看重那珠花，並不是貪這珠子。若是那日送我值萬斤金子的寶貝，便可賣去做富翁了。收起來藏着，願意受苦是爲的什麼呢？姑娘是神仙小生，怎麼敢有別的妄想？若能報答大恩，萬分之一死也不怨的。」丫頭拿珠子放在桌上，秀才對拜幾拜，再送他。過幾天，公子又跑來，秀才吩咐擺酒。公子喚隨人到廚房裏去，自己動手煮菜，兩人對坐着放量吃酒，要好得好似一家人一般。有客人送來的苦糯酒，公子喝得有味，吃了一百杯，臉上稍稍發出紅色來，便對秀才道：「你是規矩的讀書人，我們兄弟兩人不能早知道你比女人差得遠了。我父親感激你的大德，沒有東西可以報答，你要把妹子嫁給你，因爲怕陰陽不同，被你厭惡呢。」秀才又喜又怕，不知回答些什麼話才好。公子告辭出去道：「明天夜裏是七月初九，一輪新月鉤時辰星的時候，織女星有個小女兒嫁到世上來，是好日子呢。可打掃一間新房。」第二天夜裏，果然送姑娘來，模樣和平常沒有分別。三天後，那新娘從哥哥嫂嫂起，直到丫頭用人，大大小小都有東西分送賞賜，又十分賢惠，看待嫂嫂和婆婆一般。幾年不生孩子，勸他娶姨太太，秀才不肯，恰巧他哥哥在揚州做

買賣替他買了個年輕的姨太太回來。那姨太太姓顧，小名博士，相貌清秀，夫妻兩人都愛他。見他頭上插着一朵珠花，很像那年自己的東西，拔下來一看，果然不錯，很詫異，問他答道：「從前有個撫台的姨太太死了，他的丫頭偷出來在街上賣，我死去的父親看他價錢便宜，買他回來，我見了就歡喜他，我死去的父親是沒有兒子的，生我一人，因此要什麼沒有不肯給的，後來父親死了，家裏窮了，我寄住在顧老太太家裏，顧老太太是我的姨母，見這珠花，常把牠要賣掉，我跳下井去尋死，所以到如今還在，夫妻兩人嘆氣道：「十年前的東西，又回到舊主人的手中來，豈不是定數呢？」神女另外拿出一朵珠花來說道：「這個東西長久不配對了一便，一同給了他親自替他插在頭髮上，姨太太回到房裏，問姑娘家裏的情形，十分仔細，家裏的人都瞞着不肯說，他暗暗的對秀才道：「我看娘子不是人世上的女人呢，他眉眼之間有仙氣，昨天替我插花的時候，得近身去一看，他的縹緲從皮肉裏出來的，不是和世上的女人靠皮肉黑白身裁長短算好看的。」秀才聽了笑笑，姨太太道：「你不要說話，我要試試他，若說真是仙人，祇叫要什麼東西到沒人的地方，燒着香求他，他自然能知道。」那姑娘的繡花襪做得十分精細，博士歡喜他，却不敢說，便在自己房裏燒着香禱告他。那姑娘早晨起來，忽然在箱子裏尋出一雙襪來，打發了頭去，送給博士，秀才看着他發笑，姑娘問他有什麼好笑，他其實在情形說出來，姑娘道：「好乖巧的丫頭，看他聰明，越法可憐歡喜他。」但是博士越法敬重他，快天亮時，一定要薰香洗澡去見他，後來博士一胎生了兩個男孩，兩人分着撫養，秀才到了八十歲時，這女人的面貌還和姑娘一般，秀才害病，他妻子喚木匠做了口棺材，叫他做得寬些，要比平常的大一倍，待到死後，他妻子也不哭，覷着男男女女到別處去了，那女人已經爬進棺材去死了，便一同埋葬着，到現在還傳說這個地方名叫大材塚呢。

賈奉雉

平涼賈奉雉，很有才學，在當時算他第一，但是去考試總是不中。某天路上遇見一個秀才，自說姓郎，神氣很漂亮，說話很中他的意，便拉他一同回家，拿出文章來請他批評，姓郎的讀完了，並不十分稱贊，好道：「你的文章小考得第一名，盡夠得上考鄉場，要得末名，便不能夠。」姓賈的道：「這便怎麼好？」郎秀才道：「天底

下的事向上爬是很難的，向下就很容易。這個何必我說呢！便指出一兩個人做的幾篇文章，算是榜樣。大半是姓賈的，瞧不起不肯學的，聽了他的話，笑道：「讀書人做的文章，第一要能傳給後世，譬如酒菜擺了許多貴重的東西，要叫天下的人不說我是奢華呢！照這樣子，謊騙功名，便是做到宰相，還是一個下流東西。」郎秀才道：「不是這樣說的。文章雖好，沒有功名的人所做，便不能傳給後世。你打算抱着書本到老便罷。若不是這樣意思，考場裏的那些考官都是拿這種文章得功名的，怕不能因為看你的文章，另外換副眼睛肚腸呢？」姓賈的終究不說話。姓郎的站起來，笑道：「年輕人脾氣好強啊！便告辭回去。這年秋天進考場去，又不中，肚裏悶悶不樂，想到姓郎的話，便拿從前他說的這幾篇文章，勉強強讀着，還沒讀完一篇，便昏昏沉沉的睡熟了，心裏疑疑惑惑的，自己沒了主意。又過三年，考日快到，姓郎的忽然跑來，大家見着面，很高興，便拿出他想出來的七個題目，叫姓賈的做文章。過一天，向他文章來看，不說他好，叫他再做，做完了，又說他不好。姓賈的和仲間玩笑，在不中的卷子裏湊幾句沒有精神，浮泛不能給人看的句子，接成了做七篇文章。等他來的時候，給他姓郎的歡喜起來，說道：「不錯了！」便叫他熟讀記着，再三叮囑他不要忘記。姓賈的笑着道：「老實告訴你，這文章裏的話，不是從肚裏想出來的。」一轉眼便忘了，便是被板子打着，不能再記得住了。」姓郎的坐在桌旁，逼着他自己讀一遍，便叫他脫去衣服，露出背脊來，拿筆畫一道符，便去了。說道：「是這幾篇已夠了，可以把許多書收藏起來，看看背上的符，洗他不下深深的攢進皮肉裏去了。到考場裏，七個題目沒有一個錯的，回想到從前做的許多文章，糊糊塗塗的，不記得了，祇有那玩兒做成功的文章，一句一句都記在心中，但是捏着筆，到底想想不好意思，要稍稍改換幾句，便翻來覆去，再三想着，竟不能再換一個字。太陽已向西面落下，完完全全抄在上面。姓郎的等着他，已有好半天了，問他怎麼那樣遲。姓賈的拿老實情形告訴他，便求他揩去符，一看已沒有了，再想考場裏的文章，便和隔了一世一般，十分詫異，便問他爲什麼不給自己的想法。他笑道：「我祇因不存這種功名的念頭，所以不能讀這種文章呢。」便約定明天到他家裏，姓賈的答應他，姓郎的出去後，姓賈的拿文章稿子自己一看，實在不是自己心裏發出來的，悶悶不樂，不再去尋姓郎的了。垂頭喪氣的回到家裏，不多幾時，出了榜，竟中了一名經魁。又去看看舊時的稿子，讀一句出一身汗，讀完了幾層衣服，都已濕透，自己道：「這篇文章一拿出去，怎麼有這臉去見天下的讀書人。」

呢。」正不好意思的時候，姓郎的忽然來了道：「你求考中，已經中了，爲什麼這樣不樂呢。」他道：「我正在自己想，拿金盆玉碗，盛了狗糞，真沒有這臉面出去見人，快要逃到山裏，和世人永遠斷絕。」姓郎的說道：「這樣也好，祇怕做不到呢，果能做得，我領你去見一個人，可以修到永遠活命，連這一千年的名氣，也沒有什麼捨不下，何況是這空得來的富貴呢。」姓賈的歡喜，留住他和他一起過夜道：「待我想一想，停當。」到天亮，對姓郎的道：「我主意打定了。」也不去告訴妻子，偷偷的便走去，慢慢走進深山中，到一座洞門口，這裏另有天地，有個老頭兒，坐在堂屋裏，姓郎的叫他去拜見，喚他做師父，老頭子道：「來得怎麼這樣早。」姓郎的說道：「這個人修仙的志向已打定了，請你收留下來。」老頭子道：「既然來了，連自己這身子也要丟在肚子外面，纔可以。」姓賈的是是的答應着聽他的話，姓郎的送他到個院裏，收拾好給他睡的地地方，又送乾糧給他吃，纔去。房子很考究，又乾淨，祇是門口沒有門窗，沒有窗格，裏面祇有一張茶几，一張榻，姓賈的脫下鞋子，爬上床去，月亮光直照進來了，覺得肚子飢餓，拿乾糧吃下去，味甜，又容易吃飽，暗暗的想，姓郎的一定再要來的，坐着好半天，靜悄悄沒有一點聲音，祇覺得滿屋清香，肚子空裏雪亮，血脈筋條都可以指點着數得出來，忽然聽得有聲音，很尖的好似貓兒抓着，撻打窗洞裏去，一看，那老虎蹲在廊簷下，當時看見了，十分驚慌，因聽到師父的話，便又定了神，呆坐着，老虎好似知道屋裏有人，慢慢的走到床前，來鼻子喘着氣，呼呼的響，四處聞着他的脚和腿，稍停一回，聽得院裏有叫喊翻騰的聲音，好似雞給人綁住了一般，老虎便跑出去，又坐一回，一個美人走進來，蘭花麝香的香氣，吹進鼻管裏來，輕輕的爬上床，貼着耳朵邊道：「我來了。」說話的時候，嘴裏的香氣，四面散開來，姓賈的靜悄悄的不動一點心，又低聲說道：「睡熟了嗎。」聲音很像他的妻子，心裏稍稍動了一動，肚裏又想着道：「這個都是師父來試試我的假法術，閉上眼睛，依舊不動。」那美人笑道：「老鼠動了。」當初他夫妻兩人是和丫頭同住一個房間的，找快活的事，祇怕丫頭聽得，私下說定一句暗號道：「老鼠動便大家做那開心事了。」忽然聽得這個話，不覺心裏十分動起來，睜開眼來一看，真是他的妻子，問他怎麼能來，他答道：「郎先生，留你冷靜想回家來，打發老媽子領我來。」說話的時候，因爲姓賈的走出家門，不和他說明，倒在他懷裏，時怨恨着他，姓賈的勸慰，總能說笑着開心，事體完畢，已經快將天亮，聽得老頭子喝罵的聲音，慢慢的走近院來，他妻子急忙下床，沒有地方可躲，使爬過短牆。

出去，停一回，姓郎的跟着老頭子進來，他在姓賈的跟前打姓郎的，便把客人趕出去，姓郎的也領着姓賈的從牆裏爬出去道：「我望你的心太過了，不免性急些，不想你愛情的緣份還不曾斷，害我受打。今後我們暫時分手，見面還有日子呢。」便告訴他回去的路，便拱手分別。姓賈的低頭一看，自己舊時住的村坊，原在眼前，心想妻子走不動，一定還留在路上，跑了一里多路，已經走到家門口，祇見屋牆塌壞了，舊樣子都已改了。村坊裏竟沒有一個人，同他認識，心裏纔詫異起來，忽然想到從前劉阮兩人從天台回來的樣子，和他現在很像，不敢走進門去，在對門坐着休息。好半天，有個老頭兒拿着手杖出來，姓賈的對他作個揖，問他姓賈的家在什麼地方，老頭子指點着他的屋子道：「這地方便是，可是要打聽奇怪事嗎？我都知道，他們說這位先生聽得中了經魁，便逃去那時候，他兒子祇得七八歲，到十四五歲的時候，他的母親便永遠睡着不醒來，他兒子在世時，冷冷熱熱，替他換衣，待到死了以後，兩個孫子窮得利害，屋子也拆了，祇拿木條搭着架子，上面用草遮蓋着，一個月，前那太太忽然醒來，扳着手指一算，已有一百多年了，遠近的地方聽得這奇事，都來打聽，看他近幾天慢慢的少了。」姓賈的忽然明白道：「老先生不知道賈奉雉便是我呢。」老頭子十分詫異，走去告訴他家裏，這時候他大孫子已經死了，二孫子名叫祥，已經五十多歲，看這姓賈的年紀，輕心他是假的，稍停一回，太太走出來，纔認識他，吊下淚來，喚他一同進去，苦得沒有屋子，暫時走進孫子的房中，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跑進來，站滿兩傍，都是他的曾孫元孫，大半是粗蠢得沒有文氣的大孫媳婦，姓吳買了酒，煮了粗菜，又叫小兒子名喚果的，和他的媳婦跟着自己一同住一間屋，打掃房間，給太太婆婆住下，姓賈的走進屋中，烟氣灰塵和孩兒的尿，許多臭氣薰在人身上了，住了幾天，肚裏不舒服，實在耐不住，兩個孫子家裏輪着送酒飯，煮的菜又不好吃，鄰舍人家看姓賈的新回家來，天天喚他去吃酒，那太太却常常不能一飽，那姓吳的孫媳婦原是讀書人家的女兒，很知道做女人的規矩，事奉太公太婆，沒有冷淡的心思，那祥孫子家裏送菜送飯，慢慢的懶了，有時要哭了，纔送來給他吃，姓賈的生氣帶了妻子出去，在東街上開個學堂，常對他妻子道：「我很懊悔這一趟回家來，可是已經來不及了，沒有法子，再操舊業，若心裏不知害羞，做官發財，不難弄到的，住了一年多，那吳氏還常常送飯菜來給他吃，那賈祥父子已經斷絕來往，這一年考進了縣學，縣官歡喜他的文章，多多的送他錢，從此家裏便慢慢的寬裕起來，賈祥稍來親近，親近姓賈的喚他進來算一

算從前用去他的錢，拿出來還給他，趕他出去，便買了一座新屋，喚吳氏搬來一同住着。吳氏有兩個兒子，大兒子留在家裏看管老屋，小兒名果，很聰明，喚他和學生們一同讀書。姓賈的自從山裏回家以後，肚裏的想頭，越法明亮，不久接連中了進士，又過幾年，照侍御的官銜放出去，帶兩浙的巡查御史名氣，很響。家裏天天唱戲，造着高廳大屋，一時裏算他家最熱鬧。姓賈的爲人脾氣剛直，不怕有權的高官，皇帝身傍的大官，想要害死他，姓賈的常上奏章要告退，不會得到。皇帝答應不幾天，那禍事來了，原來他孫子賈祥生了六個兒子，都是沒有行業的，姓賈的雖說趕他不去理他，但都仗着他的勢威，去欺侮人，霸佔人家的田地房產，地方上的人，大家恨他，有一個人娶了新媳婦，祥的二兒子搶來做姨太太，看人原是奸刁之徒，地方上的人，湊了錢幫他打官司，因爲這事傳到京裏，於是那有權的大官，大家上奏章說姓賈的壞話，姓賈的實在沒有法子分辯，被捉去一年。賈祥和第二個兒子都死在牢中，姓賈的奉旨充軍到遼陽去。這時賈果中了秀才，已很長久了，爲人十分忠厚，太太生了個兒子，年紀十六歲，便把兒子託給賈果夫妻兩人帶了一個用人，一個老媽出去，姓賈的道：「十多年的做官發財，還不如做一場夢的長久，到現在纔知做官發財的地方都是地獄，懊悔比古時劉晨阮肇兩個人還多造一重罪孽呢。幾工夫到了海邊，上遠遠看見一條大船，隱約有吹打聲音，那些人都像天上的神道，待走到近來，船裏有個人出來，笑道：「請侍御官下船去休息。」姓賈的看見那人，又諾又喜，縱身一跳，跳過去看管他的差人，不敢攔他，他太太急忙要上去跟着他，那船已離開很遠了，便生氣跳在海裏，在水上忤了幾步路，看見一人掛練條，在水裏拉住他，救他去了。差人叫撐船的搖着船，一邊追一邊喊，祇聽得打鼓的聲音和打雷一般，和那風浪聲夾着，轉眼間便不見了。那用人認識這個人，原來就是那姓郎的人。

蕙芳

住在青州城裏的馬二混，做着賣酒的生涯，家裏很窮，沒有媳婦，和母親一同做苦工。一天，老太太一個人住着，忽然有個美人走來，大約十六七歲，光景梳着一個田螺頭，穿着一件布衣裳，很樸實，那臉上的光彩，叫人看了也動心。老太太詫異起來，看着他，細細問他那女人，笑道：「我知道你這個好兒子，很規矩，情願將我的

身體給了媽媽家裏。」老太婆越法詫異起來，說道：「娘子是天上仙人，說了這句話，便短我母子的幾年壽數。」那女人再三說了，他想一定是大戶人家逃出來的女人，推辭得越法利害，那女人便去三天後又跑來，延挨着不肯去，問他姓名，他道：「媽媽若肯收留我，我纔肯說，若不肯收留我，可不必問。」老太婆道：「窮苦得這個樣子，得了這樣一個媳婦，不相配，也不是件好事。」那女人笑着坐在床頭，跟他十分親熱。老太婆辭謝他道：「娘子快出去，不要害我。」那女人便走出門去。老太婆看着他向西走去，又過幾天，西面巷裏的呂老太婆走來對馬老太婆道：「隔壁的姑娘，董薰芳一個人沒有靠傍，自己願意做你兒媳，爲什麼不肯收留他？」馬老太婆把自己疑心的意思告訴他，呂老太婆道：「那有這樣的事情，如有錯處，罪歸我的身上。」馬老太婆聽了十分歡喜，答應他，呂老太婆去後，老太婆打掃屋子，舖好床帳，要等兒子回來娶他。天將晚，那女人悄悄的自己跑來走進屋子，拜見婆婆，十分有規矩。對婆婆道：「我有兩個丫頭，不曾徵得母親的同意，不敢喚他進來。」老太婆道：「我娘兒兩人住着破屋，不知道使喚丫頭用人，一天只有很少幾個錢，祇夠自己吃用，現在添了新媳婦，一人嬌嫩得坐着吃飯，還怕吃不飽，再添兩個丫頭，難道還可活命嗎？」那女人笑道：「丫頭來了，不費母親的事，都能自己尋飯吃。」問他丫頭在什麼地方，那女人便喚秋月、秋松，喚的聲音不覺完，忽然和飛着的雀兒一般，落下兩個丫頭已經站在跟前，便喚他對起太太磕頭，停一回，馬二混回家來，他母親迎出去告訴他這件事，馬二混歡喜，走進屋子，看見貼翠的柱子，雕花的橫樑，好似皇宮一般，裏面的茶几、屏風、簾子、帳子，發出光來，眼也看花了，他詫異極了，不敢進去。那女人走下床來，迎上去，笑着看他，好似仙人一般。越法詫異，倒退出來。那女人拉着他，坐着親親熱熱的說話，馬二混歡喜得想不到身體和魂靈好似不在一起了，便站起來，要出去買酒，那女人攔住他道：「不用，一便喚兩個丫頭，料理吃酒的傢俱，秋月拿出一個皮袋來，提到門背後去，連連的搖幌着，停了一回，拿手伸進去，一摸，壺裏盛着酒，盆子裏盛着菜，樣樣都是熱騰騰的酒，吃罷便睡。那花毯、綢褥，又暖又軟，非常有趣。天亮走出門去，那茅屋仍和舊時一樣，娘兒倆看了她，大家奇怪。老太婆到呂老太婆家裏去，要打聽這女人從那裏來的，進門便謝他做煤的好意。呂老太婆詫異起來道：「許多日子不來看你，什麼地方的鄰舍女人，會來託我事情呢？」老太婆越法疑心，說出這事來。呂老太婆十分奇怪，便跟着老太婆來看新媳婦，那女人笑着來迎接他，再三謝他做媒的好意。呂老太婆

看他長得聰明縹緲，大着眼睛，好半天，便也不分辯，是是的應着罷了。那女人送他白木做的搔癢的傢伙一個道：「沒有什麼東西謝你的好意，送你這些小東西替媽媽爬着背罷了。」呂老太婆拿回家來細細一看，便變了白金馬二混，自從有了媳婦以後，立刻改變了舊時的窮相，門窗收拾得簇新，箱子裏貂皮綢緞數也數不清。隨馬二混去，拿來穿着，待到一走出門，更變了布衣服，祇是輕鬆和暖罷了。女人所穿衣服也是這樣，過了四五年，忽道：「罰到世上來十多年，因為和你有緣，便暫時留下住在你家，如今要分別了。」馬二混苦苦的留住他，那女人道：「我替你另外找個好妻子，叫他來接下去看家，我隔着一年幾月便來一趟。」話說完，忽然不見馬二混，便娶了秦家的女兒，隔了三年七月初七的夜裏，夫妻兩人正一起說話，那女人忽然進來，笑道：「新夫妻很要好，想不到舊人嗎？」馬二混很詫異，站起來肚裏很傷心，拉她坐下，便說着心事。那女人道：「我恰巧來送織女過河去，觀空來看看你。」兩人大家捨不得話說不完，忽然半空裏有人喚着蕙芳，那女人急忙起來告辭，馬二混問他來喚的是誰，她道：「方纔我同雙成姊來的，他沒有耐性，久等我。」馬二混送他出去，這女人道：「你壽數活到八十歲到那時，我來收拾你的屍首，說畢便不見了。現在馬二混已有六十多歲了，他這個人祇是爲人忠厚老實，也沒有別的好處。」

陸押官

趙先生是湖廣武陵人，做到宮詹官，退了任回來，有個年輕的候在門口，求他收留，管理寫信的事。先生喚他進來，見這人秀氣文雅，和讀書人一般，問他姓名，自己說是陸押官，並不要工錢。先生留他下來，聰明得勝過平常用人來去的信札奏章，常常隨意寫着回信，沒有不精的。又主人和客人下棋，陸押官在一旁看着，指點他便能贏過來。趙先生從此越法另眼看待他，許多同伴的用人，看他待了主人的寵，大家和他開玩笑，向他要酒吃，押官答應，便問同伴有多少，恰巧那莊上的用人，都來了大約三十多人，大家都告訴他這個數目，有意難他，押官道：「這個很容易，但是客人多一刻工夫不能辦得這樣快，到酒店裏去罷。」便邀了許多同伴，到大街上的一家酒店裏，待到坐下，纔拿起酒杯，有個人按着酒壺站起來道：「諸位暫時不要吃酒，先闕一聲，今天是誰做東，應該先拿出錢來做押頭，纔可放量吃喝，假使不是那樣，一吃幾千個錢，大家一哄散去，向

誰去要錢呢。」大家看看押官，押官笑道：「可是疑心我沒有錢嗎。」便站起來在盆裏拿了一團濕麵粉，和拳頭般大，拉碎了擱在桌上，隨手拋着，隨手變成老鼠，悉索索滿桌子跑着，押官隨手捉住一隻，拉破他，吱的叫了一聲，肚子破了，拿出小小的一粒金子，再捉一個也一般，拉破了肚子，一刻工夫，老鼠都已捉完，零碎金子堆滿眼前，便對大家道：「這許多金子，不夠我們吃喝嗎？」大家看了詫異，便一同放量吃酒，待到吃完，共用去三兩多金子，大家稱一稱金子，恰合這數目，大家想把這怪事去告訴主人，便向他要一粒金子，藏着，待到回家去告訴趙先生，趙先生叫他拿金子出來，伸手去一摸，已不見了，回去問店主，那給他的酒錢，都已變了藥草，回家去告訴趙先生，趙先生問他，押官道：「朋友逼着要我酒吃，袋裏空，洞洞實在沒有錢，年輕時學得一點小玩意，故意來試試看。」大家又要他還酒錢，押官道：「我不是騙酒吃的那邊村裏的打麥場中再去篩一篩，可以得到麥子兩石，夠還酒錢還有餘呢。」便拉了一個人同去，那村裏的用人快要回去，便和他一同去，到那裏有乾淨的麥子幾斛，已經堆在麥場裏了，大家因為這個越法奇怪，這押官一天，趙先生到朋友家裏去吃酒，客廳裏有一盆蘭花，開得十分興旺，心裏愛他，待到回家去，又稱贊好花，押官道：「若真的歡喜這盆蘭花，不難拿來的。」趙先生還不肯相信，一早到書房裏去，忽然聞得一陣陣奇異的香氣，便看見有蘭花一盆，花葉的多少，很像那在朋友家裏看見的一樣，便疑心他是偷來的，故意去問他，押官道：「我家裏種的幾千百株，爲什麼一定要去偷呢？」趙先生不信，他恰巧那朋友來看見蘭花，詫異道：「怎麼很像我家的花呢？」趙先生道：「他說方纔買來的，也不知他是那裏來的，但是你出門的時候，可看見蘭花還在那裏嗎？」那朋友道：「我實在不會到書房裏去過，有沒有實在不知道，但是怎麼能到這個地方來的？」趙先生看看押官，押官道：「這個不難分別得出來，先生家裏的花盆是破的，有補着的疤，這花盆一點也不破。」過去一看，纔相信，夜裏告訴他，主人道：「從前說我家裏花草很多，總疑心是我胡說，現在請主人勞駕一趙，趁着月光跑去一看，但是這裏許多人都不可跟去，祇有阿鴨不妨的。」阿鴨是宮簷官的僮兒，依便了他，待到走出門去，已有四個人抬了轎子，停在路傍，趙先生坐上轎，快得比跑馬還快，停了一回，走進一座山去，聞到奇怪的香味，不多幾時，走到一座洞府裏，看見屋子高大，和人世上不同，擺設着花草石頭，精細的花盆，好花發出光彩，飄出香味來，便是蘭花一種，大約有幾十多盆，沒有一盆不好，看完了，仍坐着轎子回

家押官跟趙先生十多年。後來趙先生無病而死。說是和阿鴨一同出去。但不知到了何處。

續女

紹興有個寡婦。夜裏織布。忽然有位年輕女人。推門進來。笑道：「婆婆很辛苦嗎？」看他年約十八九歲。臉兒又秀又繚。綴衣服都有光彩。老太太吃了一驚。問他那裏來的。姑娘道：「你老太太一個人住着。所以我和你做伴。」老太太疑心是大戶人家逃出來的女人。苦苦追問他。姑娘說道：「媽媽不要害怕。我孤單也好。比媽媽一樣。我歡喜媽媽這地方乾淨。所以到你家裏來的。兩個人都免冷靜不好嗎？」老太太怕他是狐狸。不敢做聲。心裏却打不定主意。那姑娘便自己爬上架子去。代他織布道：「媽媽不用憂愁。這種活我最會做的。不爲了吃飯而來拖累你。」老太太看他和他氣。便留他住下。到夜深時。對老太太說道：「帶來的被褥。還在門外面。出去小便時。請你代拿進來。」老太太走出去。果然拿了衣服一包。那姑娘打開鋪在牀上。不知道是什麼綢緞。好得沒有別的東西。比得上老太太也鋪着布被。和他一塊兒睡在牀上。羅裙纔解下來。香味散滿了一屋。待到睡下後。老太太暗想：「遇到這個美人。可惜我的身體不是男人。」那姑娘睡在枕上。笑着說道：「媽媽七十歲的人了。還要胡思亂想嗎？」老太太道：「沒有想什麼。」那姑娘說道：「既然不胡思亂想。怎麼要做起男人來了。」老太太更知道他是狐狸。十分害怕。那姑娘又笑着道：「願做男人。怎麼心裏又怕我呢。」老太太害怕得兩腿發抖。連牀也搖動了。那姑娘說道：「胆這樣一點。大還要做人。老實告訴你。我是仙人。但我不是來害你的。祇叫你不要到外面去說穿的吃的自然舒服。」老太太早晨起來。在牀下拜着。那姑娘伸出臂膀來。拉住他。臂膀很滑。又暖又香。噴露出來。皮肉一觸着。人覺得上面很爽快。老太太心裏一動。又生出忘想來。姑娘冷笑着道：「老婆婆。你心又到什麼地方去了。叫你做了男人。便要爲女人送了性命。」老太太道：「若說是一個男人。今天夜裏怎麼能不死。」從此以後。兩人心裏很親熱。白天一同做工。看他織的布。勻淨細膩。發出光來。織的那布和綢緞一樣。賣的價錢。比平常布要大三倍。老太太出去。便鎖上門。有來尋老太太的。便在別的房子裏答應他。住下了半年。沒有人知道。後來老太太慢慢的在親戚鄰舍跟前露出來。姊妹們托老太太去說。要求見一見。那姑娘埋怨她說道：「你說話不小心。我不能長久住下去了。」老太太

懊悔自己多說話，十分恨自己。那外人來求見面的更多了，竟有拿勢力逼着老太婆。老太婆淌着眼淚去告訴那姑娘說道：「若是那班女同伴，見見也不妨，祇怕有些輕薄的男人跑來無規矩。」老太婆又苦苦求她，纔答應她過了一天年輕的姑娘們拿了香燭，路上接按連連的都是的。這姑娘太嫌熱鬧，不論有錢沒錢的，都不和他說話，祇是靜悄悄的坐着聽他們去拜見罷了。村坊年輕的男人聽說她長得縹緲，魂靈也飛了。老太婆一律叫絕他，有一個姓費的秀才，是本地有名氣的讀書人，賣去了他的產業，拿許多錢去打動老太婆。老太婆答應替他來說，那姑娘已知道，埋怨他說道：「你賣了我嗎？」老太婆爬在地上認錯，那姑娘道：「你貪他銀錢，我感他癡心，可以見見，但是緣份卻從此完了。」老太婆又問他，那姑娘說：「定明天來見秀才，聽了歡喜，拿着香燭走去，走進門一個揖拜到地，姑娘在簾內和他說話，問道：『你賣去了產業來見我，有什麼話對我說？』秀才道：『實在不敢有別的事體求仙人，祇因為你有神仙的美貌，空聽得前人傳說，若不因爲我粗笨，瞧我不起，給我看看一眼，我的心願也滿了。至於命好命壞，自然有定數的，不是我要知道的。』忽然布簾裏面臉色照出來，黑的眉兒，紅的嘴唇，沒有一樣不看見，好似沒有門簾隔着的一般。秀才心也亂了，魂靈也飛去了，不知不覺跪下去拜拜罷起來，那很厚的簾子動也不動的掛着，祇聽得聲音，不看見人了。心裏正懊悶着，暗恨不會看她的下半截身體，停了一回，看見門簾下面繡花鞋尖尖的細得一手也捏不滿，秀才又拜下去，簾子裏面的姑娘說道：『你回家去休息，我身體倦了。』老太婆拉秀才到另一間屋子裏，煮一杯茶給他吃，秀才寫一首南鄉子的詞在牆上道：『隱約畫簾前三寸，淩波玉笋纖，點地分明蓮瓣落，纖纖再著重臺更可憐。花襯鳳頭彎，入握應知軟似綿，但願化爲蝴蝶去裙邊，一嗅餘香死亦甜。』寫完便走去，那姑娘看見他寫的詞，很高興，對老太婆道：『我說緣分完了，現在真不錯了。』老太婆伏在地上請他打罵，姑娘道：『罪不全在你身上，我偶然動了愛情，拿臉色給人看，便給這不規矩的詞句子，場了這都是我自己的不是，你有什麼錯呢？若不快搬，怕身體吊在情坑裏了。』便捧着衣被出去，老太婆追上去拉她，一轉眼已不見人影了。

嫦娥

太原宗子美跟父親出去念書，寄住在揚州。他父親和紅橋脚下的林老太婆一向有交情的。一天父子倆走過紅橋，遇到了他再三邀着到他家裏去談談說說。有個姑娘站在一旁，有些姿色，老頭子稱贊她。老太婆看看宗子美道：「大官人和氣柔順，得和女孩兒一般，也有福氣的相貌，若瞧得起他，給你做了媳婦，你看怎麼樣？」老頭子催着兒子站起來叫他拜謝。老太婆道：「一句話就值千金。」從前老太婆一個人住着，那姑娘是自己跑來的，她對她說：「一個人很苦。」問她的名字，便喚做嫦娥。老太婆歡喜他，留下了她，實在要拿她當作奇貨，竊佔呢。這時宗子美年才十四歲，見姑娘面貌暗暗歡喜，想他父親一定託媒人去說定了的。但是他父親回家去，像忘了一般，心裏焦急，暗地裏去告訴他母親。父親知道了，笑着說道：「從前我和老婆子開玩笑罷了，他不知道要賣黃金多少呢，這怎可輕易去說的。」隔了一年，父親母親一齊死了，子美心裏不忘那嫦娥，孝服快滿，託人把這個意思去對林老太婆說。老太婆起初不肯認，宗子美生氣說道：「我一生一世不輕易對人拜的，怎麼媽媽看我不值一個錢呢？」老太婆便道：「從前我和你的父親鬧着玩兒的，但是不會說定便，大家忘記了。現在既然這樣說，我難道要留住她嫁給天王的嗎？我天天打扮她，原望她換一千塊錢，現在要你半數，可好嗎？」宗子美自己量力不夠，弄到這許多錢，也便聽他去。恰巧有一個寡老太婆，租屋子住在他西面的隔壁，有一個女兒，年紀到十五歲了，小名顛當，偶然去偷看他，文雅縹緲，也不下嫦娥，心裏喜歡他，常借了送東西到他家裏去。日子久了，慢慢的熟起來了，可是要和他說一句話，也沒有機會。一夜他爬過牆頭來討火，宗子美開心起來，抱住她，兩人便親熱了，要和他說嫁娶的事，他推說哥哥出外做買賣，不會回來。從此覷着空便來去，形跡秘密。有一天偶然走過紅橋，看見嫦娥恰巧站在門裏，很快的走過他門口，嫦娥在裏面看見，拿手招他，宗子美站住了。那姑娘又招着他，他便走進去，姑娘埋怨宗子美失信。宗子美說明他的緣故，他便走進屋子去拿黃金一錠，給他。宗子美不收，回絕他道：「我自己和你想永遠斷了，因我已近人，若收了你金子，便對不起別人。我實在不敢做對不起人的事。姑娘不作聲，半天才道：「你說定的那個人，我都知道他的事，一定不成功的，便是成功了，我也不怨你負心的。你快走，老太婆要來了。」宗子美慌張地自己打不定主意，收了金子回家來，心緒歷亂，不知道依了誰好。過了一夜，拿這件事體告訴顛當。顛當當再三說他的說話不錯，祇勸宗子美在嫦娥身上用心。宗子美不說話，顛當說願意在他下面。宗子美纔高

興起來，便託媒人送金子給林老婆。老婆沒有話說，把嫦娥送給宗子美。進門後，她告訴他，頗當的話，嫦娥微微的笑着，故意勸他去娶頗當。宗子美高興起來，急欲去告訴頗當。那頗當的腳迹斷絕長久了，嫦娥知道他爲了自己，不好意思來見面，便暫時回娘家去，故意給他一個空當，叮囑宗子美偷住他掛在身上的袋袋，停了一會兒，頗當果然來了，和他商量所說定的事，他祇說不用性急，又隔了一回，脫下衣服，尋快活，他臂膀下面有一個紫色的荷花袋子，他正要伸手去取下，那女人覺着了，變了臉色坐起來，說道：「你待別一條心，待我兩條心，負心的漢子，便從今以後和你斷絕。」宗子美耐着性，解勸他，他也不依，竟去了。有一天，走到他家去打聽，已經另外有一個蘇州人，租着屋子住在裏面，原來頗當和母兩人搬去已久，影踪也沒有，沒地方可去，去訪問，怨恨嘆着氣，罷了宗子美，自從娶了嫦娥以後，家裏忽然有起錢來，接連的樓屋彎曲的迴廊，延滿了路，傍嫦娥歡喜說笑話，恰巧看見一幅美人兒的畫卷，宗子美說道：「我自問像你這樣美貌的人，天底下沒有第二個了，祇是不會看見飛燕楊妃罷了。」嫦娥笑道：「你若要看他的樣兒，便也不難。」說着，拿着畫卷，細細的看一遍，又跑進屋子去，照着鏡子打扮起來，學着趙飛燕的舞風，又學楊貴妃的酒醉，長短肥瘦，隨時能夠改變，那風韻神氣，和畫兒上的一比，活像真的，正裝着神氣時，有個丫頭打外面走進來，不再能夠認識了，詫異起來，問問他同伴，後來細細一看，忽然明白，纔笑起來，宗子美道：「我得着了，一個美人兒，那千年以來的，美人兒，都在我牀前房裏了。」有一夜，正好睡時，有幾個人，撬着門進來，火光照在牆上，嫦娥急急起來，驚慌着說道：「強盜來了。」宗子美纔醒過來，便要叫喊，有一個拿着雪亮的刀，攔在他頸上，嚇得不敢喘氣，又有一個人，搶着嫦娥，擗在背上一擁，出去了。宗子美大叫喊起來，家裏的用人跑來，屋子裏貴重物沒有一樣丟去的。宗子美十分傷心，淒涼地，正沒有法子，想不能夠再過日子，告到官裏去，追捉一點也沒有，信息過了三四年，肚子裏悶悶的沒有趣味，便推說是趕考進京去，住下半年，求神問卜，到處打聽，沒有一樣法子，想不到偶然走過姚巷地方，遇到一個女人，臉面齷齪，衣服破碎，瘦得和化子一樣，站住了，腳看他，便是頗當，詫異起來，說道：「你怎麼流落成這樣子？」她答道：「別後搬到南邊去，年老的母親死去，被壞人搶去，賣給有錢人家，打罵凍餓，真不好意思說。」宗子美淌下淚來，問他可以拿錢去贖來嗎？說道：「難的，了怕化的錢要很多，不能夠替我出力了。」宗子美說道：「老實告訴你，近年來很算有錢，可惜在客邊帶的錢有

限賣去了行李賣去了馬，也不敢推辭。若是要錢太多了，再回家去設法拿來。」說定明天走出西門城外去。兩人在柳樹林中見面，叮囑他不要喚別人去。宗子美答應他。第二天一早跑去，那女人先到了，上身穿一件衣服，新鮮漂亮，很不像從前的樣子，詫異地問他笑着道：「從前是試試你的心罷了，幸得舊交情還在，請你到我家裏去總一定可以有相當報答你。」向北走了幾步，便走到他家裏，取出酒菜來，兩人說笑着吃着酒。宗子美要他同回家去，顛當說道：「我有許多事體不能夠跟你去，嫦娥的信息原是十分聽得。宗子美連連的問他在什麼地方，顛當道：「他的地方很模糊，我也不十分知道。西面山上有一個老尼姑，一隻眼睜瞎了，去問他總可以知道的。」便住下了，睡在他家裏，到天亮告訴他路徑。宗子美走到那地方，有一座廟圍牆，塢了一叢竹樹，裏面有茅草屋半間，有個老尼姑在裏面縫衣服，看見客人來了，很冷落的，不去招呼他。宗子美對他作個揖，尼姑纔抬起頭來問他，便告訴他名姓，又說要求他事體。尼姑道：「八十歲的老瞎子和世界上是斷絕的了，什麼地方知道美人的信息。」宗子美再三求他說話，越法客氣，便道：「我實在不知道，有兩三個親眷明天夜裏來，或者小姑娘們認識的，也不可知道。你明天可以來。」宗子美便出去，第二天再跑去，那尼姑到別處去了，破門鎖着，候了半天，打起更來，月亮高高的掛着，夜裏的烏鴉很淒涼地叫，心裏害怕，沒有地方可躲，正走頭無路時，遠遠的看見兩個姑娘從外面走進來，那嫦娥在裏面，宗子美開心極了，忽然跳起來，拉住他的衣裳，嫦娥道：「莽撞男人，噴煞我了，可恨顛當多說話，便教情慾來纏住人。」宗子美拉他坐下，捏住他的手，很親熱的說話，一樣樣把他的苦楚說出來，不知不覺傷心起來，嫦娥道：「老實告訴你，我實是天上的姮娥，被罰落來的，在世界上跑來跑去，那限期已經滿了，借這個強盜搶的因頭，要死你的心罷。」那尼姑也是替王母看屋的，我初罰落世的時候，承他收留我，所以空時常來看望他，一回你若肯放了我，便可以替你去喚顛當來。」宗子美不肯低着頭，淌眼淚，嫦娥遠遠的望去道：「姊妹們來了。」宗子美正回頭去，看着那嫦娥已經不見了，宗子美大哭起來，哭得很響，不要再活在世界上了，便解下帶子來，自己吊死，正覺得魂靈已離了身體，却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停了一回，看見嫦娥走來，抓住他提起來，腳便離開地，走進廟去，拿樹上掛着的屍首，向他身上一推，喊着說道：「痴郎痴郎，嫦娥在這裏。」忽然好似夢醒般，息了一回，嫦娥發恨道：「顛當這個賤丫頭，害了我，又殺了官人，我不肯饒恕他的。」走下山，僱着轎子坐着回去，便吩

咐家人收拾行李，又轉身走出西門城外去。要去謝謝顛當，到那裏一看，屋子改了樣，又詫異又傷心的回來。暗想虧得嫦娥不會知道，走進門，嫦娥迎上來，笑道：「你可看見顛當嗎？」宗子美回答不出話來。嫦娥道：「你瞞着嫦娥怎麼可以找得到顛當？請你坐下候着他，便能夠自己來的。」不多幾時，顛當來了，慌張的跪在牀前，嫦娥兩個手指彈着他道：「小鬼頭，害人不淺呢！」顛當磕着頭，祇求饒他，一死。嫦娥道：「推人落在坑裏，自己卻想脫身到天外去嗎？月宮裏的十一姑娘，不多日子要出嫁了，要繡枕頭一百面，鞋子一百雙，可以跟了我去，大家一塊兒做着。」顛當回答道：「祇求分一半拿回去，做着到時候拿來。」嫦娥不答應，對宗子美道：「你若肯替他求情，我便放他去。」顛當看着宗子美，宗子美不說話，顛當拿眼睛瞪着他，生氣便求回去一過，告訴家裏人，答應了他，便去。宗子美問顛當的情形，纔知道他是西山狐狸，僱着轎子候他。第二天果然又來了，便一同回去，有人去問他的，宗子美造着謊對人說，但是嫦娥第二次來了，變得穩重，不說笑話。宗子美故意逗着他玩，祇是暗暗的叫顛當和他去玩兒，顛當十分聰明，很迷人。嫦娥願意一個人睡，常推託不和宗子美一同睡，過夜有一夜打三更時，還聽顛當房裏連連的笑聲，不休喚丫頭去偷聽他。丫頭回來不肯告訴出來，祇請太太自己去。爬在窗子外面一看，祇見顛當打扮得和自己一樣。宗子美抱了他，喚嫦娥，嫦娥微微的笑着，回到房裏，不多幾時，顛當心裏忽然痛起來，急急披了衣服，拉着宗子美到嫦娥房裏去，一走進門，便跪倒。嫦娥道：「我難道是做法事的醫生能夠解救的嗎？你自己才捧着心學西子的樣呢！」顛當磕着頭，祇說知道錯了。嫦娥道：「好了！」便起來笑着出去。顛當暗地裏對宗子美說道：「我能夠使得娘子學着觀音的樣兒。」宗子美不信，便大家玩着賭，誰的話不錯，嫦娥每逢盤腿坐時，閉着眼睛，好似睡去。顛當悄悄的拿玉瓶，插着楊柳，擱在茶几上，自己便低頭合掌，站在他身旁，嘴唇一半開着，牙齒微微的露着，眼睛一點兒也不動。宗子美笑起來，嫦娥張眼查問，顛當道：「我學着龍女伺候觀音呢！」嫦娥笑一笑，聽他去。罰他學着童子拜觀音的樣子，顛當把頭髮紮起來，向四面拜着，他爬在地下打滾，做出種種樣子來。左右彎着腰，腳尖能碰到耳朵。嫦娥笑起來，坐着拿腳跌他，顛當抬起頭來，嘴含住腳尖，輕輕的拿牙齒咬住了。嫦娥正玩笑時，忽然覺得一陣搖幌，從腳趾冒上來，一直到心口，心也蕩了，想着淫慾的事體，好似自己不能夠做主，便急急收着心，喝道：「狐狸奴才該死，不看看人便迷人的嗎！」顛當害怕，嘴裏放了跪在地下。嫦娥又很兇。

的埋怨他。大家都不懂。嫦娥對宗子美道：「顛當狐狸的脾氣不改。方纔差了一點被他害了。若不是多年修行深的墮落有什麼難呢。」此後看見顛當便很兇的待他。顛當害怕起來。對宗子美道：「我看娘子身上一隻臂膀一塊皮肉沒有不歡喜到了極地。不知不覺迷得他利害。若說害他。我不敢。且也沒有這樣很心。宗子美便把這個話去告訴嫦娥。嫦娥看待他便和從前一樣。但是因為他玩得沒有停的時候。常常勸着宗子美。宗子美不能夠聽他的話。因此那大小的丫頭媳婦。大家都搶着玩。有一天兩個人扶着一個丫頭。學着做楊妃的樣兒。兩人拿眼睛看着。暗中打個招呼。趁丫頭身子搖搖幌幌。做酒醉樣。一時兩隻手忽然放去了。頭立刻倒在階沿下面。聲音好似倒了一垛牆一般。大家正大笑着。走近去一摸。那妃子已經真的到馬嵬地方死了。大家害怕。去告訴主人。嫦娥驚慌起來道：「禍水來了。我的話是怎麼樣跑去一看。已經救不過來了。」派人去告訴他父親。他父親一向是個無賴。哭着跑着走來。背着屍首走進客堂裏。喊着罵着宗子美。關上門心裏害怕。沒有法子想。嫦娥自己走出來。責向他道：「主人虐待丫頭死了。照王法也沒有償命之理。且無意中忽然死了。怎麼知道他不再活過來。」那人喊道：「手脚已經冷了。怎麼有活的道理。」嫦娥說道：「不要胡鬧。縱然不活。自然有官在着。一便走進廳堂去。摸着屍首。那丫頭已經醒過來。跟着手站起來。嫦娥回出來。生氣道：「丫頭幸而不會死。賊奴怎麼可沒規矩。快拿草繩子綁起來。送到官府裏去。」那人沒有話說。直挺挺的跪着求饒。恕他。嫦娥道：「你既然知道錯。暫時免辦你的罪。但是小人是靠不住的。反來覆去。沒有一定留下你的女兒。到底是一個禍根。便趕快帶着他回去。原來的身價多少。應該快快的設法。派人押他出去。叫他邀着兩三個村坊裏年老的。在契券上做見證。一後面寫着名字完了。便叫丫頭來。叫那人自己去問他。沒有病了嗎。他回答說道：「沒有病了。」然後交給他帶去。停了一回。便喚齊了許多丫頭。埋怨幾句。打一頓。又喚顛當來對他很很的警戒。幾句對宗子美說道：「到現在纔知道做人主人的笑一笑。縐一縐眉頭。也不可以輕易做出來的。玩的事體。鬧頭是我。那害處便不能夠止住。大概傷心的事。是屬陰的。快活的事。是屬陽的。陽極陰生。這個是循環定數。丫頭的禍水。是明神告訴。你禍事慢慢的來了。若荒唐不明白。那破家的事體便來了。」宗子美聽着他的話。顛當哭着求他。超度嫦娥。便拉住他耳朵。過一刻工夫。放了手。顛當心裏怔怔的。一回忽然好似夢醒。爬在地下。自己磕頭。歡喜得喚着跳着。從此閨房裏又沾靜。又規矩。沒有敢胡鬧的那丫

頭回到自己家裏。沒有病，忽然死了。那人因爲贖身的錢，求村坊裏年老的代他來求饒。答應了他。又看他服待了一輩子的面上，賞他一口棺材去了。宗子美常常怕沒有孩兒，婦娥肚子忽然聽得孩兒哭聲，拿刀破開左面的脇骨，果然出來是一個男孩，不多幾時，又有了胎，又破開右面的脇骨，拿出一個女孩來。男孩兒很像父親，女孩兒很像她的母親。

霍女

彰德地方的朱大興家裏很有錢，但小器得很。除非兒子女兒娶媳婦出嫁，家裏是沒有客人的。廚房裏從來不煮肉，但是生性輕薄，歡喜女人有女人的地方，便是多化錢，也不可惜的。每天夜裏爬過牆，到隔壁村坊裏，跟着那淫蕩的女人胡鬧。有一夜，遇到一個年輕的少婦，一個人走着，知道她是家裏逃出來的，硬攔住他，拉他一同回去。拿蠟燭一照，看他纏緞得很，自己說是霍家的女兒，細細的盤問他，那女人不高興起來，道：「既然看中了我，爲什麼一定還要盤問我，如怕連累你，不如早些放我回去。」朱大興不敢問，拉他一同睡着。住着看那女人不能吃粗菜淡飯，又不愛吃肉湯，一定要吃燕窩，或是拿雞心魚肚，煮成湯，纔肯吃飯。朱大興沒法子，竭力供養他，又常常害病，自己說每天要吃參湯一碗。朱大興起初不肯，那女人叫喊着快要死了，沒有法子，給他吃下去，病好似沒有了，便把這個吃慣了。這女人穿的一定要綢緞，過了幾天，便厭他了一個月後，因爲用的錢算不清楚，朱大興不給他了。那女人哭着不吃飯，祇說又要回去。朱大興害怕起來，又百般依順他，常常厭氣，悶便要他隔十幾天去喚唱戲的來唱一回戲。做戲時，朱大興擺一張檯子在簾外，抱着孩兒坐着。看那女人因爲沒有客人，常常責罵他。朱大興也不十分和他去分辯。住下兩年，家裏漸漸窮了。對女人軟說，求他省些。這女人答應他用的錢都減去一半。日子久了，依舊不夠用。那女人沒有法子，吃着肉，勉強住下去，又變成不吃肉，也可以過去了。朱大興暗中歡喜，忽然有一夜，開着後樓逃去。朱大興心裏悶悶的，好似丟了東西到處尋他，纔知道在隔壁村坊姓何的家裏。何家的人很多，世代做官的，脾氣爽蕩，歡喜接待客人。燈火直到天亮，忽然有個美人半夜裏走進房裏來問他，說是朱家逃出來的。姓朱的做人，姓何的一向看他不起，又欣喜這女人長得美貌，便竟收留他，親熱了好幾天。越法歡喜他，拚命化錢供養他，和姓朱的一般。姓朱

的得了信息。去坐牢他家裏向他要人。姓何的一點也不去理他。姓朱的告了官。官方因爲他連那女人的姓名來歷都不明。把案子擱起來不理他。姓朱的賣去了家產。送錢給官。便答應去捉他。審問那女人對姓何的說道。我在姓朱的家裏。也不是拿聘金請媒人來說定的。爲什麼怕他。姓何的聽了歡喜。便要和他去對質。住在他家的客人顧秀才。他一個人說不行。說道收留別家逃出來的人。已經犯了王法。況且這個女人一進門來。每天化錢沒有數目。便是有一千兩黃金的人家。怎能長久呢。姓何的十分明白起來。不去打官司。把那女人送還朱家。過了一兩天。女人又逃去。有個姓黃的秀才。原是窮讀書人。沒有妻子。那女人打着門進去。自己說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姓黃的害怕王法。自己很小心。美人兒忽然跑來。又詫異又害怕。不知道怎麼好。再三推託着。那女人不肯去說話時。那神氣風流得沒有人比得上。姓黃的心動了。留他住下。又怕他不肯過着窮日子。那女人一早起來。親自去做那家常辛苦事。勤得勝過多年的妻子。姓黃的做人脾氣和順風流。專會在女人身上用工夫。便恨兩人見面得太遲。祇怕風聲傳出快活的日子不能過得長久。那姓朱的自從打官司後。家裏越是窮了。又想到那女人到底不能安靜住下的。便聽他去不去查向。那女人跟着姓黃的幾年。情分很好。有一天忽然說要回娘家去。要姓黃的僱着車僱送他。姓黃的道：「從前說沒有家的。怎麼前後說話不對他。說從前是胡說的。我是鎮江地方人。從前跟了浪蕩的男人。流落在江湖。便到這個樣子。我家裏也很有錢。你竭力湊幾個錢跑去。一定不虧待你。姓黃的依了他的話。僱着車子。一同到揚州地界。停船在江邊上。那女人恰巧靠在窗盤上。有一個大客商的兒子走過。看他長得縹緲。回過船頭來跟着他。那姓黃的不知道道呢。」女人忽然道：「你家裏很窮。現在有一個醫窮的法子。不知道肯不肯依我。」姓黃的問他。女人說道：「我跟着你幾年。不能替你生男育女。也是一件不了的事。我雖長得不好。虧得年紀未老。有人肯拿一千塊錢給你的。便賣去我。這幾個錢裏邊。妻子田地房屋都有了。這法子你看怎樣。」姓黃的變了臉色。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那女人笑着道：「你別愁。天底下原有許多美人。什麼人肯拿一千塊錢來買我呢。不妨到外邊去說。且看他有沒有這種人。不肯賣原是在你的。」那女人自己去和搖船的少婦說了。那少婦拿眼睛看着姓黃的。姓黃的胡亂答應他。那少婦去了不多幾時。回進來說道：「隔壁船上有一個做生意人的兒子。願意拿出八百塊錢。」姓黃的故意搖手不答應。他不多幾時。又跑來便說依你的話。請走過船去付錢。姓黃的

一笑那女人道：「教他暫時等一等。我吩咐黃官人便喚他去拿錢。」女人便對姓黃的道：「我天天拿值一千塊錢的身體陪着你，現在纔知道呢。」姓黃的問他拿什麼話打發他去。那女人說道：「請你便去寫着賣身契據去，不去原是在于我。」姓黃的不肯。那女人催逼他姓黃的沒法跑過去，立刻給他錢姓黃的叫他包起來，點清楚了，說道：「一時因為家裏窮，立刻拿他賣去。倘我家裏人不肯答應，仍舊拿原來的錢還你。」正拿錢回到船裏，便看見那女人跟着搖船的少婦由船梢走上了那做生意人的船。遠遠的看他和他告辭，一點沒有傷心捨不得的樣子。姓黃的整慌起來，喉嚨裏塞住了，說不出話來。停了一回，那做生意人的船解了，繩子去得和射箭一般快。姓黃的放聲大哭，要追上去搖船的不答應，開着船向南渡去。一轉眼到了鎮江，搬着銀錢走上岸去。搖船的急急搖開船去。姓黃的看守行李坐着沒地方可以去，看着江面上的水滾滾來，去好似箭射在身上。正按住臉哭的時候，忽然聽得很脆的聲音喚着黃官人，瞪着眼四面一看，那女人已在前面路上走着，他快活極了，背着行李跟上去問他：「你怎麼這樣快便來了？」那女人笑着道：「再遲幾刻鐘，你便要起疑心了。」姓黃的便疑心他不是平常人，再三問他的情形。那女人笑着道：「我生平待人見那小器的人，便去破壞他，見那不規矩的人，便哄騙着他。若老實地和你商量，你一定是肯的。什麼地方可以拿一千塊錢來呢？借別人寨在袋子裏的錢，那夫妻依舊團圓，你的運氣好極了。查問我什麼呢？」便僱一個脚夫背着行李，兩個人拉了手一同而去，走到水城門裏一座屋子，朝南開着，一直走進去，停了一回。那老頭子老太婆男男女女走出來迎接，他都說道：「黃官人來了。」姓黃的進去拜見岳父母，有兩個年輕的，作一揖坐下，和他說話是女人的兄弟們。大郎三郎呢，酒席上菜不多幾樣，玉盤子四隻，方桌子上已經擺滿了雞肉蟹肉鵝肉魚肉，都切得碎碎的，做成一個一個，那年輕的拿大碗勸着酒，說話很爽快，隔了一回，領他到另外一座院中去，給他夫妻兩個一同住着，被褥又滑又軟，那牀鋪便拿皮代着棕籐。天天有丫頭老媽送來三餐茶飯。那女人有時一天不來，姓黃的一個人住着，很覺得氣悶，常說要回家去。那女人再三留他，有一天對姓黃的道：「現在要替他想法子去買一個人爲子孫的事體，但是去買丫頭做姨太太，那價錢太貴，可以假說你是我哥哥，請父親去說媒，好人家的女兒不難娶到的。」姓黃的不肯。那女人不去管他，有一個張貢生女兒，新死了丈夫，說定聘金一百串錢。那女人硬給他娶來，新媳嫂小名喚做阿美，也很縹緲。那女人喚他做嫂嫂。

姓黃的沒有安身的地方。那女人却坦白地對姓黃的道：「我快要和大姨到南海去望阿姨。一個多月回來，請你夫妻倆好好的住在這裏。」說着就去了。夫妻兩人獨住一座院子，照時候送茶飯，也很豐滿，但自從進門後從來沒人再到他屋子裏來。每天早晨，阿美進去見老太太，說一兩句話便回來。妯娌在一傍，祇是大家一笑，使坐下半天，也不和他談天。姓黃的見了老頭子，也是這個樣，偶然遇到幾個舅兄弟在一起說話，姓黃的一到，便大家靜悄悄的。姓黃的又疑心，又氣悶，沒有說話的地方。阿美看出他的情形來，問他說道：「你既然和那班年輕的是弟兄，怎麼一個多月以來，都和陌生客人一般？」姓黃的一時答不出來，遲疑的道：「我十年工夫在外邊，現在纔回來呢。」阿美又細細的盤問他，公婆家裏的情形，和妯娌家住的地方，姓黃的十分爲難，不能夠再瞞他。把實在情形統統說了出來。那女人哭道：「家裏雖說窮，沒有做小老婆的，怪不得那班妯娌瞧我不起了。」姓黃的心亂了，不知道想什麼法子好，祇是跪着走近去聽他的話。阿美抹乾了眼淚，拉他起來，又問他怎麼安排姓黃的說道：「我怎麼敢有別的想法，祇有一個人自己回去罷了。」他女人道：「既嫁了丈夫，又回家去，問心怎麼忍得過？他雖說是先跟你是私的，我雖說是後來的，是當官的，不如暫等他回來，問他既然出了這個主意，卻怎麼安排我？」住下了幾個月，那人竟不回來。某夜聽得客廳裏很熱鬧的吃着酒，姓黃的偷着去看他，看見兩個客人，武官打扮，坐在上面，一個人圍着豹皮的圍巾，好似天上的神道，東面一人拿老虎頭上的皮做盔帽，老虎嘴罩在額角上，鼻子耳朵俱全，詫異着回進屋子去。把這情形去告訴阿美，竟料不定姓霍的父子是誰。夫妻兩人又疑心，又害怕，商量要搬去住在別地方，又怕遭他們的疑心。姓黃的說道：「老實告訴你，便是南海去的人回來，說明白了，我也不能夠住家在這地方了。現在要帶你去，又怕你父親有別的話，不如暫時別了兩年內再來，你能夠等便等我。如要到別處去，也聽你自己便。」阿美要告訴爺娘，跟着他去，姓黃的不肯。阿美淌下眼淚來，要賭咒，分別回去。姓黃的進去，向老頭子老太太告辭時，那班舅兄弟都到別處去了。老頭子拉住他，要等他們回來。姓黃的不依，他走了，上了船，冷清清的樣子，也變了魂靈也丟了。到瓜州地界，忽然回過頭去，看見一張風蓬過來，在水面上走着，和飛一般慢慢近來。那船頭上拿着寶劍坐着的是霍大郎，遠遠對他道：「你要回家，怎麼一點不和我商量，丟了夫人去，兩三年工夫，什麼人再能守着你？」說話時，船已經靠近了。阿美從船裏走出來，大郎扶他上了姓黃的。

船身體一跳，回到船裏，一直去了。從前阿美回去後，正對他爺娘哭着，忽然大郎帶着車子走進門來，拿着寶劍逼住他，趕着阿美很快走去。一家人都害怕躲着，沒有人敢去攔住。向他阿美說出來姓黃的，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但是見了阿美也很歡喜，開了船便走着，到了家裏，拿出錢來做買賣，很可稱得有錢。阿美記念爺娘要姓黃的去，看望一回，又怕和他和霍家的女兒一同來，大小老婆又有吵鬧的事體，住着不多幾天，張老頭子找到了，看見屋子清爽整齊，心裏很歡喜，對女兒道：「你出門去以後，便到霍家去打聽，看見門戶已經鎖起來了，那屋子的主人也不會知道，半年工夫，竟沒有信息，你的母親日夜淌着眼淚，說是被壞人騙了去，不知道流落在什麼地方，現在有什麼嗎？」姓黃的把實在情形對他說，便疑心他是神道。後來阿美生下兒子來，取名叫仙賜，十多歲時，母親打發他到鎮江，走到揚州地界，住在客店裏，跟他的人都出去了，有一個女人走來拉他兒子走進別的房間裏去，放下簾子，抱他坐在膝蓋上，笑着問他，喚什麼名字？孩兒告訴他，問他取這個名字是什麼意思？他回答道：「不知道。」那女人道：「回去問你的父親，自然能知道。」又替他梳一個髻兒，自己拔下髻上插着的花，給他戴上，拿出金鐲子來，套在手臂上，又拿黃金塞在他袖子裏道：「你拿去買書讀。」孩兒問他：「你是什麼人？」他說道：「孩兒不知道，你還有一個娘嗎？回家去告訴你的父親。」朱大興死了，沒有棺材睡，應該去幫他買棺材，不要忘記。」一家人回到客店裏，不見小主人，尋到別間屋子裏，聽得他和人說話，去張望他，便是舊時的主母，在簾外咳嗽一聲，要去和他說話，那女人推孩兒在牀上，不見了。問問那客店老板，並沒有人知道的。幾天以後，從鎮江回來，告訴姓黃的，又拿出他送的東西來，姓黃的感激他，可惜他心裏丟不開，待到去打聽那姓朱的，死去三天，屍首不會埋葬，便拿錢去安葬了。

安期島

長山劉撫台名鴻訓，帶了一個武官，皇帝派他到朝鮮去，聽說安期島是神仙住的地方，要坐着船去游玩。國裏的臣羣大家說不能去，叫他等姓張的來，原來安期島已不和世界上人來往，祇有徒弟叫小張的，一年來一兩趟要到島裏去的，要先自己對他說，若說可以去，得便擺一渡，可以到了，不然起着旋風，翻了船，過了一兩天，國王喚他見面，上朝看見一個人，掛着寶劍，戴着櫻葉笠帽，坐在殿上，年紀三十歲，相貌清爽，問他便是

小張劉鴻訓便自己說想去的意思。小張答應他，祇說是跟你去的人不可以去，又走出去把跟人看一遍，祇有兩個人可以一同去玩。便僱船領這姓劉的同去。水路不知道有多少遠，祇覺得輕風一陣，一陣的吹在山上，好似坐在雲霧裏，停了一回，已經到了那地方。這時天氣很冷，到了這地方，那天氣和暖，山上的花開滿在山頭上，山脚下，領他看山洞裏，看見三個老頭子，盤腿坐着，東西兩個人，見客人進來，好似不會知道，祇有坐在中間的，站起來迎接客人。大家見禮，待到坐下，喚送茶來，有一個童子，拿着盤子，走去洞外牆上，有一個鐵錐子，那錐子的尖頭，塞在石頭裏面，童子拔出錐子來，水便滿着沖出來，拿杯子去接，盛滿了，再塞住他，停了一回，托着盤走來，他的顏色淡綠，嘗一嘗，冷得牙齒痛，劉鴻訓怕冷不吃，老頭兒對童子把嘴歪一歪，童子拿杯子去吃，他賸下來的，仍舊在原處，拔去錐子，滿滿的倒着一杯進來，便覺香氣很濃，熱氣沖起來，好似從鍋子裏拿出來一般，看了暗暗奇怪，問他命運好壞的事，他笑着道：「世界以外的人，年月也不知道，怎麼懂得別人的事體。」問他不老的法子，道：「這個不是有錢做官的人所能做的。」劉鴻訓告辭，小張仍舊送他回去，待到了朝鮮，把他奇怪的情形說出來，國王嘆着氣道：「可惜不會吃他的冷的，這個是補身體的仙水，一杯可以活一百歲。」劉鴻訓快回去，國王送他一樣東西，拿紙和綢包着，叮囑他到海邊上，不要打開來看。他待到離開海面，急忙拿來拆開來一看，拆完了幾百層包皮，纔看見一面鏡子，細細的一看，那龍宮裏的龍子龍孫都在眼前，正看着，忽見潮頭比樓屋還高，滔滔滾滾的，已近身來，十分害怕，飛也似的跑着，潮水跟着他，快得和狂風大雨一般，很驚慌，拿鏡子拋去，潮水便退落了。

桓侯

荊州彭好士，從別處吃酒回來，下馬小便，那馬在路傍吃草，有細草一堆，蓬鬆得很有趣，纔開着黃色的花，美麗的顏色，看得人耀眼，馬已吃完一大半了，姓彭的拔起他吃剩的草，拿到鼻子邊去聞，有奇異的香味，便藏在懷裏，騎上馬，又走，馬跑得很快，很覺得舒服，竟不留心看回去的路，聽馬自己跑去，忽見晚快，為太陽在山上，纔把繩拉轉，祇看見，歷亂的山頭，橫七豎八，並不知道，這個是什麼地方，一個用人打扮的走來，見馬正噴着氣，叫着替他拉住繩，道：「天色已快晚了，我家主人可以留你住一夜。」姓彭的問他這裏是歸什

麼地方管的。他道：「是四川閬中地方。」姓彭的十分詫異，原來半天工夫已經走了一千里路了，便問他主人是什麼人。到了自然能知道。又問他在什麼地方說道：「近在眼前呢。」便替他拉着馬，很快的走着。人和馬和飛的一般走過一個山頭，看見半山裏房子很多，夾着屏風門簾，遠遠看見一族人穿着衣帽，好似等着什麼人。姓彭的走到了，跳下馬來，大家拱着手見禮。停一回，主人走出來，神氣很粗，暴帽子衣服都和世界上人兩樣，拱手對客道：「今天來的客人，再沒有比彭先生遠的了。」便對姓彭的作揖，請他先走。姓彭的不敢走在前面，主人拉着他臂膀走去，他覺得拉的地方好似帶着手拷，痛得要斷下來，不敢再和他推讓。便走着後面的人，還大家推遜着。主人有的去推着，有的去拉着，客人都喊痛，好似吃不起苦痛。大家依了主人的吩咐，走着走上客廳去，見擺設很考究，兩個客人坐着一桌，姓彭的悄悄的問那一起坐着的人，主人是什麼人。回答道：「是張飛。」姓彭的睜大了眼，不敢再咳一聲。一屋子坐着的人，靜悄悄的，酒送上來以後，張飛道：「年年白吃了親戚客人的，也算擺一桌水酒，盡我一點心，恰巧遠路客人來了，也是榮耀的事。我心裏有一件荒唐事體，要求你，如你稍稍有一點不捨得，便也不硬要你的。」姓彭的站起來，問是什麼東西。他道：「你的馬已經長了仙骨，不是世界上人，可以騎得他的，想買一匹馬來和你換你看怎樣。」姓彭的道：「便拿這馬奉送，不敢和你掉換。」張飛道：「便給你一匹好馬，又要賞你一萬兩銀子。」姓彭的離了座位，爬在地下道謝。張飛喚人拉他起來，停了一回，酒菜送上來，太陽下去了，點上蠟燭，來大家站穩來告辭。姓彭的也告別。張飛道：「你遠路跑來，回到什麼地方去？」姓彭的看着同桌坐的人道：「已經求着這位先生做我房東了。」張飛拿大杯子篩酒給客人吃，對姓彭的道：「你藏着的香草，新鮮的吃下去，可以成仙，枯乾的可以點東西成金子，草七條可以點成一萬金子，便喚僮兒拿出點金子的方單來，給姓彭的。姓彭的又拜着謝他。張飛道：「明天到街上去，請你在馬堆裏隨意挑一匹好的，不必和他講價錢，我自然能夠給他錢的。」又對大家道：「遠路的客人回到家裏去，可以稍稍幫他幾個盤船錢。」大家的答應着，酒吃完，謝過了，分別着出來，在路上纔問他名姓，一起坐着的是劉子鞏，同走着兩三里路，走過山頭，便看見村坊裏的屋子，許多客人陪着姓彭的到劉子鞏家裏，纔說他奇怪的事體來。從前村坊裏年年，在張飛的廟裏出會，殺牲口唱戲，做成了規矩。劉子鞏是爲首的，三天以前廟會纔完，這一天的日中，各人家裏都有一個人來邀請過山去。

問他是什麼人，說話又是很含糊，祇是催逼得十分要緊，走過山去，看見花園屋子，大家詫異起來，快到門口，那打發來的人纔老實告訴他，大家也不敢逃回去，那人道：「暫時一起在這裏等着，請一個遠路客人快到了。」原來便是這姓彭的，大家都說他的奇怪情形，內中有被他拉着捏着的，都害臂膀痛，解開衣裳，照皮肉發出青黑色，姓彭的自己看看，也是這個樣子，大家走開，劉子輩便拿着被褥和他一起睡，待到天亮，村坊裏人指着接待客人，又陪着姓彭的走到街上去看馬，十多天看了幾十匹，實在沒有好的，姓彭的也打算隨便買一匹，又走到街，見一匹馬，骨格好似好的，騎着試一試，他玲瓏輕快，一直騎進村坊裏去，等着那賣馬的再去尋他，那人已經去了，便告別着村坊裏的人，要回家去，村坊裏的人各人送着金銀送他的行馬，一天約走五百里路，到了家裏，告訴他們，從什麼地方來的，傍人都不去信他的話，袋子裏拿着四川的東西來，纔大家詫異起來，香草早已枯乾了，齊巧有七根，照他的法子點着，變着金子，家裏便立刻多起錢來，便在舊時那地方獨供着一座張飛廟，又唱了三天戲。

粉蝶

楊曰旦是瓊州的讀書人，有一天從府城裏回家來，坐船過海，遇了旋風，船快要翻了，忽然水面上有隻空船，過來急急跳上船去，回過頭來一看，那同船的人統統呆在水裏，淹死，風勢越發利害，閉着眼睛昏沉沉的聽他吹去，隔了不久，風住了，睜開眼來，忽然看見水中央一座山地，屋子接連連的，搖着船靠近岸去，直走到村坊的門口，村坊裏很靜，走一程坐一回，好半天雞狗的聲音也聽不到，看見一座門朝北開着，松樹竹葉密層的遮着，這時已是十月裏的天，牆裏面不知道是什麼花，不會開的，花朵兒結滿了一樹，心裏歡喜他慢慢的走進去，聽得彈琴的聲音，站了一刻工夫，有個丫頭從裏面出來，年才十四五歲，風流縹緲，見這姓楊的一轉身走了進去，停了一回，聽得琴聲停住了一個年輕男人出來，很詫異的神氣問客人從何處來的，姓楊的告訴他，轉問他是什麼地方人，姓什麼，姓楊的又告訴他，那年輕的笑着道：「是我的親戚。」作一個揖，請他進院去，院子裏屋子造得精巧，乾淨，又聽得彈琴的聲音，待到走進屋子去，便見一個年輕的女人端正的坐着，紅色的絃線正調勻了，年紀大約十八九歲，臉上神氣很漂亮，看見客人進來，推開琴要逃去，那年青

男子攔住他道：「不用逃，這便是你的親眷。」接着說出遭難的情形來。那年輕的女人道：「是我的姪兒，一便問他的祖母家健旺嗎？爹娘年紀多少了？姓楊的道：「爹娘年紀四十多了，都沒有什麼病，祇有祖母六十歲，害了病，許多日子不好走，一步要人扶呢。做姪兒的實在不知姑母是誰的。一房裏長輩請你老實對我說，了可以回家去時對家人說。」那年輕的女人道：「路隔得遠遠，長久信息不通了。回家去祇對你父親說，十姑母問好，他自然能知道的。」姓楊的問姑丈是姓什麼？那年輕的男人道：「海島地方姓晏的，這地方名叫神仙島，離開瓊州三千里，我寄住在此地，也不多時候。」十娘走到裏屋去喚丫頭拿酒菜出來給客人吃，新鮮的菜蔬又香又好吃，也不知道他是什麼名兒。飯吃完，便和他四處看看遊玩，看見花園裏桃樹李樹花含着苞，很當他奇怪，事體姓晏的道：「這地方夏天沒有極熱的時候，冬天沒有極冷的時候，開花沒斷的時候。」姓楊的高興起來道：「這個是神仙地方，回家去對爹娘說了，可以把家搬來和你做鄰舍了。」姓晏的祇是微笑，回到書房裏去，點着蠟燭火，看見琴擺在桌上，要求聽他彈一套姓晏的撥着絃線，十娘從裏面出來，姓晏的道：「來來，你替你姪子彈一彈。」十娘便坐下來，問姪兒要聽什麼？姓楊的道：「從來不曾讀過琴譜，實在不知道。」十娘道：「祇叫隨你的意思說出來，都可以彈成調子。」姓楊的笑着道：「海風吹着船，也可以彈成一個調子嗎？」十娘道：「可以。」便按着絃線彈起來，好似有現成的譜的聲音，調頭又響又急的聽着，身體好似座在船裏，被吹着旋風搖幌着，姓楊的又詫異又稱贊，不住嘴問他，可以學得嗎？十娘給他琴叫他試彈着絃子，說道：「可以教的，你要學什麼？」說道：「你方纔彈的旋風曲子，不知幾日可學成？求你先抄一個譜拿來讀着。」十娘道：「這個沒有文字的，是我隨意彈的。」便另外拿一架琴，做着一勾一剔的樣子，叫姓楊的學着，姓楊的學到一更多工夫，聲音調頭有點像夫妻兩人纔告別進去，姓楊的眼睛看着，用心想着，對蠟燭火自己彈着，半天忽然自己想明白了，不知不覺高興得跳起來，抬起頭來，忽然見一個丫頭站在燈光下面，詫異起來道：「你還不會去嗎？」丫頭笑道：「十姑娘吩咐我候你睡下了，關上門拿燈去。」細細的對他一看，眼光水盈盈的，神氣迷人，姓楊的心動起來，去調戲他，那丫頭低着頭，抵着嘴笑着，姓楊的越法歡喜，他忽然站起來，抱住他的頸子，那丫頭道：「不要這樣子，夜已四更，主人快要起來，你我有這個心的，到明天夜裏也不遲。」正親熱抱住他時，聽得姓晏的喚着粉蝶丫頭，膝兒變了顏色道：「壞了。」急急逃了。

進去姓楊的跑去偷聽他，祇聽得姓晏的道：「我原說丫頭的凡心不會斷，你一定要收留他。現在到底怎麼樣？該打他三百下。」十娘道：「這個心一生不能再當丫頭了，不如給我姪兒帶去罷。」姓楊的慚愧害怕，回到書房裏，吹熄了蠟燭，火自己睡下。天亮，有一個童兒來服侍他，洗臉漱口，不再看見粉蝶了。心裏怕被他罵着，趕出去，停了一回，姓晏的和十娘出來，好似心裏一點也不記他的恨，便問他學的琴怎麼樣了。姓楊的對他彈一回，十娘道：「雖然不能夠得神，已經快會了，練熟了，可以極好。」姓楊又求他教別個曲子。姓晏的教他，天女罰落在世界上的調子，指法很生硬，學了三天，纔能夠成調。姓晏的道：「大概已經不錯了。從今以後，祇叫熟練罷了。學會了這兩個曲子，琴裏邊沒有難彈的調了。」姓楊的很想法，對十娘道：「姪兒住在這個地方，受姑母照看，養着我，很快活，但是家裏的人記掛着我，離開家三千里的遠路，什麼時候可以回家去？」十娘道：「這個也便不是難事。舊時的船還在，便當幫你一風蓬的風，你沒有娶妻子，我已經打發粉蝶去了，便送他一架琴，又給他藥材，說道：『拿回家去醫祖母的病，不但可以治好病，還可以長壽。』便送他到海邊，上喚他上船。姓楊的尋搖船的漿，十娘道：『不必用這個東西。』便脫下裙來，做風蓬，替他綁起來，掛着姓楊的，怕走錯路。十娘道：『不用憂愁，祇隨着風蓬吹去好了。』掛好裙子，走下船去。姓楊的很傷心的，正要告辭，那南風陣陣吹來，離開岸上，已經遠了，看看船裏吃的東西，已預備完全，但祇夠一天的吃。心裏怨他小器，肚子餓了，停了一回，看夕陽要下去了，正懊悔來的時候，不會向他們要燈燭，一轉眼見人家冒着煙，仔細一看，便是瓊州地方，高興極了。過了一回，已經靠了岸，解下裙子，包着餅回家去。走進門，一家人都快活，原來離開家裏已經十六年了。纔知道是遇見了仙人，見祖母又老，又害病，越是利害，拿出藥來給他吃下去，病立刻沒有了。大家奇怪，問他便說起他聽見的人，祖母淌着眼淚道：「真是你的姑母。」當初老太太有一個小女兒，名叫十娘，生下來有仙人的面貌，許配給姓晏的女婿，十歲時，走到山裏去，不會回家來。十娘守到他二十多歲，忽然沒有病，便自己死去埋葬了。已三十年了，聽了楊曰旦的話，大家疑心他不會死，拿出他的裙來一看，便還是在家裏，平日一向穿的呢，那餅分着吃了一個，一天也不餓，那精神却加倍好起來。老太太吩咐掘開坟來查看，那空棺材在裏面呢。楊曰旦起初定的吳家的女兒，不會過門。楊曰旦幾年不回家來，便嫁到別

家去了。大家相信十娘的話，叫他等着粉蝶來。隔了幾時，一年多沒有信息，纔商量到別家去說媒。隔整縣城裏，錢秀才有一個女兒，名喚荷生，美人的名氣，遠地方都知道。年紀十六歲，不曾出嫁，却死了三個女婿。便託謀人去說定了，檢了好日，做親待到走進門來，臉縹緞之至。楊曰旦一看他，便是粉蝶。詫異地問他從前的事。那女人模糊不知道，原來被十娘趕出的時候，便是他生下來的日子。常常對他彈天女罰落在世界上的曲子。他便拿手撐着臉，呆想像想到了什麼事情似的。

錦瑟

沂水王秀才年輕時候，死了爹娘，但是很漂亮，真可稱是一個小夥子。有位多錢的老頭兒，姓蘭，中意了他。把女兒嫁給他，答應他造房子，買田地，不多幾天，那老頭兒死了。他老婆的兄弟，瞧他不起，不拿他當人看待。那媳婦，越驕傲，常使喚丈夫當傭人看。自己吃着魚肉，秀才走來，便給他吃白飯。拿草鞋兒折斷了，做筷子，擺在他面前。王秀才忍着氣，年紀十九歲，去考童生，被考官別出來。從府城裏回來，媳婦恰巧不在屋裏。鍋子裏煮着羊背，已熟了。他走上去吃着。媳婦走進來，不說話，拿了鍋子走去。秀才十分慚愧，筷子丟在地上，說道：「待我這樣，還不如死。」媳婦怪兇，丟給他一條繩子，做自己身上吊的工俱。秀才氣極了，拿菜盃擲過去，打破了。媳婦的臉，秀才受着氣，走出門去。自己想實在還不如死，便藏着帶子，走到深山裏，到了樹林中，正要檢一條樹枝，掛帶子。忽然看見泥山頭裏，微微的露出裙角來。一轉眼，一個丫頭走出來，看見這秀才，急忙回進去。好似人影一般，慢慢的，不見了。泥牆也沒有破縫，知道他是妖怪。但是要尋死的人，原也沒有什麼害怕。丟了帶子，坐着看他，稍停了一回，又露出半張臉來，一看，便縮着進去。心想這個鬼東西，去跟着他，一定可以死。便拾起一塊石頭來，打着山牆道：「地下如可以進去，求你告訴我一條路，我不是來求玩，是來求死的。」他沒有聲響。秀才又是這樣說了一遍。裏面才道：「你要死，請你暫時回去，夜裏再跑來。」說話的聲音，清爽尖脆，細得和飛着的蜜蜂一般。秀才道：「是了。」便坐到天黑，過了不多幾時，天上的星已出了山邊，忽然變了很大的屋子，靜悄悄的，開着兩扇門。秀才一步步跨着階沿，走進去，纔走了幾步，有一道橫流着的水，氣味好似溫泉。拿手去試一試，熱得好似滾的水一般，也不知道深有多少。疑心便是鬼神，叫他死的地方，便一跳身下去。熟

水濕透了他的衣服。皮肉痛得要爛了。幸得浮在水面上。不會沉下去。游着浸着好半天。熱氣可以耐得住了。用力爬着拉着纜。走上了南面的岸上。渾身虧得不會泡壞。正走的時候。看見大屋子裏有燈火的光。跑上前去。有一隻兇狗忽然跳出來咬他衣裳。咬壞他的襪子。摸着一塊石頭拋過去。狗退後幾步。又有一隻狗攔住了他。大叫。大得和牛一般。正危急時。一個丫頭走出來。喝退了狗道：「尋死的官人來了嗎？我家娘子可憐你走頭無路。喚我來送你到快活的地方去。從今以後沒有災難了。」擎着燈領他走開後門。走進一家人家。很亮的蠟燭光。面着窗子道：「你自己進去。我去了。」秀才走進屋子去。四面一看。原來已經回到自己家裏了。轉身逃着出去。遇到他媳婦使喚的一個老太婆。說道：「一天到晚尋着你。又要跑到什麼地方去。」回轉身來拉着他走進去。那媳婦拿手帕包着打壞的地方。走下床來。笑着道：「夫妻一年多。和你鬧着玩。你不知道嗎？我知道錯了。你聽了空的嘲笑。說話我實在是苦你的氣。也可以退去一點了。」便在床頭邊拿大金元寶兩隻。塞在秀才的懷裏道：「以後穿的吃的。依着你好嗎？」秀才不說話。丟了金子。搶着門又逃出去。仍舊要走到山洞裏去。打大房子的門。待到走到空地裏。那丫頭腳小走路慢。拿着燈還望得見他。秀才跑上去。一邊喊着。那燈光便停住了。待到追着那丫頭道：「你又來。太對不住娘子一番苦心了。」秀才道：「我要尋死。不是和你商量。再要求活。娘子是大戶人家。在陰世裏也應該要用人。我情願做一個用人。」丫頭道：「好好的死。還不如苦苦的活。你的想頭怎麼這樣呢？我們家裏沒有別的事。祇有掘河打掃餵狗背屍首這幾件事。做得不好。便割去耳朵。削去鼻子。敲斷腳骨。截去腳趾。你能夠做嗎？」回答道：「能夠的。」又走進後門。秀才問：「這許多事體做着什麼用？方纔你說背屍首什麼地方有這許多死人呢？」丫頭道：「娘子好良心。開着一座佈施窮苦人的院子。收養九層地獄裏橫死沒有地方去的鬼鬼的數目。上千天。天有死去的。要去背來埋葬的。請你跑去。看一看。停了一回。看見一座門。寫着給孤園。走進去。看見屋子裏。臭氣薰在人的鼻管裏。園裏的鬼。看見燈火跑過來。都是殺了頭。斬了腳的。眼睛裏看不進去。回轉臉去。要逃走。看見屍首睡在牆腳下。走近去。一看。血肉模糊。說道：「半天沒有人背去。已經給狗吃了。」便喚秀才搬他去。秀才不願意的樣子。丫頭道：「你若不能做這事。請你仍舊回去享受快活。」秀才沒法子。背到幽靜的地方。便求丫頭給他去說。祇求免了這背屍首的事體。丫頭答應他。走到一間屋子。說道：「暫時坐在這個地方。我進去說了餵狗的事。」

體比起來輕巧一點，便替你去商量，或者成功，再來對你說。」去了一回工夫，跑出來道：「過來，娘子出來了。」秀才跟他去看見客廳上燈籠四隻掛着，有一個女人靠在後面坐着，是二十多歲的仙人，秀才爬在階沿下面，那女人便吩咐拉他起來道：「這是一個讀書人，怎麼能夠做餓狗的事體，可以叫他住在西面堂屋裏，管帳簿的事體。」秀才高興起來，爬在地下道謝，那女人道：「看你好似老實的人，但事如有做錯，要罰你的罪不輕。」秀才答應着，頭領他到西屋裏去看見柱子牆壁非常乾淨歡喜極了，謝謝那丫頭，纔問起娘子的名姓，丫頭道：「小名喚錦瑟，東海地方薛侯的女兒，我名喚春燕，早晚要什麼東西，請你告訴我。」丫頭去了，停一回，拿衣服鞋子被褥來，擺在床上，秀才心裏高興，找到了好地方，天纔微微有一點亮光，一早起來做事體，寫着鬼的名簿，一家的用人都跑來拜見，送酒送肉的很多，秀才要避嫌疑，統統不收，他的每天兩餐飯，都從裏面拿出來的，娘子看他做事謹慎，不貪心，特意賞他戴方巾新衣服，凡是有東西送去，都是打發春燕來的，這丫頭長得很風騷，待到伴熟了，常常拿眉眼勾人，秀才很小心的自己守着規矩，不敢錯了事體，祇是裝成癡獸的樣子，過了兩年，多賞他送他的東西，比平常薪水還多一倍，那秀才依舊小心做事，有一天夜裏正睡着，聽得裏面叫喊起來，急急拿着刀走出去，看見火把的亮光，照得天也雪亮，走進去一看，那許多強盜塞滿了院子，裏面人真害怕得逃去一個，用人拉着他，叫他和他一同逃去，秀才不肯拿顏料塗着臉，帶子束着腰，夾在強盜裏面，喊道：「不要嚇壞了薛娘子，祇叫分着搶些銀錢東西，不要給他剩下了。」這時各間屋子裏的強盜，正尋錦瑟不着，秀才知道不會被他們捉去，偷偷的走進屋子後面去，一個人找尋他，遇到一個躲着的老太婆，纔知道錦瑟和春燕真爬過牆外去了，秀才也爬過牆去看見主人，丫頭兩個都躲在黑暗的牆角裏道：「這個地方怎麼可以躲得過？」錦瑟道：「我不能再走路了。」秀才丟下刀，背着他，跑了兩三里，渾身淌着汗，走到一個深山洞裏，放下肩頭來，喚他坐下，忽然一隻老虎跑來，秀才害怕，要迎上前去，攔住他，老虎已經咬住錦瑟，秀才急急拉住老虎的耳朵，拿自己的臂膀伸到老虎嘴裏去，要替着錦瑟，老虎生氣，丟了錦瑟，咬住秀才的臂膀，刮的一聲，臂膀斷了，落在地下，老虎也一直跑去了，錦瑟哭道：「苦了你了。」秀才慌慌張張時，不知道痛苦，祇覺血流出來，叫丫頭拉下衣襟來，包住斷的地方，錦瑟攔住他，低着头，找到了斷落的臂膀，自己替他接上去，便包住了，東面天上慢慢的發出白光來，纔慢慢的走着回去，走上客廳，好似

荒坟裏一般靜悄悄的沒有人。到天明後，傭人纔慢慢的走來。錦瑟親自走到西面屋裏去，問秀才的痛苦。打開那包住的地方，那臂膀上的骨頭已經接住了，又拿出藥來敷在他的傷口上，纔回去。從此越法看重，這秀才給他一切享用的東西都和自己一樣。臂膀好了以後，錦瑟擺酒在裏屋子裏，是謝他的功勞。喚他坐下，錦瑟拿起酒杯，好似勸客人吃酒一般。好半天道：「我身子已經貼過你的皮肉，心裏要學着從前楚國背季芊的鍾建這件故事，祇是沒有謀人，不好意思自己嫁給你。」秀才又慚愧說道：「我受的好處不少，便是送了性命，也不能報答你現在做的事，不配我的身份，怕要被天雷打死，不敢依你的吩咐。若可憐我沒有妻子賞我一個丫頭，已經過分了。」有一天錦瑟姊姊瑤臺來了，她是四十多歲的美人，到了夜裏，喚秀才進去。瑤臺喚他坐下道：「我一千里路外面走來，替妹子做謀。今天夜裏可以嫁給先生。」秀才又站起來推辭。瑤臺便立刻吩咐擺上酒來，給他兩人換着酒杯。秀才再三推辭。瑤臺伸手去奪下來，換着秀才便爬在地下謝過了。罪接過酒來，吃了。瑤臺走出去，錦瑟對他道：「老實告訴你，我是神仙的女眷，因為犯了罪，罰落在世上。自己願意住在陰世，收養那班冤鬼，去贖回上帝罰我的罪。方纔遇到那班天魔的搶劫，便和你有貼着身體的緣分，很遠的路請着大姊過來，原是來做這個謀，也要託他替我管理家務，可以跟着你回去。」秀才站起來對他行個禮道：「在陰世真快活，我家裏有一個兇女人，不能勉強過日子。」錦瑟笑笑，祇說不妨，待酒吃醉以後，回房去睡覺，又快活又親熱，到了極點了。過了幾天，對秀才道：「陰世裏住在一塊兒，不能久長，請你立刻回家去，你安排家裏的事完全了，我便自己跑來。」拉一匹馬給秀才，開着門叫他出去。那山上的峭壁，又合起來了。秀才騎着馬，走進村坊，村坊上的人都詫異起來，到了家裏，那屋子造得簇新高大，從前秀才出去了以後，他妻子喚着兩個阿哥來，預備拿棍子打他，報這個讎。到夜不見他回來，纔各人回去了。有人在山溪裏尋得了秀才的一隻鞋子，疑心他已死，一年以後沒有消息，有個陝西地方的人，託媒人來和蘭氏說通了，便在秀才家裏和蘭氏做了夫妻。半年裏面，修造房子，接連連的很多。那做買賣的人出門去，又買了一個姨太太回來，從此家裏弄得不安。那做買賣的人也常常幾個月不回家來。秀才打聽得他的情形，生氣，吊着馬進去，看見舊時的老媽，老媽害怕，爬在地下。秀才喝罵了好半天，叫他領到蘭氏房裏去尋他，已經逃去了。停了一回，在廊簷下尋得了，已經自己吊死了，便叫人抬着屍首去還蘭家，喚那小老婆走出來，年紀十八九

歲神氣也狠好，便和他一塊兒睡着住着。那做買賣的託村人去求他歸還姨太太。那姨太太哭着不肯去。秀才便寫了狀紙，要告他霸住家產，姦佔妻子的罪。那人不肯再說了。關了店鋪，向西面走去。正疑心錦瑟失了，約有一夜，正和姨太太吃着酒，有車馬走到門口來打門。錦瑟已經來了。錦瑟祇留下了一個春燕。其餘的人便打發他回去，走進屋子。那小老婆拜見他。錦瑟道：「這個人有生男孩的相貌，可以替我的苦了。」便賞他衣珠首飾。那姨太太拜收，站在一旁，伴着錦瑟，拉他坐下，說道：「我酒吃醉了，要睡去。」秀才也上床去。小老婆纔退出，走進房裏。那秀才已睡在床上，詫異起來，回頭看他那燭已經吹熄了。秀才沒有一夜不是睡在姨太太房裏的。有一夜，姨太太起來，偷看錦瑟的房裏。那秀才和錦瑟正一起說笑着，很奇怪，急急回到房裏去對秀才說：「那床上已經沒有人了。」到天明時，去告訴秀才。秀才也不知道，祇覺得有時住在錦瑟房裏，有時在小老婆房裏，過夜秀才叮囑他，瞞住日子長久了。那丫頭和秀才要好了。錦瑟裝做不知道。丫頭忽然要養孩兒了，很不容易生下來，祇是喊着娘子。錦瑟走進去，那胎衣便下來，抱起來一看，是一個男孩兒。替他拉斷了臍帶，攔在丫頭懷裏，笑着道：「丫頭不要再這樣子，兒女多了，便不容丟下的呢。」從此丫頭不再生孩兒。姨太太生下五個男孩子，兩個女孩子，住下了三十年。錦瑟常常回到他家裏去，來來去去，都在夜裏。有一天帶着丫頭回去，不再回來了。秀才年紀八十歲，一夜忽然帶着老人家出去，從此也不再歸家。

寒月芙蓉

濟南有一位道士，不知他是什麼地方人，也不明白他的名姓。冬天夏天，祇穿一件單薄衣裳，束着黃絲帶。此外沒有褲子，沒有棉衣，常常拿一個半邊木梳，梳着頭髮，便把木梳的刺插在頭髮裏，當作帽子。天天赤了腳，在街上走，夜裏便睡在店鋪門前，隔開身體幾尺以外，冰雪都會化乾的。纔來的時候，常常對人變戲法。街上的人都給他錢，有幾個地方上的流氓，請他吃酒，求他傳授法子。他不肯，遇到道人在河裏洗浴時，急上去抱住他的衣裳，逼着他道士對他作揖道：「請你給還我，便不小器，教授你法子了。」那班流氓怕他說謊，一定不肯還他。道士道：「真的不肯還我。」說道：「真的。」道士不做聲，不和他說話，停了一回，看見那黃絲帶變做了一條蛇，圍了他的頭六七圈，睜大了眼睛，伸出舌頭來對着他。人們十分害怕，直挺挺的跪着，臉色發青。

祇是求饒了性命。道士便過來拿了絲帶，那絲帶竟不是蛇，另外有一條蛇，彎彎曲曲的游着進城去。從此道士名氣更大了，紳士人家聽得他的奇事，喚他去遊，從此在大戶人家來去，那大官員都聽得他的名氣，每遇到請客吃酒，便喚道士在一起。有一天，道士邀人在水面亭地方，回請那班官員吃酒，到了日子，各人在桌子上，接到道士請柬，也不知道他從什麼地方送來的，許多客人走到吃酒的地方，道士彎着腰出來迎接，待到走進去，那空亭子冷清清的，桌子椅子都不曾擺設好，大家疑心他說謊。道士對官員道：「窮道士沒有用人，求借你們的差人，暫時代我照料。」那官員大家答應他，道士在牆上畫兩扇門，拿手去打著門，裏面有人來答應，拔起門，開着門，大家跑過去一看，祇見人影兒許多，在裏面來往，屏風窗簾眠牀桌子什麼都有，便有一樣樣的專遞着送出門來。道士喚那班差役接着，排列在亭子裏，又叮囑不要和裏面的人說話，兩面傳遞着，祇是大家看着發笑。一刻兒工夫，擺滿了一座亭子，十分考究，停了一回，好酒送出香味來，熱菜沖出熱氣來，都是從牆壁裏傳接着出來，同坐着的客人，沒有一個不詫異。那亭子原是背靠着湖面的，每到六月裏，荷花開着幾十頃地，盤大一望過去，沒有邊的吃酒的時候，正近冬天，窗子外面白茫茫的，祇有枯葉發出綠色來，一個官員嘆道：「今天這一天的好景色，可惜沒有荷花點綴。」大家都說是稍停了一刻工夫，一個穿青色衣裳的差官跑來告訴說：「荷花長滿一池了。」一桌子的人詫異起來，推開窗子，一望果然看見滿眼都是嫩綠的顏色，夾着一朵朵未曾開大的荷花，一轉眼的時候，萬枝千朵，一齊都開着，北風吹來，荷花的香味傳來，大家看着奇怪，打發差官坐着船去採荷花，遠遠的看見差官走進花蜜的地方，停了一回，搖着船回來，空手來見官，問他那差官道：「小的坐了船去看見花在遠地方開着，慢慢的搖到北岸邊，又掉過來，看見在南面池裏。」道士笑道：「這個是假變的。」不多幾時，酒吃完了，荷花也落下瓣兒來，謝了北風，忽然起來，吹斷了荷葉，幹兒沒有再留着的了。濟東地方的道台很歡喜他，拉他回到衙門裏去，天天和他玩耍，有一天道台和客人吃酒，道台原有家裏世傳下來的好酒，每吃一回，總以一斗為限，不肯給人多吃。這一天客人吃着好，吃再三要吃他的酒，道台再三推說已經吃完了。道士笑向客人道：「你一定要盡你的量，向我窮道士要纔可以。」客人向他求着，道士把酒壺縮進袖子管裏去，稍停了一回，拿出來，篩給同桌的人吃，和道台藏着酒，一點兒沒有兩樣，大家吃得十分開心，纔散道台疑心，他走進去看看酒壺，那封皮原是很好的，卻是空洞。

洞的沒有洒了。心裏暗暗的又慚愧又生氣，捉住他說他妖怪，打他棍子，纔打上去。道台覺得大腿上忽然痛起來，再打下去，屁股肉快要碎了。道士雖是在階沿下面喊着痛，那道台卻已經在椅上淌出血來，便叫住不。打他，趕他出去。道士便離開了濟東地方，不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後來有人在南京遇到他衣服樣子和以前一樣，問問他，笑着老是不開口。

蘇仙

高明圖在彬州做官的時候，有個老百姓蘇家的女兒，在河埠洗衣服，河邊有一塊大石，那姑娘蹲在上面，有一掛青苔，又綠又滑，叫人看了可愛。在水面上飄蕩，繞着石頭三圈，那姑娘看了心裏一動，待到回家去，肚子裏卻有胎了。肚子慢慢大起來，他母親問他，那姑娘把實在情形說出來，他母親不能信他的話。後來竟養下一個男孩來，要丟在他小衙裏，姑娘心裏卻捨不得，藏在木櫃裏，養着他，便立志不嫁。拿這來表明他沒有嫁兩個丈夫的心，但是不嫁丈夫，養下小孩來，到底覺得去臉的孩兒，到七歲時，不會走出去，見過人孩兒，忽然對他娘道：「孩兒大起來，關閉我在屋子裏，怎能長久呢？我去了，不要拖累你做娘的。」問他到什麼地方去，他道：「我不是人生下來的種，快要飛到天上，跳出山洞去。」他母親哭着問他，家來的日子，他回答道：「待到母親死的時候，做兒子的纔不去了。後如要什麼東西，可打開藏孩兒的木櫃裏去拿，一定能如願。」話說完了，拜着他母親，一直出去了。送出門去，望着他已經不見了。這姑娘去告訴他母親，他母親奇怪。這姑娘到底守着從前的志氣，和母親住在一起，那家裏的景况，越是窮了，有一天沒有早飯，米抬着頭，看着屋頂沒有法子，忽然想到孩兒的話，跑去開着木櫃，果然有米在裏面，靠他煮了飯，從此要什麼便有過了。三年，母親病死了一切，落葬的傢伙，都是在櫃裏拿出來的。待到埋葬以後，那姑娘一個人住着，三十年從不曾。在門口看一眼，有一天鄰舍女人來借火的，看見他呆坐在空房裏，和他談了一回，天便回去了。了不多久，忽見五色的雲圍住了那姑娘的屋子，好似傘一般，中央有一個人站着，細細的一看，便是蘇家的女兒，飄蕩地。好半天，慢慢的高上去，不看見了。鄰舍人家大家疑心，他到他屋子裏去，張望看見這姑娘打扮得很縹緲，坐着那氣息已經斷了。大家看他沒親人，照料商量給他收殮，忽然一個年輕的男人進來，臉也很漂亮，對着大

家說謝謝。本來鄰人暗地裏也知道姑娘有個兒子的，所以也不疑心他。那年輕的男人拿出錢來埋葬他的母親，種兩株桃樹在坟上，便告辭去了。走了幾步路，以外腳底下雲飛起來，不能再看見他。的人後來桃樹結了子，又甜又香，住在左近的人都喚他做蘇仙。桃樹年年開着花，很熱鬧，從不枯壞的。在這個地方做官的，常常採了桃子去送人的。

牛瘴

陳華封是蒙山人，熱天怕熱，睡在野樹下。忽然有個人匆匆跑來，頭上套着圍領，很快的跑到樹陰裏，爬在石頭上，當梳子搖了扇子不住手，汗淌下來和流水一般。陳華封站起來，離開座位，笑道：「你如除去了圍領，不扇也可以風涼的。」那客人道：「脫下來容易，再穿上去便難了。」走近來和他談天，很覺得和氣，停了一回道：「這時沒有別的念頭，祇求得在冰裏浸過的冷酒，吞下喉嚨去，熱氣可以消去一半。」陳華封笑道：「這個容易得到，我替你還心願。」便拉着他的手道：「我的家裏離得很近，便請勞你的脚步。」客人笑着跟了他到了家裏，在石窠裏拿出藏着的酒來，他冷得要叫牙齒發抖，客人很歡喜，一吃便是十杯，天已經快晚了，天上忽然下雨，便在屋子裏點着燈，客人便脫去了領子上的圍巾，和他說話時，看見客人的頭後面常常露出燈光來，心裏疑心他不多幾時，客人酒吃醉了，睡在榻上，陳華封拿過燈去，偷看着他，看見他耳朵後面有一個大窟窿，和盆子一般，大幾層厚膜隔開了，和窗格子一般，格子外面一張軟皮掛着，裏面是空洞的，他詫異極了，拔下頭上的簪子來，挑開那層皮來看，他有一樣東西，樣子和小的牛一般，跟着手飛出來，撞破了糊窗紙飛去，心裏更奇怪，不敢再去挑他，正要回轉脚步去，那客人已醒了，驚慌地道：「你看了我的秘密東西了，放牛瘴逃出去，這便怎麼好？」陳華封拜着問他怎麼一件事體，客人說道：「現已這樣子了，還有什麼瞞你的，老實告訴你，我是六畜的瘟神，方纔你放出去的是牛瘴，怕在百里裏面，牛要斷種了。」陳華封原是靠養牛度日的，聽了這個話，十分害怕，求他解救的法子，客人道：「我還不能夠免得受罪，叫我有什麼解救呢，祇有苦參的粉頂有用處，你須多多告訴別人知道，這個方子，不要私存心便好。」話說完了，道過謝，分別出門去，又捧着泥堆在牆裏道：「每一回用一合，也有效驗。」拱一拱手，便不再看見了，不多幾天，牛果然害

起病來，瘟疫發得十分利害。陳華封要得着好處，便瞞着這個方子，不肯傳出去。祇告訴他的兄弟。他弟弟試試很靈。那陳華封自己，鑊藥給牛吃，一點兒沒用處。有牛二百頭，倒在地下，快死完了。剩下老雌牛四五頭，也快死了。心裏又懊悔，又恨沒有可以想法子的地方。忽然想到牆裏捧着的泥，想來不見得一定有用處。且胡亂給他吃了。過了一夜，牛都起來了。纔明白藥的不靈，是菩薩罰他存私心的意思。後來幾年，雌牛生得很多，恢復舊日的數目。

顛道人

顛道士不知他的姓名，住在蒙山寺裏。有時唱，有時哭，沒有一定的。別人不懂他什麼意思。有人見他煮着石頭做飯的，恰巧到了重陽節。本城有個縣官，拿着酒菜上山，坐着轎張着傘，走去纔走到門口，那道士赤了脚，穿件破道袍，自己撐着黃傘，自己喝着道走出來。樣子像鬧着玩笑。那縣官生了氣，叫用人們去趕着罵他。道士笑着逃去，追得很緊。他便丟了傘，大家把他那傘扯破了一片，片片變做鷓鴣，四面散開。一淘一淘的飛去。大家纔詫異起來。那傘柄變成了一條大蟒蛇，紅色的鱗片，發出光來，照在人眼睛裏。大家齊聲喊着要逃去。有個在山上游玩的人道：「這個不過是遮眼的假法罷了。怎能咬人。」便拿着刀，一直衝上前去。那蟒蛇張大了嘴，氣哄哄的迎上來，吞下那客人，嚙下肚去。大家越是詫異，挾了那做官的急急逃去。到了三里以外，喚幾個人走上前去打聽。走進了廟，那人和蟒蛇都沒有了。正要回轉去，通報聽得老槐樹裏面氣急得和驢子一般，詫異極了。起初不敢走上去看，見樹爛去了裏面空的，有一個窟窿和盤子一般。大試攀着上去一看，那和蟒蛇打架的人，倒豎在裏面。那窟窿的大小，祇能伸進兩隻手去。沒有法子可以拿他出來。急急拿刀去劈開樹來，待到樹劈開，那人已死去。過了半天，稍稍蘇醒過來，抬他回家去。但道士不知去向了。

何仙

長山王公子名叫做瑞亭，能拿符咒預卜好壞。那菩薩自稱是何仙，呂純陽的徒弟。有的說他便是呂祖仙騎的仙鶴。每來的時候，便和人談文。做詩，李進士質君當他先生看待。他批改文竟說的理明白切貼。這位進

士的文章練習成功是靠着他仙的力量。因此讀書人一大半佩服他。但是替人決斷疑惑的事體，都照着道理講的，不十分說話。辛未年朱學台到濟南來做主考，考過後，朋友們請他預先斷定名次的前後。何仙向他們要了做的文章看，批給他定了名字的先後。同坐着的人裏面有一個和樂陵李竹要好的，那姓李的原来是歡喜讀書，很明白道理的人。大家都佩服他，望他得中的，便拿他的文章來替他請仙人看看。那乩上寫道：「等停了一回，又寫道：『方纔看姓李做的文章，是照文章斷定他的名次。但是這個秀才連數十分晦氣，應該遭打奇怪，得很文章和氣數兩面合不攏來，難道那學台不講文章嗎？諸位稍等一等，我試去打聽。』稍停一回，又寫道：『我方纔到學台衙門裏去，見學台辦公事忙得不堪，他們所留心的，並不講究文章，各樣事體都交給師爺做。那師爺六七個人拿錢買的秀才捐的監生，都在這裏面前，世裏完全沒有學問的，一大半是餓死鬼中的遊魂，在四處地方要飯來的，曾經關在黑暗地獄裏八百年，壞了他眼睛的精神，譬如人。這些時關在山洞裏，忽然走出來，那天地都變了顏色，看不出本來顏色來。裏面有一兩個是人身投胎來的，因為看卷子是各人分開看的，怕不能一齊碰巧呢。』大家問他挽回的法子，他寫着道：『這法子很容易，人人都知道的，爲什麼一定要問。』大家明白了他的意思，去告訴姓李的，姓李的害怕起來，拿文章去給孫進士的兒子去看，又告訴他何仙的預兆，那進士稱贊他好文章，又解去他心裏的疑惑。姓李的因為這位進士是做文章的名手，心裏越是胆大，那符咒的說話不再放在他心上，後來榜放出來，竟排在第四等裏。那位進士很奇怪，拿他的文章又看一遍，一點也沒有壞的地方，批着道：『石門的朱先生一向文章極好，一定不糊塗到這樣。這個一定是他的師爺酒吃醉了，不知道裏面句子的意思。』因此大家更佩服何仙說話的靈驗。大家燒着香禱告着謝他，那乩盤裏又寫道：『李秀才不要因為暫時的委屈，便心裏存了不好意思的心，你應該多寫幾遍你考場文章，拿出去給人家看，明年可以中爲優等。』姓李的聽了，隔開許多日子，學台衙門裏也都知道這件事體，掛出牌來，特意勸慰他。第二年，前名果然考中了。

丐仙

高玉成是舊家庭中的兒子，住在金城廣里，很會打針打火，替人治病，不分有錢沒錢的，便給他醫治。他住的

弄中來了個化子，腿上一生爛瘡，睡在路上，膿血四面流出來，臭得不能走近去。住在這地方的人，怕他死去，每天給他吃一粥飯。高玉成見他可憐，打發人扶他回來，給他住在廂房裏。家裏的人厭惡他氣味難受，拿手按着鼻管站着。高玉成拿出艾團來親自替他去拿火救着。天天給他吃飯，菜過了幾天，那化子要麵吃。用人生氣，喝住他。高玉成聽了，便喚用人給他麵吃，不多幾天，又要酒肉吃。用人去告訴他道：「化子好笑得很，當初他睡在路上時，每天求吃一回飯，也不能夠到嘴。現在吃着三回飯，還嫌粗淡，待到給他麵吃了，又要酒肉吃。這種狠心的人，祇可以仍舊拋他在路上。」高玉成問他害的瘡怎麼樣道：「那瘡上的皮慢慢的脫下來了，好似能走路了。」看他假意做出痛楚的樣子來。高玉成說道：「所化的錢，有得幾個，便拿酒肉給他吃。待到他身體強壯了，相來也不恨我了。」用人假答應他，卻到底也不給他吃。自己去和他的同伴說話，大家笑他東家癡心。第二天，高玉成親自去看那化子，化子躡了腳站起來謝道：「承你好意救活我，快死去的人，好似枯骨上長出肉來，恩惠深得和天地一般。祇因為害病纔好，身體未曾強健，胡亂想吃好東西罷了。」高玉成知道他從前的話不會做到，喊用人來把他打了一頓，立刻叫他拿了酒菜去給化子吃。那用人肚子裏懷恨，到半夜裏放着火去燒那廂房，又故意叫喊着高玉成起來一看，那屋子已燒光了。嘆道：「那化子完了。」催着許多人去救火，看見那化子睡得很熟，在火裏打鼾聲和雷一般響，喚他起來，故意做出驚慌的樣子道：「屋子到什麼地方去了？」大家纔詫異他有奇怪的，本領高玉成更看重他，給他在客房裏睡，給他穿新衣服。天天和他一塊兒起坐，問他的姓名，自己說名喚陳九，住着幾天，臉上更有光彩潤滋，談論很有理路。又很會下棋，高玉成和他對下着棋，常常輸的，便天天跟他學着，很學得他的祕訣。半年後，那化子不說要去，高玉成也一時裏不見他，不快活的，便是有做官的客人來，也一定和他一同吃酒。有時把擲骰子代酒令，陳九常常代高玉成喊着點子，要點子多少沒有不如他意的高玉成很奇怪，他常常求他變戲法，他便推說不知道。有一天，對高玉成道：「我要去了，從前受你的好處，現在備了一點酒菜，請你去吃，不要叫別人跟去。」高玉成道：「我們過得好，怎麼這樣就分別了？且你沒有錢，也不敢要你做東道主人請我吃。」陳九再三邀他道：「一杯酒罷了，也沒有什麼費事。」高玉成道：「在什麼地方？」答道：「在花園裏。」這時是冷天，高玉成怕花園亭子裏冷得利害，陳九再三說不礙事的，便跟他到花園裏去，覺得天氣立刻和暖了，好似在三月初上。

又走到亭子裏，雀兒竟成羣叫着，清脆的聲音，髣髴是晚春的時候。亭子裏的茶几桌子，都嵌着瑪瑙白玉，有一座水晶的屏風，亮晶晶的，照得出人來，裏面有開着花的樹，搖搖幌幌，有的開着花，有的落花瓣兒，不是一樣的。又有一種白色的雀兒和雪一般飛來飛去，在樹上面唱着，拿手去摸他，實在沒有一點兒東西。高玉成了怔了半天，坐下來，看見八哥喊着道：「拿茶來。」停一回，看見一隻朝陽的丹鳳，嘴裏含住一隻紅玉的盤子，上面有玻璃杯子兩隻，盛着香的茶，伸長頸子站着，吃完了茶，茶杯放在盤子裏，鳳凰銜着飛去了。八哥又喊道：「拿酒來。」便有青鸞、黃鶴，扇着翅膀，從太陽裏飛來，一含酒壺，一含酒杯，很多的東西，放在桌子上，停了一回。那許多鳥類，送上菜來，幾乎沒有停住翅膀的時候。山上水裏的菜，很多的拿上來，一轉眼擺滿了一桌。菜又香，酒又清，都不是尋常東西。陳九看看高玉成的酒量大，便道：「你的酒量大，應該拿大酒杯吃。」八哥又喚道：「拿大杯子來。」忽見太陽邊一閃閃的有大蝴蝶，捧着一隻鸚鵡，可以盛得一斗多酒飛來，停在桌子上。高玉成看那蝴蝶比雁還大，兩隻翅膀一擺擺的，五顏六色，很好看，十分稱贊他。陳九喚着說道：「蝶兒來勸酒。」那蝴蝶一轉身，變了一個美人，繡花的衣裳，走上來，篩酒。陳九道：「不可以沒有下酒的玩意兒。」那女人便飛去的跳舞起來，舞到出神時，他腳離開地，有一尺多常常仰轉身子去，折轉他的頭和腳，跟碰住，倒翻過身來，站住。那身體一點也不碰着地面，一邊唱曲，一邊道：「連翻笑語踏芳叢，低亞花枝拂面紅。曲折不知金鈿落，更隨蝴蝶過籬東。」他那尾音很細，很長，好似繞住在梁上。高玉成十分快活，拉住他，和他一起吃酒。陳九喚他坐下，也給他吃着酒。高玉成酒吃過以後，心裏動起來，站起來，很親熱的抱住他，一看，變做了夜叉。眼珠子突出在眼眶子外面，牙子露出在嘴外面，黑色的肉，又怪又醜，說也說不出來。高玉成害怕起來，一放手，撲在桌子上，發起抖來。陳九拿筷子打他的嘴，喝道：「快去。」跟手打過去，便又變做了蝴蝶，輕輕的飛去。高玉成心慌才定，告辭出來，看見月色乾淨，得和洗過一般，隨意對陳九道：「你好酒好菜，從半空裏拿來，你的家裏總在天上了，何妨帶着老朋友去玩一趟呢？」陳九道：「可以。」便和他拉着手跳起來，祇覺得身子在半空裏，慢慢的和天近了，看見有一座高門，那門框子圓得和井口一般，走進去，便亮得如同白天，階沿道路都拿白石砌成的，又滑又淨，沒有一點灰塵，有大樹一株，高幾丈，上面開了紅荷花，一朵朵的開滿了，一樹下面一個女人在那石板上，搵着一件紫紅的衣服，面孔縹緞得很，高玉成站着，眼睛不停的看他，竟忘

記了走路那女人看見他這樣子生氣道：「什麼地方的狂男人，大胆到這裏來。」便拿錘子拋去打他，打中了他的背脊。陳九急急拉他到沒人的地方，很埋怨他。高玉成被錘子打了一下，酒也忽然醒了，很不好意思，便跟着陳九走出去。有一朵白雲接住在腳底下。陳九道：「從此分別了，我有一句話叮囑你，你不要忘記你壽命不長，明天快躲在西山裏面，可以免得。」高玉成要拉住他，他一轉身一直去了。高玉成覺得那朵雲慢慢的下來，落在花園裏，那樣子東西兩樣了。回到家裏，對他妻子說了，大家詫異着，看看衣服上被錘子打過的地方，異樣的鮮紅和繡着的一般，有奇怪的香氣，清早起來，依了陳九的話，帶了糧食，走進山去。大霧迷天，看不出路來，脚步亂走，急忙跑去，忽然一失脚，吊在雲裏，覺得很深，那身體未曾受着損傷，一定神，好半天抬起頭來，看見雲氣和罩子一般，便自己嘆道：「仙人叫我逃開，那定數倒底是不能免的，什麼時候能走出這窟窿呢？」又坐了一回，看見深的地方發出光來，便站起來，走進去。另有一個天地，有三個老者，正對面坐着下棋，看見高玉成走來，也不去看他，不去問他，下着棋不停。高玉成罅在地下看他，一盤棋下完了，收着棋子，纔問客人，怎能到這地方來的。高玉成說是走糊塗了，吊下來，認不得路。年老的道：「這地方不是人世上，不可以長久住在這裏，我送你回去。」便領他走到窟窿下，覺得那雲氣抬着他飛上去，便走到平地上，看見山裏樹葉的顏色深黃，落下葉子來，好似秋末十分詫異道：「我是冬天來的，怎麼變了秋深了。」跑到家裏去，老婆兒子都詫異起來，大家在一齊哭着。高玉成問他妻子道：「你去了三年不回來，大家都以為你死了。」高玉成道：「奇怪，祇得一刻工夫。」在腰裏拿出他的糧食來，已經和灰塵一般。大家看着詫異，他妻子道：「你走後，我做夢看見兩個人，穿着黑衣裳，亮晶晶的腰帶，好似催租的差人，走進屋裏來。」四面一看道：「他在什麼地方？」我喝道：「他已經到外面去了，你便算是差人，怎麼可以走進女人的房來？」兩個人便走出去，一邊走一邊道：「奇怪，奇怪。」玉成纔明白自己所遇到的是仙人，妻子做夢看見的是鬼。高玉成常陪着客人，穿那件被錘子打過的衣服，在裏面滿桌子人都聞到奇怪的香氣，不是麝香，不是蘭花香，碰着汗越香得特殊。

湯公

湯聘是辛丑年間的進士。患病快死時，忽覺下身一般熱氣，慢慢升了上來，到了大腿上，那腳死了，到了肚子上，那大腿又死了，到了心口，那心的死去都不容易。凡是年小時和那零星細小的事，都跟心血上來，一樣樣的想過，如有一件好事，便心裏清爽舒服，一樣壞事，便心裏懊悔煩悶，好似油在鍋子裏，了他那難受的樣子，嘴裏不能說出來，還記得七八歲的時候，曾經去偷捉着一隻小麻雀，弄死，祇有這一件事，心上熱血，潮水一般湧上來，隔吃一餐飯的工夫，纔過去，直等他平生所做的事，一樣樣的想完了，便覺得熱氣衝過喉嚨，攢進腦子裏，從頭頂上飛了出去，好似烟氣一般，過了好久工夫，魂靈便出了，竅忘記身體了，卻是沒有去處，飄蕩在城外路上，有一個大人走來，他身體的高，快要滿八尺，彎着腰，把他的身拾起來，藏在袖子裏，一走進袖子，那許多人擠住了肩膀，壓住了腿，裏面人很多，煩惱氣悶，實在不能夠住下去。先生忽想到念佛可以救苦，便念着佛號，祇念了三四聲，輕輕的落在袖子外面，那大人又收他進去，收進去，三回，落下來，三回，大人走了，先生一人站着，慌張地不知到了什麼地方，去想到佛在西面地方，便向西面走去，不多幾時，看見路傍一個和尚，盤着腿坐着，走上去，問他的路和尙道：「凡是讀書人的生死簿，是文昌和孔子管着，一定要兩處勾消了名字，纔可到別的地方去。」先生問他文昌和孔子住在什麼地方，和尚指點他路徑，跑去不多幾步，路到了孔子廟裏，看見孔子坐着，磕頭禱告着，和從前問和尙的話一樣。孔子道：「簿子上名字要圈去，仍舊要去求文昌帝君的。」便告訴他去找文昌的路，先生又跑去，看見一座殿閣，好似封王的住的屋子，彎着身子進去，果然有個菩薩，和世上人說的帝君一樣，爬在地下禱告他，帝君查着名字道：「你的良心很正直，應該有再活的希望，祇是皮肉已經爛了，不是菩薩不能夠想法子。」便告訴他菩薩的地方，叫他快去，他聽了文昌的話，停了一回，看見大樹林，很興旺的竹園，殿屋華麗，端正走進去，祇見菩薩頂上發出光來，金色的臉，和月亮一般，瓶裏養着楊柳條，葉兒細細的好似罩着煙霧一般，他恭敬的磕頭拜着，但帝君說的話，菩薩不肯答應他，先生不住嘴的苦苦哀求，一旁有個菩薩說道：「菩薩拿出大力來，抓一把泥，可以變成肉，折下楊柳枝兒來，可以變成骨頭。」菩薩便依了他的話，伸手去折下柳枝來，倒着瓶裏的水，和着乾淨土，捏做泥塊，拍上去，貼在他身上，打發一個童兒，帶着他，送到他停棺材的地方，推上去，合在一塊兒，棺材裏喊着動起來，家裏人奇怪起來，走來扶他走出，病好了一算氣，斷已經有七日之久。

采薇翁

明朝的末年造反的事四起。於陵地方有個劉芝生，召集了有幾萬人，正要渡江到南方去。忽有個胖男人走到營門口來，敞開衣裳露出肚子來，要見元帥劉芝生，請他進去，和他說話，很歡喜他，問他名姓，自己取着別號，叫采薇翁。劉芝生留他住下，和他商量用兵的事體，送他一柄刀，翁說：「我自然有利害的兵器，不用那槍戟。」問他兵器在什麼地方，翁便掀起衣裳，露出肚子來，那肚臍眼大得可以攔得住一個雞蛋，屏着氣把肚子一漲，忽然臍眼裏的肉，肉寒滿，嗤的一聲，攢出一把劍來，捏住柄抽出來，雪亮的刀，白得和霜一般。劉芝生詫異，問他祇有這幾樣嗎？他笑着指肚皮說道：「這個是武庫，什麼東西都有。」要他拿出弓箭來，又和從前的樣子，拿出彫弓一架來，閉一閉氣，便有一枝箭飛落出來，他連連的射出來，停了一回，拿劍插在肚臍眼裏，一閃時不見了。劉芝生拿他當神道看待，和他一同睡着，喝着敬重他，侍奉他很周到。這時候營裏號令雖說利害，但是都是臨時走攏來的許多人，常出去搶東西。采薇翁道：「營裏第一要有規矩，現在帶着幾萬人，卻不能管束住人心，便是打敗仗滅亡的預告。」劉芝生很肯聽他的話，因此查察了兵隊，有去搶女人銀錢東西的，便斬頭給大家看，後來規矩了，可是到底不能禁斷。采薇翁隨時騎着馬出去，在營裏跑來跑去遊玩，那兵隊裏有兇的將官，驕傲的兵士，常常自己的頭吊下地來，不知道是什麼道理，因此大家都疑心采薇翁去說那管束兵士的話，兵士已經厭惡他，到此時，大家更恨他，怨他，許多軍官去對劉芝生道：「采薇翁是妖怪的法術，從古以來有名的將軍，祇聽得用聰明，不聽得用法術的，浮雲白雀這種用妖法的人，到底要到死的地步，現在沒有犯罪的將官，兵士們常常自己不見了他的頭，人心都害怕，將軍和他在一起，也是危險的，不如想法殺了他。」劉芝生依了他的話，商量等他睡下了去殺他，打發人去看采薇翁，翁露出了肚子，正睡着，氣息和雷一般響，大家很歡喜，拿着兵器圍住屋子，兩個人拿了刀進去，斬斷他的頭，待到擎起刀來，那頭已經又連住了，吹着氣息，照舊一樣，十分詫異，又砍他的肚子，肚子破了，沒有血，肚子裏面，刀槍和樹林一般，插在一堆，都露出尖頭來，大家更詫異，不敢走近去，祇拿槍柄去撈撥他，那鐵箭許多射出來，射中了幾個人，大家害怕逃開去，告訴劉芝生，劉芝生急忙去看他，他已不知去向。

韓方

在明末時濟南府城北的幾個州縣瘟疫十分利害家家都害同樣的病齊東有一個種田人名叫韓方很孝順爺娘他的爺娘都害病便帶了紙錠哭着到孤石大夫的廟裏去禱告回來在路上吊着眼淚遇到一個人衣帽穿戴得很乾淨問他爲什麼傷心韓方告訴他那人道「孤石大夫的靈便不在這個地方去禱告他有什麼好處我有一點小本領可以回去一試」姓韓的歡喜便問他的姓名那人道「我不要你謝爲什麼一定要告訴你住處名姓」韓方再三的請他到家裏去這人又說不用去得祇叫回家去拿黃紙攤在牀上惡狠狠地道「我明天到京城裏去告到東嶽大帝病便可以好起來韓方怕他的話不靈硬求着他勞動脚步那人道「老實告訴你我不是人那巡環使者說我誠心忠厚給我做南鄉地方的土地公公感動了你的孝心便教給你這法子眼前東嶽帝查那冤枉死的鬼他有功勞在百姓身上又有那規矩不去害人的拿城隍土地官用他現在害人的都是在府城裏給北兵殺死的鬼要到京裏去告狀所以沿路要錢弄點飯吃吃罷了若說去告訴東嶽帝那他一定害怕起來就可以治好病」韓方爬在路旁磕頭待站起來人已不見了詫異着回家依他的話父母的話果然好了拿這個法子去教給隔壁村坊人家也同樣靈驗非常。

花神

癸亥年我在畢州綽然堂裏設飯他家花中花草樹木興旺有空便跟着先生放量玩着有一天看花回來辛苦極了便想睡上牀做夢看看兩個姑娘穿的衣服很漂亮走近來道「有事求你請你去一次」我站起來問是什麼人喚我道「是絳妃」不懂他的說話立刻跟了他去停了一回看見宮殿樓閣高得接住天上的雲下面有石階沿一層層的走上去約走完一百多級纔走到上面看見紅門開得很大又有一兩個美人跑進去通報說客人來了不多時候走到一座殿屋外面金的鈎子掛着綠色的簾子光彩照在人眼中一個女人走下階沿出來那身上掛着的玉器珠串響着好似貴妃正要上去拜見妃子便先道「邀了先生來應該先謝你」喚旁邊伺候的人拿毯子鋪在地上好似要行禮我驚慌得沒法想便站起來道「我這樣又小又賤

的人得到貴人喚我已經榮耀何況敢對面受着禮是加了臣子的罪孽折殺我的福分。」妃子吩咐拿去毯子擺上筵席對面坐着吃酒酒吃過幾盃我告辭道「做臣子的吃一點點酒便醉怕有失規矩的地方吩咐我什麼事體求解去了我的疑心。」妃子不說話祇拿大杯子催着吃酒我好幾次請他吩咐便說我是花神一家人大小都住在這地方常常被封家的丫頭無端欺侮現在要靠城池打一仗求先生做一篇通知軍士的檄文我慌張的站起來答道「我學問淺沒有識得多少字怕擔不起你的重託但是受了貴人的吩咐當然挖出我肚子裏的思想。」妃子聽了歡喜便在殿上給我紙筆許多美人抹着桌子拂着椅子磨着墨蘸着筆另外一個披髮的人折着紙成了格子鋪在手臂下面稍稍寫了兩三句便有兩三個人挨着背來看着我一向筆頭遲鈍的這時覺得文章的思想潮水一般湧起來停了一回寫完草稿大家搶去灘着紙送給絳妃看妃子拿着看了一遍便說不壞便又送着我回去醒過來心裏想想這情形活像是真的祇是那篇檄文的句子有一大半已經忘記了便湊成功做了一篇那檄文裏的意思道細查封家生成輕浮的性格妬忌人的心腸聰明加在壞人身上他做壞事實在比風吹倒草還快在暗地裏害人很像沙泥射人影子一般從前舜皇帝歡喜他吹在身上舒服富貴都不能解他的憂愁反靠着他的銷去煩惱楚王受了他的騙欺有了有才學的人還不夠叫他心裏快活祇有得到他便稱贊他是英雄沛上的英雄爲他吹散了雲便想起那有氣力的人茂陵地方的皇帝在秋天吹着他的氣息便想起美人來他從此以後自己看得很尊貴了因爲這個便大膽胡爲不知害怕生氣時一聲叫喊好似一萬個洞裏發出聲音來在那深宮裏把掛着的碎玉片弄得叮噹的響半夜一陣陣的潮水在秋天的樹林裏發出冷聲音來一霎時跑到山上的樹林裏靠着老虎的威風有時在瀕灘堆上面幫助江水吹起波浪還有把簾鉤時常動着發出高樓上清爽的聲音來廊簷下的鐵馬忽然敲動起來驚醒了離家人的夢掀起門簾拂着席子很像是走進門來的客人推進門去走上廳來做了翻書的人生平不會和他見面竟開了門窗進來若不是伸手去拉住裙子差一些要搶着美人去了吐一條紅色綫在青天上便敢繞着月亮打一個圈子在青色的城外搖着楊柳葉子好似波浪一般打着謊說是替花來寄信的那說願意丟了回去種田的人他纔上了回家的路便一陣陣吹動那山麻香草的葉子走上高臺的登高興味正濃的時候便打落他插菊花的帽子沒有根的草被他捲住」一上一落九月裏的風在

半空打着風箏的聲音。在雲端裏吹着。一百尺長的鶴子線。打斷了結兒。不會接得。武則天的聖旨。便過意催着花開。不會拉斷同桌客人的帽瓣。竟把燈火吹熄了。那利害的。便飛着灰塵。拋着泥沙。吹平了李賀的山頭。喊着雨。喚着雲。打壞了杜陵的屋子。水神把水掀動起來。好似打着鼓。一般樹神把樹葉擺動起來。好似吹着笙。一般飄蕩的走來。那石塊都變做了燕子。喊着跑了來。瓦片竟打開變了鴛鴦。不會拿出掀波作浪的威風來。浮在水面上的江豬。常常出來拜着。忽然做出遮住天的勢力來。那雁兒飛着不整齊的一行字。幫着王勃在馬當山行船。他原是可取的。捲着瑤臺的翠帳。是什麼意思。至於那海鳥。是有靈感的。還要在魯國的東門外躲避着。祇求出門人沒有危險。情願他把石家姑娘的丈夫喚回去。古時有一英雄。趁着他打開萬里路的浪頭。世界上沒有清高的人。坐着他走的是什麼人。駕着砲車的狂雲。便學着夜郎國的人。自己看得很大。仗着貪狼星的兇氣。胡說河神是尊貴的。姊妹們統統受着他的欺侮。同種的被他糟場。紅紅綠綠的折斷了。轅怎麼算得清楚。打着楊柳條響着。吵鬧得沒有完的時候。雨淋着花園。花瓣兒掃在一塊兒。做客人坐的墊子。露打着花叢。落下去變了。染着爛泥的花朵。埋沒了香氣。收拾了美貌。好似女人卸了妝。那胭脂花粉。到處拋來。拋去。空有着紅色的走廊。雕花的欄杆。那掛着五顏六色的花朵。都弄得七零八落。減去春天的景緻。在一朝一晚工夫。萬點的花瓣。一齊飄着。尋那落下的紅殘。一片在東。一片在西。原是桃樹自己要結子。五更時候的風。並不會吹錯。靜幽幽江漢地方的女人。他弓一般的鞋子。隨意踏着春天的花園。玉樓上的美人。看着那掛球纜繩的馬。在草地裏空叫着。這時春天傷心的人。有難以爲情的怨恨。游玩名勝的人。唱那無可奈何的曲子。你卻大脚步走着。裝着氣衝衝的模樣。做出那沒頭沒腦的事體來。揭開遮掩。打落東西。那那威權行個不住。可憐啊。那綠葉。還在樹上。祇聽簌簌幾陣。便靠着牆根。自己落下來。許多日子。不會掛紅旗。保護他。美人在那裏吊眼淚。有什麼人去可憐他。落在泥蕩裏。飄在籬笆邊。斷送他香魂。在一天工夫裏。早晨還新鮮的。晚上便枯乾了。要免這個災難。不知在什麼年間呢。恨他容易揭開女人的羅裙。罵他在半夜裏。空吹着狂風。去告那大膽子的行兇。這狀子。還不會送到天上去。因此告訴你們好鄰舍。學着孫子結一隊女人的兵。凡我們同種的。大家起了草木的兵。別說我和蒲草楊柳。一般沒有本領。祇叫有志氣。保住我們的地界。且看那鶯的朋友。燕的同伴。大家報這搶去歡喜的。讎恨去求那蝶的朋友。蜂的故交。一齊立了同心的志願。蘭花做漿。桂

花做笛子。可以在昆明池裏練成水兵。桑葉做傘。柳葉做旂。可以在花叢裏看操。東面籬邊躲着的讀書人。也走出茅屋來幫助。大樹下面坐着的將軍。應該幫着生氣殺他的威風。洗去數千年來抹粉畫眉的人。冤枉滅去你這兇橫。也消除了數萬年來風流場中傷心的事跡。

青娥

霍桓又名匡九。山西人。父親曾做縣官。年輕就死了。留下他年紀最小。聰明非常。十一歲時就有神童之稱。中秀才。他母親太愛惜他。禁住他不許走出院子門口去。直到十三歲還分不出伯叔甥舅的稱呼來。同街上住的。有個姓武的。歡喜修仙。走到山裏去。不回家來。有個女兒。名叫青娥。年十四歲。繚緞之至。年輕時偷讀着父親的書。慕何仙姑的做人。他父親到了山裏去。後打定主意不肯嫁人。他母親拿他沒有法子。有一天霍秀才在門外面一轉眼看見他。小孩子雖不知道男女之事。祇覺得歡喜。他卻不能夠說出來。去告訴母親。要託人去說親。母親知道做不到的。故意不肯答應。秀才肚裏悶悶不快。活母親怕負了兒子的心思。便託在他家來去的人。把這個意思去對武家說了。果然不成功。秀才沒有法子。遇見有個道士。在門口手裏拿一把小鏟刀。長一尺多。秀才借過來。拿來一看。問他什麼用處。他回答道。是磋藥的傢伙。東西雖說小。硬的石頭可以磋進去。秀才不相信。他道士便拿這個去斫牆上的石頭。就落下來。秀才十分奇怪。拿他看了不肯放手。道士笑道。「公子若歡喜。便送給你。」秀才歡喜送他錢。他不肯收去了。他拿回家去。一樣一樣試斫着磚頭石頭。一點兒也不用氣力。他忽然想到在牆上打一個洞過去。便可以看見美人了。卻並不知道這個是不規矩的事。打過更以後。爬着牆過去。一直走到姓武的家裏。一共通過了兩重牆。纔走到院子中間。看見廂房裏還露出燈光來。彎腰去一看。那青娥除下晚裝了。稍停一回。燭火吹熄了。悄悄的沒有聲響。穿着窗子走進去。那女人已經睡熟了。輕輕的脫下一雙鞋。爬上牀去。又怕那姑娘驚醒過來。一定要被他罵出來。便偷偷的縮在繡被的旁邊。聞着一點香氣。心裏暗暗歡喜。但是半夜辛苦過來。疲倦得十分利害。稍稍一閉上眼睛。不知不覺睡了。女孩子醒過來。聽得鼻息響。撐開眼睛來看。見牆洞外面的亮光照進來。十分詫異。急去搖着丫頭醒過來。拔下門門。走出去。打着窗子。喚起家人的媳婦來。一塊兒點着火。拿着棍子跑去看。見有個讀書孩子很好睡的。

睡在繡花牀上，細細的一看，是霍秀才，推着他纔醒來。他坐起來，眼光好似流星，也不十分害怕，祇是紅着臉，一句話不說。大家指他是賊，嚇着他，喝着，他纔淌下眼淚來道：「我不是賊，實在因為歡喜姑娘，要和他親近身體罷了。」大家又疑心他打通了說重牆壁，不是小孩子所能做到的。秀才拿出鏟刀來，告訴他們這情形。大家拿來試他，奇怪極了，詫異着，說是神仙給他的。要一塊兒去告訴太太，那姑娘低着頭想了一回，看他神氣不願意。大家看出姑娘的意思來，便道：「這個孩子實在是不辱沒我們，不如放他回去，叫他再來求婚。」第二日天亮，推說是有賊進來，去告訴太太，可好不好？那姑娘不回答話。大家便催秀才走，秀才向他們要回那鏟刀。大家笑道：「癡孩子還不忘記這傢伙嗎？」秀才轉眼看見枕頭邊有鳳凰釵兒一枝，暗暗的藏在袖裏，已被丫頭看見了，去告訴他。那姑娘不說話，也不生氣，一個老太婆拍着他的頸子道：「不要說他癡，看看年紀，小心卻好刁極了。」便拉着他，仍舊打洞子裏送出去。待到回家去，不敢把實在情形告訴母親，祇求母親再託媒人求親。母親不好意思不答應，祇是到處託媒人替他到別家去尋一頭好親事。青娥知道了，心裏焦急起來，暗暗的叫人去說動霍老太太，太太歡喜，託媒人去說媒，恰巧有一個小丫頭說出了從前的事。武太太認做是丟臉的事體，耐不住，又恨又生氣，媒人來了，他拐杖擡着地罵秀才，又罵他的母親，媒人逃了回去，說出他的情形來。秀才的母親也生氣道：「兒子不爭氣做的事，我都不知道，怎可這樣沒禮待人？那腿兒壓着的時候，爲什麼不把他倆一齊殺死？」從此見了他的親眷，便把這事體告訴出來。那姑娘聽了，羞極。武太太也十分懊悔，卻不能夠攔住他，不說這個話呢。姑娘暗暗的叫人去好好的對秀才的母親說，又說立願不嫁給別人了。他的話傷心，霍秀才的母親感動了，便不再說這個話。那說媒的意思也算了。過了幾天，陝西地方的歐先生，做這地方的縣官，看見霍秀才做的文章，十分看重他，常常喚他到衙門去，很好的待他。有一天問秀才可曾娶了親，他回答道：「不會。」細細的問他緣故，他回答道：「從前和武家小女兒說定了心願，後來因爲有一點不如意，便弄到半途作罷。」問他可還願意娶他嗎？霍秀才紅着臉不說話。先生笑道：「我替你去說成了。」便派人送聘禮到武家去。武太太歡喜，這親事便定了。過了一年，娶了姑娘回來，一走進房門，便拿鏟刀丟在地下道：「這是強盜的東西，拿去。」霍秀才笑道：「不要忘了媒人。」便拿他當寶貝一般看待，掛在身傍。一天到晚不離着身體。這姑娘的做人和氣良善，少說話，天天去望母親，空下來祇是

關上房門，靜悄悄的坐着，不很留心家裏的事。母親有時因為吊孝道喜的事到別家去，便是他照料，沒有不清清楚楚的。兩年多工夫，姑娘生下一個兒子，來名叫孟仙事，都交給奶媽，好似也不去看他。愛惜他的，又過了四五年，忽然對秀才道：「快活的緣份到現在已經八年，到今天分離的日子長見面的日子短，可怎好呢？」霍秀才驚慌起來，問他，他便不說話，打扮得很整齊，去拜過了母親，回轉身走進房裏去，追上去問他，便仰面睡在牀上，那氣已斷了。母子兩人十分傷心，買了棺材去葬他。母親已年老，弱衰常常抱了他的兒子，想起他的娘，好似拉破了肺肝一般。從此害了病，身體不起牀，嘔吐不能夠吃茶飯，祇想吃魚羹。那近處地方沒有魚，在一百里外面纔可去買。這時用人馬匹都被他打發出去，霍秀才十分孝順，急急不能等他們回來，帶着錢一個人走去。日日夜夜不停走着，回來走到山裏，天已經昏黑，兩脚蹺着跨一步不到八寸，後面有個老頭兒走來，問道：「你的脚起了泡嗎？」霍秀才答應着，老頭子拉他坐在路傍，打着石頭，拿出火來，拿紙包着藥粉，熏霍秀才的兩隻脚，熏過了，叫他試走，不但是痛止了，還越法有氣力了。感激到十分，說着謝他。老頭兒問他什麼事，這樣要緊，回答他說：「母親害病，便仔細的說出情形來。老頭子問他爲什麼不另外娶一房妻子，他回答道：「沒有好的。」老頭子指着山裏一座村坊道：「這地方有一個美人，倘肯跟着我去，我便替你做媒。」霍秀才推託說：「母親害病，等魚吃，暫時沒空。」老頭子便拱手和他說定，過幾天走到村坊裏來，祇問老王是了，便分別了走去。霍秀才回家煮了魚給母親吃，他吃了一點，幾天工夫病好了，便帶着用人騎着馬去找老頭子，走到舊地方，看不見村坊，在什麼地方東走西走的，過一回時候，夕陽慢慢的落下去，山脚很多又不能夠看得清楚，便和用人分開，各人走上山頭去，遠遠望着村屋，那山路高低不能再騎馬走路，走上去，黑沉沉的光，好似罩住了一層烟氣，走來走去，四面一看，並沒有村坊，正要下山去，那回去的路，又認不得了，心裏焦急，得和火燒一般，慌張地東跑西蹣的時候，吊下削壁去，虧得幾尺下面有一帶草堆，落下去，睡在他上面，闊祇能夠攔住身體，向下一看，黑沉沉的，看不見底，害怕極了，不敢稍爲動一動，又虧得壁子的邊上都長出小樹來，攔住了身體，好似欄杆，睡着一回工夫，看見腳邊有扇小洞，的口心裏歡喜，拿背心靠住石頭，蛇似爬着進去，心裏稍稍放心，望到天亮可以喚人救他，稍停了一回，露出光來，和星點兒一般，俟近去，走了兩三里路，多忽然看見房子，並沒有燈燭，那光明得和白天一般，一個美人打房裏走出來，一看便是青娥，看見霍秀才，

詫異起來道：「官人怎能來的。」霍秀才來不及說，拉着手很傷心的哭。姑娘勸住了，他問起母親和兒子。霍秀才把傷心告訴他，姑娘也縴着眉頭。霍秀才道：「你死了一年多，這地方莫不是陰世裏。」姑娘道：「不是的，這裏是神仙家裏，從前實在不是真死，你埋葬的是一枝竹棍子。官人今天到這裏來，是和神仙有緣份。」便領着他去見父親，便見一個長鬚子的男人坐在廳上。秀才去拜着，姑娘說是霍官人來了。老頭子詫異地站起來，說了幾句從前的事，說道：「女婿來了，很好，應該留你在這裏。」霍秀才推說母親在家掛念，不能夠長久住在這裏。老頭子道：「我也知道的，祇進了三四天，便沒什麼要緊。」便請吃酒飯，又喚丫頭舖一張牀在西廳上，舖着綢被褥。霍秀才回房去，拉着青娥一起睡。青娥推着不肯道：「這是什麼地方，可以容你幹這事體。」霍秀才拉住臂膀，不放窗子外面的丫頭嗤嗤的笑起來。青娥更不好意思，正拉拉扯扯的時候，老頭子走進來，喝道：「你們懾了我的洞府快出去。」霍秀才一向氣性大，羞得耐不住，變着臉道：「男女的情份，做人是不能免的，你做長輩怎可以來張望我們？我不難立刻出去，祇是你的女兒便要帶去。」老頭兒沒有話說，喚女兒跟着他去，開着後門送他出去。騙霍秀才走出了門，父女兩人關上門進去了。回過頭去看，便見削壁很高，沒有一點洞，沒有一點縫，一個人不知從什麼地方走回去。看見天上斜月掛着，星點已經少了一肚子不高興。好半天，傷心過了，便發起恨來，對着山叫喊，到底也沒有答應的人。他氣極，腰裏拿出鐮刀來，鑿着石頭，一邊打一邊罵。窟窿打進去三四尺多深，暗暗的聽得有人說話聲音道：「真是孽障。」霍秀才用力打得越法利害，洞底裏忽然開了兩扇門，推着青娥出來道：「快去。」那壁子便又合上了。姑娘怨着，他道：「既然歡喜我要我做媳婦，難道可以待丈人這個樣子的嗎？是什麼地方的老道士給你這行兇的傢伙，把人纏得要死。」霍秀才見了青娥，心裏已經歡喜了，不再和他分辨，祇怕路險不容易走回家去。青娥折了兩條樹枝，各人騎一條，便變做了馬，走得又很快。一刻兒工夫到了家，這時不見了霍秀才，已經七天了。當初霍秀才和他用人失散時，尋他不到，回去告訴母親，母親打發人去到處山上山下尋他，一點也沒有形跡。正憂愁着，沒有法子想，聽說兒子回來了，滿肚的歡喜，走出去迎接着，抬起頭來看見媳婦，幾乎嚇煞。霍秀才把情形告訴他聽，母親更歡喜。青娥因為他來去形跡奇怪，怕給人聽了詫異，求母親搬別處去。別府裏有一座他另外的房屋，立刻搬着去。別人不知道，同住了十八年，生下一個女兒，嫁給本城李家。後來母親活到

年紀很大死了，青娥對霍秀才道：「我家草田裏有一隻野雞，蹲着八個蛋，這個地方可以埋葬，你父子兩人送棺材去葬兒子，已經成人了，便可以留下住在看坟的屋子，不必回來。」霍秀才聽了他的話，落葬以後，自己回家來，過了一個月，孟仙去看望爹娘，他爹娘都不見了，問那老用人，便說去送葬，不會回家來，心裏知道奇怪，祇得大大的嘆一口氣罷了。孟仙的文譽很好，卻考不上功名，四十歲還不會考上，後來得了拔貢的功名，去考鄉場，遇見同住一個號房的秀才，年紀大約十七八歲，神氣臉色很漂亮，歡喜他，看他的卷子，上面寫着順天廩生霍仲仙，睜大了眼睛，十分奇怪，便自己說出姓名來，仲仙也奇怪起來，問他什麼地方人，孟仙告訴他，仲仙歡喜着道：「做兄弟的到京裏去時，父親叮囑我說：『在考場裏若遇到山西姓霍的，便是我們一家人，可和他招呼。』現在果然不錯，但是怎麼名字兩人一樣呢？」孟仙便問他高祖曾祖的名字，和父親母親的姓名，停了一回，詫異地道：「是我的爹娘。」仲仙疑心年紀合不上，孟仙道：「我爹娘都是仙人，怎能看他的臉色相信他的年紀？」告訴他從前的事，仲仙纔相信他，考過以後，沒工夫，便僱車一同回去，纔走到家門口，有人迎上來告訴，這一夜不見了，老太爺和太太在什麼地方了，兩人詫異，仲仙走進去，問他的媳婦，媳婦道：「昨夜還是一起吃酒的，母親說你夫妻年紀輕，不懂事體，明天大哥來了，我不怕了，到早晨走進屋子去，便沒有人了。」兄弟聽了這話，頓着腳哭得很傷心，仲仙還要追上去尋他，孟仙說是不中用的，便不去追了。這一場，仲仙中了舉人，說是山西地方祖宗的坟墓在着，跟大哥回家去，還望爹娘還住在人世上，到處去打聽，但始終找不到。

余德

武昌尹圖南，有別墅一所，早被一個秀才租着住下，半年多工夫，從無人去看他，問他，有一天，在他門口，遇到了，年紀很輕，穿了皮衣，騎着馬，很風流漂亮，走上去，和他說話，便又和氣，叫人歡喜，奇怪他回家去，對妻子說了，妻子打發丫頭，推說去望他，留心看他房裏，房裏有美人住着，繚繚得像仙人，許多花兒石頭穿的，都不是耳朶眼睛裏常見的，姓尹的看不出他是什麼樣的人，走上門去，求見，恰巧他出門去了，第二天，便來回拜，照他名片上的寫的名字，纔知道他姓余名德，說話時，聽他家裏的情形，說話十分模糊，再三問他，便道：

「要想來去，我也不敢拒絕。你要知道，不是強盜賊逃罪的人，爲什麼要問來歷呢？」姓尹的認着錯，喚擺上酒來，很高興的吃酒，很要好。到晚上，有兩個用人拉着馬，拿着燈迎接他，領着他回去。明天，拿請帖來回請房東。姓尹的到了他家裏，看見屋子牆上都拿又亮又光的紙裱糊着，乾淨得鏡子一般。金獅子香爐裏面燒着奇怪的香，一個綠玉的花瓶，插了鳳凰尾巴孔雀毛各兩根，每根長約二尺。一個水晶盤，漫着粉花一株，不知什麼名字。也有二尺多高，掛下樹枝來，罩在茶几外面。葉少花多，包着花心子，不會開花。好似水上的蝴蝶，縮着翅膀，花蒂便和蝴蝶鬚一般。桌上不過八碗菜，却又多，又好，吃停了一回，喚童兒打着鼓，催着花做酒。鼓聲一響，那瓶裏的花，要落下來，停了一回。那蝴蝶的翅膀長起來，停了一回。鼓聲停了，琴的一聲，那花蒂上的鬚，忽然落下來，便變做了一隻蝴蝶，飛下來，停在姓尹的身上。姓余的笑着，站起身來，送一大杯酒去。酒纔吃完，蝶也飛去了，停了一回。鼓又響了，兩隻蝴蝶飛下來，停在姓余的帽子上。姓余的笑着，自己犯了規矩，也吃兩杯酒。第三回，鼓打完，花朵亂落下來，四處飛開來，黏在袖子上，落在大襟上。打鼓的童子笑着，來點着數兒。姓尹的身上有九隻，姓余的身上有四隻。姓尹的已快醉了，不能照數吃。完勉強再吃三杯，離開桌子逃回去。從此更奇怪。但是他的人朋友來往很少，不和地方上人來往。弔孝道喜的事體，姓尹的見了人，便去告訴。聽說這樣，大家每去和姓余的做朋友，門外面車馬接連地。姓余的很不願意，忽然辭別了房東，搬到別處去。去過以後，姓尹的走到他家，空院子打掃得沒有一點灰塵。蠟燭油堆着，丟在階沿下面。窗檻上面零碎綢子斷的線頭，手指印很清楚。祇有屋子留下一隻小白石水缸，可以裝一石多水。姓尹的拿回家去，放水。在裏面養着紅魚，過了一年，水清得很。後來被用人搬着石頭，錯打碎了。水和裏面養着的魚，一點不流出來。看看水缸還是好好的，去摸摸，已經是空了。手伸到裏面去，那水跟着手流出來。拿出手來，便又合上。冬天也不結冰。有一夜，忽然結成了水晶魚。在裏面依舊游來游去。姓尹的怕別人知道，常常放在一間秘密房裏。不是兒子女婿不肯拿給他看的。日子多了，慢慢有人說了出去。來看的人很多，到了臘月的夜裏，忽然伴做了水。水溫着滿地，魚也不見了。他的舊缸破石頭還在。有一個道士走上門來，他要姓尹的拿出來給他看。道士道：「這是龍王宮裏放水的。」姓尹的告訴他，打破了，不淌出水來的怪事。道士說道：「這是水缸的魂靈。」再三向他要了一點去，問他何用。他說拿他磨成粉，合着藥吃下去，可以長壽。給了他一片道着謝走了。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三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著者 蒲松齡留仙

編輯者 陳其昌

印行者 自強書局

發行者 自強書局

上海四馬路崇讓里
北平和外琉璃廠中
瀋陽城內勸業商場

上海代理發行者

正氣書局 春明書店
育才書局 新文化書社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3428B



國民三十三年六月四日版

白話聊齋誌異

神仙

印行者上海北平陽者

上海北平陽者

上海北平陽者

上海北平陽者

上海北平陽者

局書強自海
里中場書
莊局局

強自海
崇瑀業古
才氣

海自海
路疏勤學
育正

上者海
四和城北
上海

1618522

店